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る

PRESENTED BY SHIRA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13



著 白石定規
イラスト あずーる

PRESENTED BY SHIRAIISHI JOUGI
ILLUSTRATION AZURU

魔女の旅々
THE JOURNEY OF ELAINA 13



魔女之旅 13

在某個地方，有一名魔女。她的名字叫伊蕾娜。

她在全世界漫無目的、隨心所欲地一直旅行著。

這樣的她在這次的旅途中遇到的是……


致力於以不正手段賺錢、自由奔放的美女，渴望安樂死的青年和充滿優雅氣息的謎樣紳士，內心煩惱的奴隸商人和他的前女友，還有臥底調查員，軟萌的「碎石魔女」和害怕與人交流的「常夏魔女」，移動旅館的女店主，受困於詛咒之刀的魔法師——

她先後被卷入與他們之間發生的，難以應付的麻煩事。

「交給我吧。我有個好主意。」

引發熱烈話題的「離別故事」，2020年10月TV動畫開播！！

彩頁



私と同じですね、
って言ったんです

I said, it's the same as me.

灰の魔女イレイナ

魔法使い最高位「魔女」の少女。
路銀を稼ぎながら長い旅を続ける。

你說，和我一樣呢。



CHARACTER

主要人物

碎石魔女 莉莉緹婭

出身自和平國羅貝塔的魔女。認識伊蕾娜。

常夏魔女 烏蘇拉

度假勝地「常夏之國」的魔女。擁有操控天候的能力。

莉艾拉

帶刀的魔法師。正在前往某個已經滅亡的國家。

露諾娃

位於巨龍背上的移動式旅館的店主。



來折斷吧。將本大爺折斷吧。

不然你就會死掉哦。

之後，她好幾次用刀向我攻擊。

每次我都避開，時不時用魔法來牽制住她。

第一章 旅人的一天

在大都市國家雷科爾塔的大道上等了大約一個小時。

旅人米婭小姐（化名）揮了揮手，滿面笑容地出現了。身穿黑色長袍的她是個旅人，亦是魔法師。看上去大約有十幾二十多歲，外貌就像是人偶一樣標致美麗。

「哎呀，不好意思讓你等我。」

米婭小姐笑著垂了下頭。

我也向她點了點頭，並看了看時鐘。

——來這裡的路上，發生了什麼事嗎？

她遲到了一個小時。

「我去了買麵包，就來晚了。」

她沒有一點羞怯，鎮定地回答。

——原來如此。

「啊，請放心吧。作為遲到的賠禮，我也買了你的份。給你。」

——謝謝……

「啊，等一下。給你一整個麵包有點可惜，所以對半分吧。」

說完，她把麵包撕開。

「給你。」

給我的是麵包的邊角料。

這明顯不是對半分。

「這樣和我遲到這事就算扯平了。」

這明顯不是對半分。

——謝謝，你……

「呵呵呵，不客氣。」

她天真地笑著。對她來說，遲到一小時只不過是雞毛蒜皮的小問題。

旅人這個詞指的是自由自在地四處走訪一個個國家的人。她們不受國家的拘束，身處任何地方，而又何處都不在。沒有時間束縛的她們一邊切身感受著自由一邊生活。可以說，她們是和自由這一概念本身共存著。

就算遲到了那又怎麼樣。

不如說有好好來到約好會面的地方，我們就該謝天謝地了。

「告訴你一件好事吧。旅人的一天，是從早上醒來的那一刻開始的。」

換句話說，她想說的是這個意思。

說是要對她這個旅人度過的一天進行取材，可實際上從我在約好見面的地點傻乎乎地一直等她這裡開始，就已經沒辦法對她的一天進行取材了啊。如果是要做一天的取材，那不是應該從她睡醒的那一刻開始取材嗎。

我無話可說了。

從來沒有想過，取材僅僅開始了幾十秒，我就碰到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

——順便問一下，你今天是幾點鐘左右醒來的？

「誒？啊啊，就剛才吧。」

我無話可說了。

旅人獨有的自由想法

定居在國家裡的人對四處走訪各個國家的旅人，首先應該會有一個疑問。

為了走訪各個國家，如何籌集資金理所當然是一個怎麼樣也無法避免的問題。只要不是金錢能無窮無盡地湧現出來，想要持續旅行就勢必要去賺錢。

因此，我取材的時候一開始問的問題，就是這個根本性的疑問。

——你平時是如何維持生計的？

她邊走邊回答。

「呵呵呵。我現在就告訴你。」

她露出無恥的笑容，然後就歪了歪頭。「話說記者小姐，你認為想有效地賺到錢必須要有什麼？」

——必須要有什麼，是嗎。

我對這個含糊的問題感到納悶。她到底是在期待著什麼樣的答案呢。與身為旅人的她那在走訪各種各樣國家的過程中培養出來，並得到磨練的價值觀相稱的答案，即使絞盡我這個膚淺腦袋的腦汁也連一丁點也想不出來。也許是不耐煩了，她等了幾秒之後，

「告訴你正確答案吧。那就是膽量。」

這麼說道。

——膽量，是嗎。

「沒錯。就是膽量。為了賺到大量金錢，還是必須要冒風險。雖然規模不同，但所謂賺錢正正就是一種含有賭博成分的東西。光是穩步前進，固然是賺得到相當的錢。但是選擇投入高風險的路線，就可能會有相應的高回報。」

——原來如此。

我還期待她會說出什麼符合旅人獨有價值觀的話，可她說的居然是這種普通至極的言論讓我吃了一驚。因為我起的標題是『旅人獨有的自由想法』，我還想她會有稍微別扭一點的言論呢。

「所以今天就讓你看看賺錢所需要的膽量吧。」

她呵呵地笑著，來到了位於大都市國家雷科爾塔的大道上的大企業。

那是一間有名的寶石商店，有名到沒有一個住在這個國家裡的人是不知道的。窗玻璃的另一邊有一個華麗耀眼的世界。

那是一個對於庶民來說別說是進去裡面，就是用眼睛看都會有所忌憚的空間。

——來這裡是有什麼事嗎？

「當然有事了。」

她點了點頭，走進了店裡。

我猶豫了一下，可是因為我正在對她進行取材，又不能離她太遠。比她晚一步，我像是躲在她的背影裡一樣也進到了店裡。

有兩個根本不像是會來這種地方的人進入店裡，店員們看起來也沒有特別在意，只是低頭說「歡迎光臨。」請我們進去。

「那麼，我就來發揮一下我的膽量吧。」

旅人米婭小姐（化名）隨即徑直走向店員，然後就「我想將這裡的寶石從頭到尾都買了。」如此問道。

「從頭到尾，是嗎？」店員睜大了眼睛。有這種反應是當然的。

「是的。具體來說是從這裡到這裡。」

「天啊……！」店員睜大雙眼，然後說「那個，我算一下總價……」並慌張地走到店裡頭去了。

——從頭到尾都買的話，總價應該會是個很大的金額啊。

「啊，記者小姐。你有什麼想要的寶石嗎？難得來一趟，我送你一顆吧。」

——不好意思。你有這份心意我很高興，但是你有錢買嗎？這些寶石我看都不便宜啊……

「沒問題的。」

——真的嗎？

「真的哦呵呵呵。」

米婭小姐露出一副不懷好意的表情，同時充滿不知打哪來的自信回應我。

總之就先把這店裡從頭到尾的寶石全給買了。

這大概就是她所說的，有效地賺錢所需要的膽量吧。雖然我只有一種總額會高得難以置信的預感，米婭小姐卻一直都冷靜無比。

你付得出錢嗎？我這麼問她，她就「呵呵呵。」地笑了。

然後，店員回來了。

「計算得出的價錢是……」

果然，店員告知米婭小姐的是高得難以置信的金額。

然後，就在她知道金額之後。

「可以讓我看一下嗎？」

米婭小姐用魔杖對著店員。然後她就說著「把價錢改成免費吧。把價錢改成免費吧。哎，哎。」並對著店員的臉嗖嗖地揮著魔杖。盡管她露出一副似乎不太高興的表情，但她只是在不停揮動著魔杖。她這副樣子，不知為何充斥著一股難看、可悲的感覺，又讓人靜不下心來。

——你做的這個到底是什麼儀式啊？

老大不小的人在這間好好的店裡搞什麼鬼呢。

「看了還不懂嗎？我這是在拜托她給我免費啊。哎，哎。」

大都市國家雷科爾塔。佇立在大道一角的高級寶石商店。在豪華璀璨的店內，回響著一個老大不小了還「哎，哎」地用這種嬌滴滴的聲音專心地揮動魔杖的魔法師的聲音。

我對此只能無言以對。

「好了……就讓我免費買下吧……」

最後，店員宛如墜入愛河的少女一般，面紅耳赤地將寶石從頭到尾逐個塞入袋子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正如你所見啊。」

——我不是很明白……

「誒？還要解釋嗎？真拿你沒辦法呢。」

她抱著裝滿了叮當作響寶石的袋子，露出無恥的微笑。

——不好意思。之前說的應該是為賺錢而需要的膽量才對啊。

「需要的就是能打破道德準則的膽量啊。」

——我想要的不是這種膽量。

道德準則的另一面

離開了寶石商店，她就前往就位於附近的精品店。

理所當然地是一家高級精品店。

「哎，哎。」

然後理所當然地，她向店員施魔法。

——這麼做在倫理上可以嗎？沒問題嗎？不會惹火別人嗎？

「記者小姐。你很在意旅人是如何維持生計的，對吧？答案很簡單。只要對金錢感覺靈敏，旅人就可以維持生計。金錢聚集的地方肯定會有人聚集，而有人聚集的地方就該是旅人現身的地方……」

——不，我總覺得這不是對金錢感覺靈敏的問題。

「有時候將道德準則置之度外並貫徹到底的膽量也是有必要的，就是這麼一回事哦，記者小姐。」

——這不就是單純的盜竊嗎。

「哎，哎。」

——啊，根本沒在聽。

之後她去了好幾件店鋪，同樣在這幾間店鋪裡「哎，哎」地對店員施了魔法。「哎，哎」到底是什麼意思。用的到底是什麼種類的魔法。還有就是都老大不小了，不會覺得難為情嗎。

她對我提出的問題，

「據說人質和強盜共同度過同一段時間的話，有可能會逐漸萌生同伴意識，並自願成為試圖殺掉自己的人的友方。這是一種在人質劫持事件裡偶有發生的心理現象，不過大致上來說就和這個一樣。簡單來說，我用的是讓他們萌生同伴意識的魔法。哎，哎。」

——你不覺得難為情嗎。

「不覺得。哎，哎。」

——話說這不就是盜竊嗎。

「不不我和他們是朋友。哎，哎。」

——話說你這可是在瘋狂濫用魔法啊這樣好嗎。

「沒事。反正我打算最後也把你當作是我朋友的。」

——誒？

「請你拿著錢包等我一下。哎，哎。」

她這邊搞那邊搞，今天已經是第五間店鋪了。節奏真是快得可怕。

「順帶一提，我會把今天拿到的各種商品拿到其他國家高價賣掉。這樣做的話，半永久賺錢就成為可能了。」

據她所說，她這種旅人平時就是這樣子維持生計的。她作為旅人度過的一天，就是由拜訪眾多國家，魅惑店員，將店裡的東西從頭到尾搶個遍這些環節組成的。

——今天一整天你打算去多少間商店？

「大概再去五間吧。」

——那到底能賺到多少？

「我想想，大概有……這要看當天的情況，不過平均能賺到五十枚金幣吧。總之，幹一回盜竊賺到的差不多就是這麼多。」

——你剛才說了盜竊吧。

「我才沒有說。哎，哎。」

——順便問下，至今為止你在多少個國家做過同樣的事？

「這個嘛……雖然不是記得太詳細，就我所記得的——」

之後她向我列舉了至今為止去過的各個國家。鄰國，鄰國的鄰國。然後是鄰國的鄰國的鄰國。具體的國名這裡不提及，她在過去半年裡，在從自己的家鄉到這個國家為止造訪過的各個國家裡，似乎一直在反複做著闖入高級商店並用魔法洗腦盜竊的勾當。

在出現受害報告的國家名單上，有大部分國家是與其一致的。

——你還有做其他類似犯罪的事嗎？

「什麼叫類似犯罪的事啊。」

——反正都到了這時候了，可以請你順便一口氣全部說出來嗎。

「我想想……啊，這麼說起來，在今天的取材之前我不是說過我去買麵包了吧。」

——你是有說過。

「其實那是我偷來的。」

——原來如此這可就是死罪了。

「偷個麵包而已，是那麼重的罪嗎？」

——起碼對我來說，這等於是極刑級別的罪。

說完，我一聲「哎」地將她的雙手用魔法綁了起來。

——非常感謝你配合我的取材。

「這是怎麼回事？」

——如果你逃掉的話會很麻煩，所以就將你拘束住了。

然後，我將魔杖向天上舉高並放了一個魔法。小小的光芒閃爍著往上升，然後就這麼在天空啪地一聲爆炸。

以這個信號為開端，大人們一個接一個地往我和米婭小姐所在的地方聚集。其中有這個國家的高級寶石商店和精品店的店員們以及政府的人等等。

「這就是那個盜竊犯嗎？」

——是的。她將至今為止在眾多國家犯下的各種罪行乾脆地全部招了。

「那個，等一下。這到底是——」

「把她帶走。」

——請便請便。

米婭小姐被拖拉著帶走了。我對她輕輕揮著手目送她離開，順便將被盜的各種商品還給聚集在現場的這個國家的高級商店的各位店主了。

話說回來，這個記者到底是從哪裡來的誰？

沒錯，就是我。

旅人的一天

「哎呀，太謝謝你了魔女大人。這麼快就解決了。」

國家的官員一邊交給我報酬一邊說道。

我是在幾天前從這個國家的官員接下這件委托的。他們接到有關在鄰近各國行為惡劣的魔法師在這個國家裡也有出沒的報告，於是我就接下了他們想在出現嚴重的受害情況之前將她抓住的委托。

幸好，這個到處盜竊的人到底是哪裡來的誰已經查清楚了。之後就只剩抓住她了，不過嘛，考慮到對方是魔法師，這個國家也變得謹慎起來了吧。要是她大鬧起來的話沒人能當她的對手，所以就委托同樣是魔法師的旅人來幫忙，事情就是這樣。

「不過還真是非常順利呢……我們還以為得再花上一點時間的。」

「畢竟對手是同類啊。」小事一樁。

「是這樣嗎？」

「就是這樣。」

我既是旅人也是魔女，所以時不時會像這樣在造訪的國家裡被人委托辦事。這次也是，這樣就算是在大都市國家雷科爾塔完成了一件工作。

「有她那種胡作非為的旅人在真是叫人頭疼。」國家的官員嘆著氣說道。「很難讓人不去想象，旅人都是像她那樣靠缺德手段來賺錢的呢。」

「哎呀就是說啊。真是傷腦筋的家夥呢。」

「說起來，魔女大人，實際上旅人是如何賺錢的？」

問我旅人的賺錢方法啊。

「請收下這個。」我直截了當地推給官員幾張紙。

「？這是？」

「在對米婭小姐進行取材時做的報告。下次有可疑的魔法師旅人來這裡的時候請用它來幫助你們。」

「哦哦……！這真是太感謝了……！」官員收下我給的報告，但之後立刻就面露詫異的神色。

「那個，你這手到底是……？」

我依然保持著伸出一只手的動作，而官員似乎無法理解。

「呵呵呵。」

——我要求追加報酬，應該不過分吧？

我當場故意用像是開玩笑的口氣這麼說，官員才終於意識到了。在剛才給了我報酬之余，官員又給了我一些可以當作零用錢的錢，然後笑了笑。

「我懂了，原來是這樣子賺錢的啊。」

官員的手上，是一份關於旅人魔法師利用灰色手段撈錢的報告。

我點了點頭。

「是的。就是這樣子賺錢的。」

表情略顯惡意地點了點頭。





於是，旅人的一天將如這般不間斷地交織下去。無論是有寫在報告裡的內容，還是沒有寫的內容，我都將從此長久地繼續旅行。

著：伊蕾娜

第二章 於常夏降下的大雪和軟萌可愛型女生

窗戶外面被染上了一片灰色，或者該說是近似灰色的白色。

呼地往窗戶呼一口氣讓窗戶蒙上一片霧，也並沒有讓窗外沈浸在白茫茫一片的景色變得更好看。

不過。

與外面保持一片白的景色相反，我下榻的旅館內飾顏色極其誇張。床和窗簾，還有被子都是讓人靜不下心來的配色。掛在牆上連名字也不知道的畫作描繪的是小鎮上的人們在盛夏的太陽下歡鬧的模樣。

桌子上放有一個水果拼盤和一杯歡迎客人入住的飲料。住宿時付了那麼高的費用，準備的飲料卻只是普通冷藏過的果汁。而且玻璃杯裡還誇張地附了一朵扶桑花，不得不說這和外面的氣候著實有點不相稱。

「……好冷。」

說起來，在這種冷得像是在下雪的環境裡怎麼也不應該喝冷飲。

在適逢這種氣候的日子裡拿冷飲給人喝，這是新的找茬手法嗎——有一瞬間我差點有這種想法，然而對這間旅館來說，窗外的這場雪會不會才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我用凍僵的手拿起在這杯一點歡迎客人的意思也沒有的飲料旁邊毫無生氣地放著的小冊子，並打開。

上面毫無疑問是這麼寫著的。

『歡迎來到常夏之國 烏蘇拉！』

『多虧有常夏魔女烏蘇拉，這個國家每天都是乾蒸蒸的夏天！如果你想要夏天，造訪這個國家準沒錯！』

『世界數一數二的度假勝地，各國的名人都在此擁有別墅！』

『想輕鬆體驗度假的感覺的話就請來這個國家吧！』

等等等等。

說是在這個國家裡擁有別墅，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名人自豪地面露喜色，並大笑著說「夏天果然是最棒的啊！」「在這個國家擁有別墅是我的夢想！」之類的話。

可是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

外面下著雪還冷得要命，這片景色與其說是夏天，不如說更像是夏天跑哪兒去了。

「唔唔唔唔……」

我是想感受一下這個國家的夏日氣息才遠道而來的。

可究竟為什麼成了這個樣子。

在我到達這個國家時這裡就已經被雪所覆蓋，我當時還心想「咦？我難道是來到了常冬之國嗎？」一臉困惑。可是很明顯，這個國家確確實實就是名為烏蘇拉的國家才對。招牌也是這麼寫著的。而不知為何站在大門前面像是向導的人也是「歡迎！這裡是常夏之國烏蘇拉哦！」這麼說的。穿的還是短袖。

在鎮上走了一會兒，就看到有很多魔法師打扮的女孩子。

因一級度假勝地而聞名的這個國家，每年在這個時候都會有很多立志成為魔女，從鄰國來的女孩子在這裡聚集。聽說很多人是來這裡觀光，順便參加魔女見習生升格考試的。

順帶一提，這個國家的合格率與其他國家相比是墊底。理由應該沒必要說明了吧。

因此，這個常夏之國變成了這副常冬一般的樣子，她們對此十分生氣。

「常夏……在哪兒啊？」「這是雪吧。這個國家到了夏天會下雪嗎？」「誒！這樣子考完試之後不就沒法玩了嗎！我不要！」

如此這般的。

我走在鎮上，望著這些女孩子。

然後沒過多久。

「嗯？咦，我說。你該不會是，伊蕾娜？」

唔唔唔唔？

不知道從哪裡傳來了叫我的聲音。

我回頭看看，有一個胸前別著星型胸針——魔女身份證明的女性，揮著手往我這邊走過來。

「啊！果然是伊蕾娜啊。」

「……………！」

淺粉色的長袍和三角帽。大大敞開著的胸口。茶色的卷髮呈微微的波浪形，以及綠色的眼瞳下面有一顆淚痣。這個外表我有印象，而且即使過了幾年的時間，依舊是以前的那副面貌。

也許稍微長高了。也許，比以前稍微變得成熟了。

不過她依然是她。

我認識這個人。

「呃，你是哪位來著……？」

名字我忘了就是了。

她是誰來著。我想想……

「真是的！太過分了！是我啊，莉莉緹婭。」

「啊啊，是莉莉緹婭啊。對了對了。你好。」

「真的好久不見了！嘻嘻。」

她一邊嬌滴滴地說著一邊拍我的肩膀。好痛……

我和她是在以前我參加成為魔女見習生的筆試那一天認識的。記得她是坐在我隔壁的座位。不知為何總是給人一種輕飄飄感覺的她，老是以年幼這種理由纏著我，到現在我都忘不了。

居然在這種地方碰到同鄉，真的嚇了我一跳。

「你在這種地方做什麼呢？難不成伊蕾娜你也是來做筆試考官的打工嗎？太好了。有認識的人一起當考官，我就放心了。」

我搖了搖頭。

「不是，我沒有做打工的打算。」

「？誒誒？那你來這個國家是做什麼的？」

「旅行時心血來潮，才順便來這裡的。」

「這樣啊。」她略表遺憾地壓低了聲音，之後又立刻露出笑容了。

「啊，不過啊。不介意的話，要不要來一起試試當考官？現在這個國家不是剛好在下雪嗎？明明是常夏之國。所以啊，人手不夠啊。」

莉莉緹婭給了我一張紙。紙上以『在人氣度假勝地當考官吧！』這個宣傳為底，有一個連名字也不知道的名人露齒大笑並「度假勝地的打工果然是最棒的！」這麼說道。怎麼又是這家夥。

「為什麼光是下雪就會搞到人手不夠？」

「這個嘛，一大半考官都『我是為了能輕鬆享受度假體驗才來這裡志願當升格考試考官的竟然下雪開什麼玩笑。』這樣，『跟說好的不一樣。容我打道回府。』這樣，『我聽傳言說有灰色頭髮的魔女在這附近才過來的可根本就沒看到啊？人家要回去了！』這樣地抱怨完就走人了。」

「一個個都絲毫沒有要幹活的意思是嗎。」

而且剛才我好像聽到有句很令人在意的話……？

「不過就我看來，你不是打著壞主意來這個國家的吧。」

我歪頭表示不解。然後莉莉緹婭諛嘿地挺起胸膛，

「當然！我只是想來見常夏魔女烏蘇拉小姐一面的！」

「你這就是壞主意吧。」

「諛嘿嘿。」莉莉緹婭啪一聲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痛……

「那麼，你要怎麼辦？看上去，伊蕾娜你是成為了魔女，考試的運營方應該會很高興有你加入吧。」

我再次搖了搖頭。

「這不合我的個性所以容我拒絕。」

「哎喲……真可惜。」

之後，我和鼓起臉頰鬧別扭的莉莉緹婭又聊了一陣子，然後就分開了。

「再見，如果有那個意思了就來參加考官打工吧！」她從遠處拉高嗓門這麼說，我向她揮了揮手道別。

至於接下來嘛。

我在那附近隨便地找旅館而在這片與常夏相去甚遠的雪景中一味地走著，最後來到了一間給人一種和外面的景色完全不搭的印象的旅館。順帶一提，住宿費相當貴。

仔細想想，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會有大量女孩子從各個地區進入到這裡來，所以這對旅館來說正是能大賺一筆的時候呢。「嘻嘻嘻嘻就算多少

有點貴反正還是要入住的吧。這錢太好賺了。」我感覺眼前看到了一邊這麼說著一邊數著錢的旅館主人們的臉。

總而言之。

中間有這麼一段經過，現在我就在旅館的窗邊呆呆地看著鎮上了。

可是為什麼小鎮會被雪所覆蓋呢……理由其實無所謂，不過反正我有空，散步時順便到處打聽一下似乎也不錯。

我又看了看小冊子。

『多虧有常夏魔女烏蘇拉，這個國家每天都是幹蒸蒸的夏天！』

恐怕是這位魔女的身上出了什麼事，這點倒是不難想象。

○

穿上褲襪，圍上圍巾，我走在大街上。

街上還是老樣子到處都是雪。雪多到積了起來，走在路上腳邊傳來坑坑窪窪的聲音和踩碎的感覺。

街上很靜，每家商店都關了門。這個國家的生意有很多本來就是以夏天為前提才做得下去的，這種雪天裡賣得出去的東西也賣不掉了吧。因為店家全都關門，民眾也就沒有理由出去外面走，鎮上才會籠罩在一片寂靜之中。

在這個常夏之國裡無法購物或者做生意的民眾，他們怒氣的矛頭會指向哪裡，想必不用多說了吧。

「……嗯。」

在小鎮大道走了一段路之後，我看到了一大群人。

一群全身裹著毛毯的民眾聚集在某間住宅的門前。

那扇大得要擡頭看的門，像是拒人門外一樣緊緊地閉著，上面寫著「常夏魔女烏蘇拉大人的住宅」。也就是說，正如門上所寫的，這就

是操控這個國家的天候的魔女小姐本人住的房子吧。話說自己給自己加敬稱是種什麼樣的感覺？

「請問發生什麼事了？」

我抓了抓人群中一個女性的毛毯。

回過頭來的女性鼻子都紅通通的了。

「魔女小姐！聽我說啊！那個叫烏蘇拉的女人把這個國家搞成這副樣子，還一步都不肯離開她的房子！這下子只好將她送上火刑架了啦！」

不知為何，在她旁邊的男性也回頭看過來。

「真的是開什麼玩笑啊……這個國家就是因為常年夏天才好啊……！哪個家夥要她下雪的啊！」

簡單來說，他們和前來參加考試的女孩子們都是因為相同的理由而生氣。

聽他們說，這個奇怪的現象就發生在幾天前。

為了布置魔女見習生升格筆試的會場，一部分魔女以考官身份從各地前來。烏蘇拉小姐也同樣作為代表這個國家的魔女前往會場，並為各個方面做準備。

可是，她從會場回來之後就非常消沈。然後這個國家的夏天馬上結束，冬天突然來臨了。

之後，前來這個國家觀光順便參加考試的女孩子們全都氣炸了。考官們也氣炸了。鎮上的人們當然也氣炸了。而現在我也氣炸了。這簡直就是一副地獄繪卷。

任誰看都一樣，在布置會場的時候很明顯發生過什麼事件。

「我說，你雖然還年輕，可你是魔女吧？」

聽他們說了一陣子之後，有人這麼說道。「吶，如果可以的話，你能不能去烏蘇拉小姐那裡，打聽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

不知哪位跟著說。「對啊對啊。我們去的話，不知道會被她用魔法怎麼樣呢。」

看樣子敲門的人們的聲音逐漸統一起來了。「好主意啊！」「找她的人是魔女的話也會比較好說話嘛！拜托你了，魔女小姐！」

都還沒聽我怎麼回答呢，就已經一片決定好要拜托我去做的氣氛了。

拜托你們不要胡來。

為什麼我非得一頭栽進這種麻煩事裡去不可啊。

快點拒絕掉吧——

「麻煩到你非常抱歉——」

「順便說下，我們都算是有點積蓄。」「畢竟這裡是度假勝地啊。」
「報酬值得期待。」

「就讓我盡全力為大家解決這件事吧。」

那麼就快點去吧。俗話說好事不宜遲，也說時間就是金錢嘛。

誒？緊閉的大門？哈啊？這種東西把它砸爛不就行了嗎。哎。

○

我把大門砸爛了。

房門像冰一樣紋絲不動，所以同樣我也把它砸爛了。不出來的話就只有砸門這個方法了。歸根到底房門和大門都是用來打開的，打不開就等於它們沒有起到原本的作用。我走進去之後把門都修好了，所以應該沒問題吧。

房子裡面比被雪覆蓋的外面還要寒氣逼人，與其說雪國，簡直更像是被關在了冰裡一樣寒冷。

要是在這種地方逗留太久，可能會立刻凍死。

「……………」

難道那個叫常夏魔女的烏蘇拉小姐已經撒手人寰了嗎。

我稍微有點不安。

但她似乎還活著。位於房子的深處，走廊盡頭的房間裡，傳出來微弱的抽泣聲。

我慢慢地走到那裡，最後停下腳步。

「你好。」

我嘖、嘖地用拳頭敲門。

沒有回應。

「你好。」

我嘖、嘖地用腳踢門。

還是沒有回應。

「……這扇門我也砸了哦？」

「咿咿咿！求你住手！」終於有回應了。「還有你是誰啊！這裡可是我的房子哦！」

「我叫伊蕾娜。灰之魔女，伊蕾娜。」

「……魔女找我有什麼事？幹嘛？因為我讓這裡下雪就來殺我？」

「不，不是這樣的。」

「嗚嗚嗚嗚嗚嗚嗚……心好苦，心好苦啊……為什麼只有我非得懷著這種感覺不可啊……！」

「……………」

「偶爾一時興起下場雨，就被人家說『喂今天的計劃都取消掉了啊你要怎麼賠我』，可一直放晴又會被人家說『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下雨啊。魔女小姐你是想讓我們都曬成人幹嗎』……」

「……………」

突然就開始發牢騷了。

「知道我在操控這個國家的氣候，就隨心所欲地叫我『放晴』什麼的『偶爾下場雨』什麼的『偶爾來個多雲也不錯呢！』什麼的，個個都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可又沒人會替自己說過的話負責啊！就算為想要多雲的人弄成多雲好了，當我被其他民眾抱怨的時候他們也不會來幫我！」

「哈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不過，這也就是說。

「難道你是無法忍受這個國家的人們隨便地對待你，才讓這裡下雪的嗎？」

「嗯？不，不是那樣的。」

原來不是啊。

「不如說，被人隨便地對待……那個……我會覺得興奮……」

理解你心情的我真是傻。

「那個……啊？就是啊，魔女小姐，伊蕾娜小姐，可以聽我說嗎？我那十分痛心的故事。」

「麻煩你簡潔明了地說。」

「那是發生在昨天的事——」

「……………」

用這種不管怎麼想都不太可能簡潔明了地講完的開場，她開始一點一點講她的故事。

那是她非常痛心的故事——。

「呃……哈啊，哈啊……昨天的，早上……哈啊，哈啊……對不起。光是回想起來我就……」

「你沒事吧？」

「有點止不住興奮……」

「真的沒事吧？」

「別這樣！不要擔心我！對我冷漠一點！」

「我擔心的是你的腦袋。」

「當然沒事啦！」

「真的嗎？」

「因為我可是個純正的受虐狂。」

「是嗎……」

「是啊……你在門對面對我投來輕蔑的目光……我可是知道的……」

「好啦可以快點繼續說嗎？」

「哈啊，哈啊……」

「快。」

搞完這麼一出之後，她總算開始說下去了。

○

總而言之，她的故事就是這樣子的。

昨天早上，「哇哈要去布置考試會場啦得加把勁好好幹啦」這般，她情緒高漲得出奇地走出家門，好像跳著舞一樣走到了用作會場的城市會堂。

首先必須要說的一點是，控制這個國家的氣候的正是她的心。

在這個常夏之國烏蘇拉，烏蘇拉這個名字是賜給代表國家的魔法師的稱號。也就是說，人稱常夏魔女烏蘇拉的她，本名是另一個名字。

這麼一說，她剛剛的確一次也沒有自稱為烏蘇拉呢。

「那你的本名叫什麼？」

「討厭啦伊蕾娜小姐。我是打算只讓與我白頭到老的人知道我的本名的。」

「這樣啊。」

「想知道嗎……？」

「不想……」

言歸正傳。

據說這個常夏之國有一段歷史，每隔幾十年就會有一個擁有相當強大力量的魔法師誕生在這裡。

這個魔法師擁有強大力量的同時，也會被賦予控制國家氣候的力量。心情很好就放晴。心情低落就下雨。心煩意亂就多雲。

然後絕望的話就會下雪。

不只是天氣，連氣溫都任由魔女支配，因此這個國家裡不存在一年四季，而是魔女現在的心情決定現在是春天、夏天、秋天還是冬天。感覺良好就是夏天。感覺不好就是冬天。然後感覺剛剛好的話就是春天或秋天。

所以，常夏魔女烏蘇拉才會「哇哈要去布置考試會場啦得加把勁好好幹啦」這般鼓足幹勁地出門。

「也就是說，平時你都是勉強自己裝出一副很有精神的樣子嗎？」

「其實就算不勉強，基本上都是有精神的。我這人，基本上總是在興奮著的啊。」

「啊啊是這樣啊。」

「啊啊……！我透過門都感覺到你那冰冷的視線……！」

「……………」

然後。

會場裡有好幾個外地來的魔女聚集著，她到達會場的同時，一個像是會場布置的負責人的人才開始說明，所以恐怕她就是最後一個了吧。她說在她去到的時候，其他魔女看向自己的視線真是最棒了。你這家夥是故意遲到的吧？

「呃，那麼各位，鼓起幹勁來布置會場吧。說是這麼說，其實要做的事很簡單，首先是打掃，然後是將答題紙搬到各個房間……」

負責人仔細地說明著事務上的內容，最後以一句「那麼，請大家開始著手準備。」將所有人從無聊的時間中解放。本來，在那裡的魔女至今已經有過好幾次做這種雜務的經驗。這種形式上的說明大部分魔法師都是當耳邊風的。

就連烏蘇拉小姐也一樣。

「呼啊……」

感到無聊過頭的她，開始在那裡隨便應付工作。

就在那時。

「……………！」

她受到了如同閃電一般的沖擊。

在她的眼前，有一個至今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美的魔女。

她美麗、可愛，簡直就是正合烏蘇拉小姐口味的女性。

啊啊，要是被她罵上兩句，搞不到我會當場去世。

她一邊想著這些不正經的，一邊對著她流口水。真髒。

話說回來，人是對視線很敏感的生物。當一個人在注視著某個人時，對方也會察覺到注視他的人的視線。

所以當烏蘇拉小姐看那個魔女的時候——她，也在看著烏蘇拉小姐。

然後。

緊接著。

事件發生了。

「啊啊……！該不會，你就是常夏魔女烏蘇拉大人吧？」

魔女發出宛如花開一般嬌滴滴的聲音，靠近了過來。她是個總是被裹在一股軟軟的、萌萌的氣氛裡的女性。

「是，是啊……我就是。」

就算內心因為特殊的性癖而爛成黏糊糊一團，她還是瀟灑地回應。這似乎是烏蘇拉小姐的作風。怎麼樣都好。

「我從很久以前就是你的粉絲！不介意的話，可以給我一個簽名嗎？」

她的心立刻就被那股軟綿綿的氣氛死死抓住了。

同時，一種至今從來沒有過的感覺湧上她的心頭。

「……………」

在這一瞬間的沈默裡，她似乎東想西想了很多。

啊啊，這個女性好美。相當相當美啊太棒了要是她漲紅了臉朝我大罵一頓的話我就再也忍不住了——啊啊，不過，不行，不可以啊。不可以，對她，這麼做……因為她十分溫柔！光是看就能明白的溫柔！這女生一定是溫柔到連向人發火都不會，而且還對我完完全全地表示信賴！明明見面之後只說過一句話，我卻能明白！假設我和這個魔女交往，在今後的人生裡她應該一次也不會隨便地對待我，而且本來，這種完全信賴是永遠也不會瓦解的，我就是明白！她一定是之前就一直走在美麗的花田裡的女孩！如果和我這種骯髒的人在一起，會變成廢人的一一。

以下，胡思亂想了歸納起來大約有五十張原稿紙那麼多的東西之後，她就，

「我拒絕。我這人的原則，是不會給你這種腦子不好的人簽名。」

脫口而出地說了這句話。

簡單來說，就像是在說她想吵架。

雖然如此，那個魔女似乎果真和烏蘇拉小姐想的一樣，是個內心純潔之人。

「說的，也是呢……對不起。我提了無理的要求……」

這麼說完，魔女眼泛淚光，回去工作了。

那可真是，讓人心痛得不得了不得了。她雖然最喜歡被人憎恨和被人蔑視，但把人弄傷心是她最討厭的。

就這樣，那個美麗得一輩子可能只能邂逅一次又符合她口味的女孩子，被她漠視並傷了心。之後，她就失魂落魄地工作，之後回到家裡，閉門不出了。

「時代是冬天了……我人生的夏天，已經結束了……」

然後鎮上就下起大雪來了。

結束。

「……………」

我耐著性子聽到最後，然後問了一個問題。

「你知道那個魔女的名字嗎？」

在她的故事裡出場的魔女，她給人的感覺還有特征。

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知道有那麼一個魔女。

不過，當我在門前仔細聽時，烏蘇拉小姐才終於「我想想……」這麼摸索著自己的記憶，並將那個魔女的名字說出口。

「她說，她叫莉莉緹婭。」

○

那麼就來整理一下狀況吧。

常夏之國突然之間變成嚴冬的原因在於常夏魔女烏蘇拉小姐對莉莉緹婭一見鐘情，然後莉莉緹婭又是我的熟人。熟人莉莉緹婭來這個國家是為了參加魔女見習生升格考試的打工，所以過幾天她就會離開這個國家。如果和莉莉緹婭之間沒有一點進展，日子就這樣一天天經過的話，這個國家或許就再也不會迎來夏天，也就是說度假勝地有可能會消亡。

嗯嗯。

原來如此那就麻煩了。

於是。

「伊蕾娜。我一直相信你會來的……嗚嗚……謝謝你……」

第二天早上，我裝出不知情的樣子前去幫忙莉莉緹婭的工作。

考官的打工主要由三項業務組成。首先是一開始負責考試的受理，接著是考試的說明，最後是監督考試的工作。

在我來到的時候已經開始做受理工作的莉莉緹婭，毫無保留地為我預料之外的來訪感到高興。她一邊含糊地說著不明所以的話一邊握著我的手，「嗚嗚……伊蕾娜的手，好暖哦。」嘴裡冒著白氣這麼說道。

受理是在會場的入口進行的。門打開著，暖氣也不怎麼管用，跟外面沒差多少，一樣很冷。

「也是，知道了這裡人手不夠，也不好置之不理了。」

我一邊把慰勞用的熱茶遞過去一邊回答她。莉莉緹婭用雙手拿過茶杯，含糊地嘟囔了一聲後，

「喜歡……」

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

「是你喜歡喝的茶嗎。太好了。」避免誤會，我先糾正一下。指的是茶吧？不是我吧？

「喜歡伊蕾娜……」

「還特地又說了一遍……」

虧我還糾正了……

對我表達好感有點傷腦筋啊——我看著入口對面，外面那正下著大雪的世界，小聲嘟囔著。

一片銀白色的世界裡，接下來將要迎來緊要局面的考生們拖著生硬的步伐，發著抖往這邊走過來。究竟是怎麼了。她們發抖是因為太過寒冷，還是因為緊張呢。

「……………」

又或者是對在樹蔭下盯著考生們的可疑人物感到害怕呢。

「莉莉緹婭，那是……」

我輕輕抓了抓莉莉緹婭的長袍，指了指在樹蔭下的可疑人物。

在那裡的是一個長著藍色長髮的女性。身穿的長袍是看上去很清涼的天藍色。她用那雙和頭髮一樣是藍色的眼睛盯著考生們——還有在她們後面的我們。

「那是可疑人物吧？最好注意一下比較好吧。」至少，保護考生不被可疑人物接觸到也是我們工作的一部分。

「不不伊蕾娜。沒那個必要哦。」莉莉緹婭嘻嘻地露出了笑容。

「那個人是常夏魔女烏蘇拉大人哦。」

她這麼說道。

「啊啊，她就是。」

這麼說來，昨天只是隔著門和她說話，完全不清楚她長什麼樣子。沒想到挺年輕的呢。看起來年齡還在二十來歲左右。

「盯……」

話說我感覺那位烏蘇拉小姐從剛才開始就在一直朝著我和莉莉緹婭看過來。

「她是不是在盯著我們？」

「一定是她眼睛不好而已。」

「是嗎？」

「是啊……今天也很可愛呢……」

「你的眼睛似乎也挺不好呢。」

是因為她憧憬對方才會看不清對方嗎。

最後，躲在樹蔭下的烏蘇拉小姐慢慢地朝著我們走過來，並舉起一本素描本。

『過得如何？』

就這一句話。





上面就寫著這麼一句話。

說得直白點，對這個問題除了「啊？」之外我想不出別的回應。我很想對她說在這大冷天說的這叫什麼話呢，但這句傻得可以的話卻給了莉莉緹婭如閃電一般的沖擊。

「怎，怎怎怎怎麼辦啊伊蕾娜！烏蘇拉大人在問我們問題啊！怎麼辦啊！她一定是在擔心我看在這大冷天裡能不能好好工作呢！」

「請你冷靜點。」

不知道是不是早就把自己前一天才被她冷淡地對待的事忘掉了，莉莉緹婭感動到眼看就要哭出來了。

「我，我該怎麼辦才好啊伊蕾娜！沒問題嗎？我現在，可愛嗎？」

「可愛哦。」

「誒嘿嘿。」

人家害羞了啦，莉莉緹婭這麼說著並啪嗒！一聲地用力拍了我的肩膀。

好痛……

她是不是因為憧憬的人就在眼前而緊張到精神失常了呢——算了。總之，看樣子莉莉緹婭並沒有因為昨天的那件事就對烏蘇拉小姐產生不信任。

我不讓莉莉緹婭看到，悄悄地用食指和拇指畫了一個圈，並對烏蘇拉小姐給了一個可以上了的信號。

烏蘇拉小姐用雙筒望遠鏡看到我的信號，臉上就露出了笑容。

感覺雪好像停了，氣溫稍微回暖了一點。

說得直白點，粗略整理一下這個國家現在正身處的狀況，就是只要烏蘇拉小姐和莉莉緹婭之間的距離能縮短，她們兩個就能得到幸福，人們就會高興，國家就會回暖，而我的口袋也會變得飽飽的吧。不對是肯定會這樣沒錯。

誰也不會變得不幸。

所以，昨天。

我對在門對面窩著不出來的烏蘇拉小姐這麼說了。

「我來當讓你和莉莉緹婭結緣的丘比特吧。」

○

為了讓兩人結緣，我拜托烏蘇拉小姐今天到這裡來。她原本就有參與考官的工作，所以她沒有反對。

「我知道了。那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和莉莉緹婭小姐變得親近呢？」

「交給我吧。我有一個好主意。」我隔著門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

「哦。什麼主意？」

「那就是……怎麼說呢……能順利讓你們的關係變好的作戰。」

「具體來說就是？」

「就是……能順利縮短你和莉莉緹婭的距離。」

「什麼也沒想過啊。」

「不過我是覺得總會有辦法的。」

總之明天請你來一趟——粗略地說明完之後，那天我們就解散了。於是到了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烏蘇拉小姐就出現在樹蔭下面了。

雖說如此，我和莉莉緹婭現在是在照常做著受理工作這一點可不能忘。

「啊，今天麻煩你了。」

透著一種輕鬆、不緊不慢的氣氛的年輕魔導士將準考證遞給我。在我的故鄉見到過的預定要升格的魔導士們，好像都是再稍微緊張一點而身體有點發硬的，但在這個國家裡那樣的人卻很少見。

或者可以說，她們幾乎是毫無緊張感。

「麻煩你了。」

這樣的。

「麻煩啦。」

都是這種語調輕浮的女生。

現在的年輕人啊……我有一瞬間腦子裡閃過這種老人家的想法，不過這是在度假勝地舉行的考試，似乎本來就有很多人只是圖個紀念而參加這次考試的。

「好好。」

我接過女生們遞來的準考證，簽上名字並「那麼請到這裡右手邊的房間裡——」這般不怎麼上心地給她們指路。

可是這種態度隨便的女生之後還來了好幾個，

「煩啦。」

其中還有我根本聽不懂在說什麼的人在。

該說真不愧是度假勝地嗎。

將準考證將是隨手扔過來一樣遞給我們的那個少女站在我們前面，在這大冷天還露出那麼多，皮膚曬成了小麥色，嘴裡不停地嚼著麵包。她還一邊打哈欠一邊隨口說出「受不了真是冷死了開啥玩笑啊。明明是常夏魔女，真是不機靈呢。」這種絲毫不文雅的話。

真是失禮到了極點。

話雖如此我對她並不感興趣，所以我接過準考證，並和對之前那些女生說的一樣，「那麼請到這裡右手邊的房間裡——」這樣招呼她過去。

可是。

「不可以這樣啦。」

坐在我旁邊的她依舊是一副軟綿綿的樣子，可是說得很堅決。「現在是重要的考試，態度不可以那麼隨隨便便哦。」莉莉緹婭嘻嘻地露出了笑容。

那是眼瞳深處隱約透露著怒意的笑容。

「……………」

可是少女無視了她。

「你有在聽嗎？」

「……………」

「嗯？你有在聽嗎？」

「……嘖。」

在這種不容分說的氣氛裡，少女輕輕咂了咂舌並低下頭把準考證拿回去，就走人了。總覺得她的背影看上去有點消沈。

「你還真是認真呢。」

「討厭，這樣很普通的啦。」

莉莉緹婭諛嘿嘿地露出害羞的笑容。她好像有點高興。

『她剛剛的眼神，很棒。』

烏蘇拉小姐在遠處的樹蔭下舉起寫著這句話的素描本。

是嗎。

『她一定是個出色的虐待狂。』

是嗎。

被烏蘇拉小姐這樣子守望著——不對是監視著的我們，繼續做著受理工作。

「……好的。沒問題。那麼，進入會場稍作等候哦。……諛？覺得不安？沒事的！加油！啊，還有這個，肚子餓了就吃吧。」

一看，莉莉緹婭把準考證還回去時把一個裝著什麼的小包裹遞給了對方。

「……你在遞給人家什麼呢？」

「我為了她們能好好加油而烤的。」

她拿出來的是親手做的餅乾。

「啊啊！剛才教訓過的那個女孩子，我沒有給她餅乾啊！稍等一下伊蕾娜！我去給她！」

莉莉緹婭像是剛想起這件事一樣慌張起來，拿著一個包裹跑去了會場。

我瞥了一眼樹蔭。

『要是被她那樣的溫柔女生罵，我說不定會死掉啊。』

在那裡的烏蘇拉小姐頂著一本正經的樣子說了這句胡話。

一看才發現，會場外面的雪已經停了。

『呵呵呵……光是想象我的心就暖起來了……』

真想回去，我一邊這麼想一邊回她『是嗎。』

○

之後沒過多久，在受理的間歇時閑的發慌的我四處走著，最後得出「其實如果這麼在意的話直接去跟她說話不就行了？」這個理所當然的結論，可是我實在是不想去。

很明顯，她們兩個人都意識到了對方，卻像是準確瞄準了這一點一樣，兩個人的意思總是沒法傳遞給對方。

比如，我和莉莉緹婭做的受理工作快要結束的時候。

烏蘇拉小姐本來是打算到我們這裡來跟莉莉緹婭打聲招呼的。我本來是這麼安排好讓她們的關係可以變好的。

「啊……烏蘇拉大人……！」

自己憧憬的烏蘇拉小姐突然來到眼前，莉莉緹婭慌張起來，絲毫掩蓋不住自己的動搖。「哇……哇哇哇……怎麼辦啊伊蕾娜！烏蘇拉大人來了！」她這麼向我求助，所以我提議道「總之先跟她打聲招呼就行」。

「你，你好，烏蘇拉大人！你今天也很美麗呢……！」

另一邊，烏蘇拉小姐對跟自己打招呼的她用了極其瀟灑的態度來掩飾過去。瀟灑得簡直宛如外面的氣溫。她讓自己的頭髮飄起來的樣子簡直就是一副高嶺之花的形象。

「我的名字是海倫，不是烏蘇拉。」

「……誒？可你是常夏魔女大人，沒錯吧……？」莉莉緹婭感到困惑。

「沒錯。我是常夏魔女烏蘇拉。本名是海倫。」

「啊，是這樣啊……」

「我特別允許你叫我海倫。」

「不，這就不用了……」

「……………」

雙眼變得淚汪汪的了……

「呃，那個，比起這種事，烏蘇拉大人接下來要一起來做考官的工作嗎……？」

「哼，蠢問題。」就在這個關鍵時刻，烏蘇拉小姐冷笑了。「為什麼我非得要和你們這些庶民一起工作不可？」

說個題外話烏蘇拉小姐是個有被虐狂傾向的人所以她的腦子裡是言行失禮的話應該就會被狠狠罵一頓這樣的失禮至極的腦回路。

一下子強硬地縮短雙方的距離一下子又冷漠地對待人家，她的言行從旁人看來實在是相當之反複無常呢。

「啊……，說，說的也是……不好意思……問了奇怪的問題……」

而烏蘇拉小姐喜歡的女性莉莉緹婭就單純是個好人。「對不起……，烏蘇拉大人這樣的人是不會想和我這種人一起工作的吧……！」

嘻嘻，莉莉緹婭堅強地這麼笑著。

「……………」

然後，烏蘇拉小姐明明是自己傷了莉莉緹婭的心，卻看著她悲傷的表情陷入了絕望。

一看，會場外面已然是一片大風雪。

看來她是因為自己輕率的言行傷害了意中人而傷心。既然如此不要說那種話不就好了，我一邊這麼想著一邊踩了一下烏蘇拉小姐的腳。

「誒呀。」

這樣地。

盡管前一天隔著門見面的時候已經預先商量過了，烏蘇拉小姐是個擁有自稱純正受虐狂這種不明所以的特征的人。她受到外力帶來的痛楚的話就會忘記大部分的打擊，所以她希望在她絕望的時候我可以用某種方法給她一記精神上或者肉體上的打擊。

原來如此，就是所謂的打擊療法吧。

哎呀，真是叫人提不起勁，但若是本人希望如此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悄悄地踩著她的腳並使勁轉。

「……………！」烏蘇拉小姐挺直脊背，同時外面的風雪也停了。「哈啊，哈啊……好棒啊！」

情緒高漲起來了。

我只覺得，哇好惡。

另一方面，面對這個樣子突然變得奇怪的憧憬之人，普通的好人莉莉緹婭就很普通地為她擔心了起來。

「那個，烏蘇拉大人……？你怎麼了嗎……？」

我摠著她的腳轉啊轉。

「哈啊……哈啊……沒事，什麼事也沒有……！」

「……？可是啊——」

「什麼事也沒有！」

「啊，這，這樣啊……？」

我看著這兩人的對話，有一瞬間剛要回過神來心想自己到底在幹什麼，但是在這種場合裡清醒過來就輸了，這一點是必然的。

「對了莉莉緹婭，烏蘇拉小姐接下來好像會和我們一起工作哦。太好了呢。」

於是，我想也沒想就說了這話。

「誼，可是——」

當然，莉莉緹婭感到困惑，

「不是，我才不要和你們這些庶民一起工作——」

「哎。」我踩著轉啊轉。

「……嗚！一起，工，工作什麼的……哈啊……哈啊……」

「您會的吧，烏蘇拉小姐？」轉啊轉啊轉啊轉。

「不可是——」

「嗯？」轉啊轉啊轉啊轉

「……嗚！會，會的……我會的……！哈啊……哈啊……」

「她這麼說的哦。」

嘻嘻嘻嘻地說著，我拍了拍莉莉緹婭的肩膀。

「……？」

莉莉緹婭可愛地歪著腦袋對我說，

「那個……烏蘇拉大人，沒事吧……？剛才開始好像就有點不舒服……」

莉莉緹婭這個善良人在普通地擔心著。恐怕她前世一定是天使之類的吧。

我走到烏蘇拉小姐的後面，看了看外面的景色。

雪早就停了，不僅如此連太陽也在閃閃發光，照耀著蓋滿一地的雪。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應該說她現在好得很，不用擔心哦。」

「誒誒……？」

結果，兩個人的關係一點進展也沒有，受理工作就這樣結束了。

完成受理工作之後，等著我們的是考試的說明。

大廳裡並排放著一些書桌，放眼望去盡是來參加考試的人。其中幾乎所有人都沒有注意站在臺上的我和莉莉緹婭，不知道是不是將考試前的緊張感忘在了家裡，會場裡充斥著一股非常悠閑的氣氛。

從這裡可以看見各種各樣的人。

考試快要開始了才慌張地抱佛腳的人。

普通地和同桌聊天的人。

給坐在旁邊不認識的人送去點心，並說一起加油吧的心地善良的人。

看著窗外突然放晴的景色，「這樣下午不就可以去度假了嗎？」這樣想著興奮起來的人。

就連坐也沒有坐下的人。

靠在我們旁邊的牆上定睛看著莉莉緹婭，一副我什麼都懂的樣子的人——啊不對這是烏蘇拉小姐。

.....

總之雖然心裡明白，可能是因為這場考試在度假勝地舉行就注定如此吧，一點緊張感也沒有。

「哎呀……這樣不太好呢……」

在我旁邊的莉莉緹婭露出笑容的同時，也有種起了殺心的感覺。所以我訓斥考生們讓她們快點坐好，並準備說明考試內容。

「早上好。我是灰之魔女伊蕾娜。今天我負責這場考試的監督工作，總之請你們稱呼我為老師。」

有一個考生舉起手並「為什麼一定要叫您老師呢？」這麼問道。

我就來回答你吧。

「因為我被人叫老師的話就會覺得很爽。」

考試會場裡蔓延著仿佛想說「這家夥在說什麼呢」的氣氛。

然後，莉莉緹婭就拉了拉我的衣袖並「我是不是也叫伊蕾娜你老師比較好呢？」這麼說著，可愛地歪了歪頭。

「是啊。拜托你了，莉莉緹婭老師。」

「嗯，我知道了。對了，伊蕾娜老師。」

「什麼？」

「要認真工作哦？」

「啊，好的。」

「不可以太敷衍哦？」呵呵呵地，依然是那種輕飄飄感覺的莉莉緹婭用拳頭啪地敲了我的頭。我不覺得痛。

旁人看著只覺得我們是在鬧著玩。但是不要誤會。她這是在隱喻「我隨時都可以殺了你哦？」。好可怕啊。

昨天開始她好幾次拍了我的肩膀，可力度和這一次的根本沒法比。

我咳咳地清了清嗓子，然後開始做考試的說明。

「和往年一樣，考試時限為一百二十分鐘。提早完成的人可以先離場。之前那場雪似乎已經停了，考完試之後也可以去高級度假區放鬆

一下——」

「老師，老師。」一個考試突然打斷我的話。什麼事，我這麼問之後，考生就指著窗外說，

「雪又開始下了。」

「哇，暴風雪。」

這才發現，外面已經被染成一片銀白色。

然後我向會場後方望去，發現烏蘇拉小姐鼓起了臉頰。一看就明白她正在鬧脾氣。

我停下說明，走到烏蘇拉小姐身邊，用誰也聽不見的音量悄悄地問她。

「怎麼了？出了什麼不妙的事嗎？」

外面下著雪，那也就是說烏蘇拉小姐現在心情低落。是不是發生什麼了。

「……我也——想。」

「嗯？」什麼？

「我也想和莉莉緹婭小姐卿卿我我——」

「您該不會是想和莉莉緹婭卿卿我我而鬧脾氣，以這種不明所以的動機讓外面下雪了吧？」

我快要說出什麼荒唐的話，所以我立刻用手臂繞過烏蘇拉小姐的肩膀，湊近到耳朵旁邊輕聲說道。

這個樣子簡直就像是在討債。

「之前我就好幾次忠告過你，不要胡亂下雪吧？為什麼不聽話？你這個呆瓜，沒用的家夥，行走的廢料。」

「啊，呃，那個……很，很對不起……嘻嘻，嘻嘻嘻嘻……」

哇好惡心。

「比起道歉，我更想你一開始就不要下雪啊……知不知道啊？」

「知道，知道了……對不起伊蕾娜老師……嘻嘻，嘻嘻嘻嘻……」

「這裡的所有考生都從早上開始就期待著度假。那麼，接下來您應該做些什麼……您知道的吧？」

「對，對不起……嘻嘻，我這就讓外面放晴……嘻嘻。」

她壞掉了……

經過一番有點可疑的對話之後，我裝作若無其事回到了臺上。

「請看，放晴了。」

窗外已經完全是一片晴朗。太陽仿佛無視殘留在地面上的雪一般發出燦爛的光芒。考生們看到這一幕都喜出望外。另一邊，在遠處圍觀的莉莉緹婭露出了驚訝的表情。

「……你和烏蘇拉大人是朋友嗎？」

我和她的關係談不上是朋友啦。

「只不過是昨天和她說過一會兒話而已。」

「欸，這樣啊。真好啊。我也想和烏蘇拉大人好好地聊一聊。」

這或許是烏蘇拉小姐會稍微嫉妒的場景。之後我不管「真好啊真好啊」這麼說著並有點無精打采的莉莉緹婭，繼續進行考試說明。

考試說明之後有十分鐘休息時間，之後考試就要開始。

有時候考生們會利用這十分鐘來做最後的緊急複習，或者上廁所，又或者跟對方說「我真的一點書也沒念啊」來相互牽制之類的。實際上，這次在這個位於度假勝地裡的考試會場裡，也是同樣的情景。

「伊蕾娜，總覺得有點懷念呢。」

會場的這股氣氛哪裡值得懷念了。在我旁邊的莉莉緹婭表情逐漸變得柔和。

「是啊。」

我輕輕點了點頭。

我們參加這個考試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為了應付考試而塞進進腦袋裡的東西幾乎都消失在記憶的另一端了，可是考試前的氣氛，與直到考試那一天為止的日子，現在依然記得十分清楚。

真是不可思議。

看了看時鐘，十分鐘馬上就要過去了。

分散在四處的考生們回到各自的座位，會場漸漸地變得安靜。

「……………？」

怎麼回事。我突然看到不正常的東西。現在考試將要開始。在這群和朋友們聊天，複習，或是以自己的方式度過考試開始前這段時間的考生之中，混進了一個奇怪的人。

那個考生坐在椅子上，就這樣低著頭。

她的嘴巴不停地動著，看上去實在一個人喃喃自語著什麼。可能是覺得冷，兩邊肩膀都在發抖。手裡握著的不是筆，而是魔杖。

為什麼呢？

筆試明明就完全不需要用到魔杖——

「你們全部人都不準動！」

就在我覺得有哪裡不太對勁之後。

那個考生將魔杖指向天花板，這麼喊道。她那雙布滿血絲的雙眼死死盯著，是在臺上的我和莉莉緹婭。

「這個會場我拿下了！」

她大聲叫嚷著，站上書桌並喊道「聽好了，誰也不準動！敢有一丁點古怪的動作，我就把這個會場破壞掉！」。

雖然搞不懂這是怎麼回事。

在考試開始之前，我們似乎被卷進了什麼荒唐的事態中。

正準備接下來去派發答題紙的莉莉緹婭，被這突然之間發生的事嚇得呆住了，並小聲說道。

「……這可一點也不懷念啊。」

哎呀就是說啊。

○

我對那個突然大聲叫嚷的考生有印象。

她是在入場的時候，被莉莉緹婭說教過要注意說話口氣然後咂舌的那個人——既然她突然搞出這番鬧劇，應該是有什麼相應的要求吧。

她直直盯著在臺上的我們三個人，

「這個國家的天氣到底是怎麼搞的啊！開什麼玩笑！給我叫常夏魔女出來！」

並這麼表露自己的怒意。

你說叫她出來，可烏蘇拉小姐本來就已經在這裡了。她在莉莉緹婭身後抱著手臂，一副什麼都懂的樣子。

「我……我的人生被這個國家搞得一塌糊塗了！所以我也要把今年的考試搞得一塌糊塗！」

考生大喊著。這情況很明顯非同小可——臺上有三名魔女，所以要將她鎮壓是很容易的。但一個搞不好，她發起瘋來的話有可能會危及到其他考生，這是萬萬不能發生的。還是避免火上澆油的行動比較穩妥。

「你，你冷靜一點好嗎？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莉莉緹婭像是靠近熱源一樣將雙手手掌朝向那個考生，以此來表示自己手上沒有武器，並問道。

那個考生便說，

「去年，我為了成為魔女見習生專程從很遠的地方來這個國家參加考試！成為魔女見習生是我的夢想……所以，為了參加考試，我在考試當天的一周前就來到了這個國家，並且在這裡住下來準備念書的！」

「嗯嗯。然後呢？」

莉莉緹婭用平和的語氣讓對方繼續說。

另一方面，我在後方對烏蘇拉小姐耳語道「氣氛一下子就充滿了火藥味呢」。烏蘇拉小姐回答「看這套路，她是光顧著玩了吧」。

「明明一周前就留在這裡了，可我直到考試那天一點書也念不成！你猜為什麼？因為這個國家是個度假勝地！我原本打算要念一周的書幾乎都念不成了！」

哎呀，那可真糟。

「到了考試當天，拿到答題紙的時候我的腦袋裡想到的，全是這一週裡所發生的事。靜下心聽就會聽到海浪的聲音。在大街上走就看到酒很美味的酒吧，剛捕上來新鮮現做的海鮮料理，身穿艷麗的時尚服飾的當地居民們。而去到海邊就是風清氣爽的盛夏海灘……」

你這不是十分享受嗎。根本就是一點備考的心思也沒有嘛。

「然後我就去了海灘。」

畢竟都說人消沈的時候就該看一看大海啊。

「然後回過神來，我在朝著大海尖叫。」

這也是人在消沈時經常會做的事。

「然後回過神來，我在和朋友潑水玩。」

不對你這就是在玩吧。

「在這個國家度過的最後一晚，我去了海邊的餐廳吃龍蝦……」

這完全就是放了一周的假而已吧。

「第二天考試結果寄來了。結果如何自不必說——我痛恨這個國家，這個常夏之國烏蘇拉。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是個笨蛋嗎？

「因為這個國家是度假勝地！」

總結一下，不過就是遷怒嘛。

說了那麼一大通，其實整件事裡這個國家和烏蘇拉小姐根本沒有談得上是錯的地方，我對此實在是有點惱火。簡單來說，就是自己光顧著玩而考砸了卻要別人承擔責任。

不是啊你在胡說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我發誓要向這個國家複仇！這一年裡，我一直都是憎恨著這個國家這麼走過來的！恐嚇信也寫過好幾次了！我考試落榜都是這個國家的錯，所以要向常夏魔女報複，這麼寫的！可是不管我不斷寄多少封信給常夏魔女，她都無視了！」

哦呀。

「她剛才說的是真的嗎？烏蘇拉小姐。」

「哈啊……哈啊……」

「啊啊不好意思問您的我真是個傻瓜。」對她來說，恐嚇信似乎只是為她提供興奮的材料。

正在大發雷霆的考生，她的火氣還不見有所消退。

「然後今年，正如我所宣布的，我來到這個考試會場了！本來還想臨走時去海邊的餐廳吃頓飯的……可是……！」

看看窗外吧。

盡管天氣算是好轉了，可外面一整片都被雪所覆蓋。不用說，這跟常夏一點邊也沾不上。

然後，看到這個國家氣候的考生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自從來到這個國家我已經看過不知多少次了。

「常夏魔女是為了找我麻煩才將這個國家的景色搞成這個樣子的！我絕對不會放過她！」

她的被害妄想越來越強烈。不如說，這個人就只是沈迷於度假而已吧。

「好啦好啦……那個，冷靜一點，好嗎？我能理解你很不好受。但是不可以做這麼強硬的事啊。」

莉莉緹婭依然試著說服她。

「啰嗦給我閉嘴！」在這一年裡一直積攢著怨氣的人不會僅僅被說服一次就能冷靜下來。

「說起來，你是在入口跟我找茬的那個魔法師吧？幹嘛？想在這裡和我打嗎？」

「不，不是，我沒那個打算……」

順便說個題外話，莉莉緹婭在兩年前從魔女見習生升格為魔女，並得到了碎石魔女這個和她柔和的外表正相反的粗獷魔女名。

也就是說，她和那個考生打起來的話，誰勝誰負一目了然。

「少廢話！總之，現在馬上給我把常夏魔女帶到這裡來！否則我就從你開始把這裡的人逐個燒成炭！」

考生大聲叫嚷道。

「怎，怎麼會……」莉莉緹婭慌張得淚汪汪的。

「等一下。」

然後有一個魔女插嘴加入了兩人。

長著一頭藍色頭髮的她，如同保護柔弱少女一般擋在跟前。

這到底是哪位呢。

「要痛打的話就來痛打我吧！」

「烏，烏蘇拉大人……」

莉莉緹婭發出像是悲鳴的歡呼聲。「居然為了我……多麼好的人啊……！」她雙眼濕潤，按著胸口。這是怎麼了？心悸嗎？

「對於在這個國家發生的事，我會負全責。來吧，要煮要烤要打都隨你喜歡……！」

「你就是烏蘇拉嗎……！都是你的錯……都是你的錯……！」

考生揮動魔杖。

她釋放出魔力的結塊。藍白色的球以相當快的速度飛去，啪地打中了烏蘇拉小姐的臉頰。

「嗚……！才這種程度嗎……？簡直不痛不癢……」

呵呵呵地，烏蘇拉大人露出遊刃有余的笑容。從知道她性癖的我看來，她的話聽上去總覺得有別的意思。

「烏蘇拉大人……！」

在她正後面的莉莉緹姬淚汪汪地擔心著烏蘇拉小姐。真要說的話，似乎更像是莉莉緹姬受了精神上的傷害。

「嘗嘗我的憤怒吧！」考生又放了一個魔法。

「嗚……！這一擊挺不錯嘛……！」雖然無所謂，可這人是為了硬接魔法而故意跑出來的吧。

「烏蘇拉大人……！」莉莉緹姬在後面心動不已。

之後她們的攻防戰仍在持續著。

「你這個臭魔女！」

「好……！」「烏蘇拉大人！」

「死吧啊啊啊！」

「好……！」「烏蘇拉大人！」

「給我去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好！」「烏蘇拉大人！」

「下地獄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再，再多來點……！」「烏蘇拉大人！」

「等一下。」

重複了不知多少次攻防之後，考生忽然停下攻擊，快步向我這邊走過來。然後，她擺出一副相當厭惡的表情，「吶，你」這麼問我。

「在。」什麼事？

「你看上去最正常，所以我問你。」

「好的。」

「她真的是常夏魔女烏蘇拉嗎？」

「似乎是的。」

「好惡心。」

「我也這麼覺得。」

「慢著，慢著。那種程度就算完了嗎？」烏蘇拉小姐不看氣氛插嘴加入話題。她還索性將手搭在考生的肩膀上了。我略微感到一股瘋狂。

然後考生勃然大怒。

「啰嗦！別碰我！」

啪地一聲，烏蘇拉小姐的臉被狠狠甩了一巴掌。

「好……！」

「你怎麼回事啊！」

「哈啊，哈啊……，請叫我海倫……」

「只要是粗暴對待你的人，你誰都可以接受嗎？」

之前說的只會把本名告訴與自己白頭到老的人又算怎樣。真想叫她考慮一下今天已經聽到她本名兩次的我的感受。

「快住手！烏蘇拉大人太可憐了！」

就在魔法正要再次飛向烏蘇拉小姐的時候，莉莉緹婭立刻毫不猶豫地緊緊抓住考生的魔杖，並就這麼使其粉碎掉了。

「誒……，魔杖，斷了……誒？」

「求求你……！住手吧！不要再爭鬥了，好嗎？」

莉莉緹婭雙眼充滿慈愛並十分溫柔地握住考生的雙手，全心訴說著。然後，考生那根被粉碎掉的魔杖滾到了她們的腳邊。

看起來，完全就像是在說「不聽勸的話知道會有什麼下場吧？」。

「……………」

考生沈默了很久。

「哈啊，哈啊……」

烏蘇拉小姐對著在地上滾動的魔杖碎片想入非非。

「求你了……！」

莉莉緹婭用著可愛的聲音威脅。

「……………」

而我則因為無事可做而開始派發答題紙。

最後，考生似乎是放棄了一樣大口大口地嘆著氣，

「知道了啦……是我輸了。我不會再牽連到這個國家了。這樣行了吧？」

到了這時候還在耍帥一般說著這番話，逃開了莉莉緹婭的手。

「等一下。」

莉莉緹婭馬上抓住考生的肩膀。「欸！」我清楚地聽見考生發出了這麼一聲悲鳴。「啊，好羨慕……」而烏蘇拉小姐則發出垂涎欲滴的聲音，可以的話我真想裝聽不到。

「幹，幹嘛……？」

搞了個這麼大的亂子，總不能無罪赦免她吧。

「好了，請大家先不要翻開問卷！」我這麼對其他考生們下達指示，並觀望著她們的動向。觀望的同時我還心想，這有點礙事啊。

「你來這個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引發問題嗎？不是的吧？」

「不我就是為了引發問題的——」

「笨蛋！」

啪！這麼一聲，莉莉緹婭毫無預兆地打了考生一巴掌。考生被打飛，然後撞到烏蘇拉小姐並連帶著她一起倒下了。

「為什麼要說那麼悲傷的話？你才不是這麼壞的孩子！不要對自己說謊！」

「不是我才沒有說謊——」

「不要不正視自己！」啪！

「我說——」

「將你真正的感受全部說出來！」啪！

「不是——」

「不要逃避！」

「我想參加考試！」

「嗯！這才對嘛！」

之後，莉莉緹婭扶起搖搖晃晃的考生，帶她到座位上坐下。

為何？

「伊蕾娜老師，讓她也參加考試吧。」

……為何？

那個考生不是本來就一丁點想參加考試的意思都沒有的嗎？正當我如此想的時候，當事人本人卻，

「多虧了你，我醒悟了。」

這麼說著，雙眼湧現出鬥志。是不是打中不該打的地方了呢。

「唉……算了，也行。」

我也給她派了答題紙。幸好沒有人受傷（除了烏蘇拉小姐），雖然比原計劃趕了一點，現在開始的話應該可以在中午完成吧。

「不要對自己說謊……啊……剛剛的這句話……比任何罵聲都要來得響亮……」

一直被考生壓在下面的烏蘇拉小姐，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她幾乎是遍體鱗傷。但是，窗外陽光明媚，還看得見熱氣。她很有精神呢。

「烏蘇拉大人……」

莉莉緹婭還是像個戀愛的少女一樣注視著烏蘇拉小姐。

「莉莉緹婭小姐……我有些話一定要跟你說……」

烏蘇拉小姐溫柔地撫摸著她的肩膀，熱情地注視著她。

簡直就是墜入愛河的兩人。不過，

「接下來有考試，可以請你們出去外面搞嗎？」

我用魔法將她們兩個的身體一下子提起來，然後扔到窗外去。火熱的地方只有窗外就夠了。

「好了。那麼，考試開始。」

然後臺上只剩下我一個人。

回歸安靜的考試會場裡，考生們一起將答題紙翻過來，在上面奮筆疾書。提不起勁，麻煩，好想快點搞定這考試然後馬上去玩。之前一直在嘴邊掛著這種抱怨的她們，現在每個人都暫且收起了自己的不認真，全力面對著現實。

我在臺上一邊托著腮，一邊如同認真品味這令人懷念而又新鮮的一百二十分鐘一般站著發呆。

在火熱的陽光照射下來的窗外，隨著融雪，盛夏將至。陽光燦爛地照著大地，讓人不禁覺得考完試之後去海邊的話想必相當舒暢吧。

陽光也順便燦爛地照著在熱烘烘地緊抱在一起的兩人。

我對這副情景嘆了口氣，嘟囔道。

「夏天了啊……」

順帶一提，那個考生今年也在考試開始三十分鐘之後就離開了會場。

○

果不其然，在這個以度假勝地為人所知的常夏之國舉辦的魔女見習生升格考試結束得非常快。以之前那個過了大約三十分鐘就退出的考生為開頭，考生們一個接著一個像是在說「考試？啊啊，輕鬆搞定啊」這麼故作鎮靜地走出去了。

我將考試結束之後的考卷回收，不過結果肯定一塌糊塗吧。大概一大半的考生的注意力不是放在考試上，而是都被窗外所吸引過去了。

「呵呵呵……你聽見了嗎？考生們啊，都對我和烏蘇拉大人在意得不得了啊。」

不對才不是你們。

「傷腦筋呢……看來我和莉莉緹婭的愛火熱得太過頭了呢。」

「討厭啦烏蘇拉大人你真是的！」啪嗒——！

「啊……！好……！」

討厭啦是我要說的……

本來她們在考試中途就從窗外回來了，可那個時候她們就已經徹底好上了。

莉莉緹婭和烏蘇拉小姐毫不顧忌別人的視線，一直都在卿卿我我。考試結束後，現在只剩我們三個人，即使我投過去冰冷的視線，她們也

滿不在乎地繼續黏在一起。

「來，啊——。」

莉莉緹婭將自己親手做的曲奇送到烏蘇拉小姐的嘴邊。

「啊——。」

烏蘇拉小姐（二十多歲）像是被喂飼料的小雞一樣張開嘴。在這個甜到膩死人的空間裡，不用說，我的胃立刻就感到一陣積滯。

這裡要不是室內，我就吐口水了。

「你們兩個感情變得真好呢……」

「嘻嘻嘻……」莉莉緹婭害羞了。

「呵呵呵……」烏蘇拉小姐滿臉高興。

問了才知道，她們在外面互相道出了藏在心中的感情。莉莉緹婭告訴了烏蘇拉小姐自己很憧憬她。

烏蘇拉小姐告訴了莉莉緹婭自己有特殊的性癖，順便也說了自己很中意她。還有她的本名叫海倫。並且她打算在親口說出自己的本名給對方知道之後，就和對方白頭到老。

「這真是……！那麼，我和烏蘇拉大人，就是兩情相悅呢……！」

「呵呵呵……是啊。還有，我的本名叫做海倫。」

「烏蘇拉大人……喜歡。」

「都說了我叫海倫。」

「烏蘇拉大人……」

「那個，我想你，叫我的本名……」

「烏・蘇・拉・大・人。」

「不是，那個……我的本名……」

「呵呵呵……不過，被這樣子對待，你會更加高興吧？」

「……！」

烏蘇拉小姐覺得這種小惡魔的感覺意外地可以有，之後就如細細品味一般說道。聽到這話，我不知道到底該有什麼反應，總之就「似乎已經被馴服了呢」這麼回了一句。她的表情有點高興。真是個受虐狂……

最後，兩人又卿卿我我了一會兒，之後就開始「接下來做什麼好？不如去吃飯吧？」這樣輕快地聊起了天。





「不介意的話，伊蕾娜也一起來吧。」

莉莉緹婭還是充滿著軟綿綿的氣氛，這麼問道。

不了不了。

「我可不能當你們的電燈泡。」

我鄭重拒絕了。

「討厭啦！」啪！我的肩膀被她那宛如鋼鐵的手掌打了一下。

「好痛……」

肩膀都要斷了……

「魔女小姐。」

烏蘇拉小姐輕輕地向我招了招手。

我走到她的身邊，烏蘇拉小姐為了不讓莉莉緹婭聽到，悄悄地到處翻了一下，

「這是報酬，給你。」

說著，往我的口袋裡塞了一些錢。

錢的重量讓我的口袋都變得沈甸甸的。

哇……！

「烏蘇拉小姐。」

「什麼？」

「你的心意，我確實收到了。」

「是嗎……那是我給魔女小姐的，愛的饋贈……」

「……………」我默默地將裝著錢的包裹扔掉了。

「啊啊……冷漠的對待也好棒……！」

在一旁望著我們一來一往的莉莉緹婭，

「這是怎樣，烏蘇拉大人？只要是女生誰你都可以咯？是不是啊？」
這樣逼問她。

她用手摸著烏蘇拉小姐的雙肩。這是在隱喻「我隨時都可以捏碎你的雙肩哦？」。好可怕啊。

「不，不是……這是，呃——」

「嗯？是什麼？」

「那個——」

「找借口？」

「不是，那個……魔，魔女小姐！魔女小姐，幫幫我——」

「伊蕾娜，下次見咯。」

莉莉緹婭就這樣拖著烏蘇拉小姐向某個地方走了。啊啊，烏蘇拉小姐一定不會有好果子吃吧，我這麼心想。不過，太陽依然在燦爛地發光。

「哎，就算不對自己說謊，也不見得事事都會往好的方向發展啊……」

多少吃點苦頭，也算是她自作自受吧。

不過，這個國家裡從今以後一定會一直、一直都是這個夏日景色。

○

好了。

話說回來。

雖然發生了一些波折，結果烏蘇拉小姐還是重新打起了精神，盛夏也重新回到了這個國家。

自不必說，鎮上的人們都相當高興。

「不愧是魔女大人！」「非常感謝你！又可以去度假了！」「果然度假是最棒的！」「是盛夏啊！哇哈！」

高興得手舞足蹈的居民們隆重地接待了我。

不對欲望誠實一點可不行呢。勉強自己忍著要一大筆錢的欲望一定是不好的。

那也就是說。

用莉莉緹婭的話來說的話。

「呵呵呵，果然不能對自己說謊呢……」

在這個盛夏的國家裡。

有一個露出一臉缺德笑容的魔女。

那麼，她到底是誰？

沒錯，就是我。

……我就說說。

在我滿心歡喜地數著錢的時候，經常聽到城鎮居民的說話聲，

「——對了，這麼說來，我剛才去問過在海灘玩的那群年輕人了。」

「哦，怎麼了？」

「烏蘇拉大人似乎交到戀人了。」

「是哦。那真是值得高興啊。」

「還有就是，我剛剛問過本人了，看來烏蘇拉大人最近是因為犯了相思病才將天氣搞亂的。」

「哦哦……嗯？那她的戀人是誰？那邊那個魔女小姐嗎？」

「不，是另一個魔女。」

「那邊那個魔女做了什麼？」

「她不是什麼也沒有做嗎？」

「……給我慢著。那這是怎樣？我們將報酬給了一個什麼也沒有做的魔女嗎？」

「就是這麼回事吧。」

「……難不成我們被她詐騙了？」

「就是這麼回事吧。」

哦呀哦呀？

形勢好像有點不妙啊——外面是大晴天就是了。

（注：原文“雲行き”，字面意思為雲的走向，也指形勢。）

看來現在正是好機會。

於是我將收集到的錢整理好，準備離開那裡——

「可以打擾一下嗎，魔女小姐？關於付給你的報酬，我們有話要說。」

我的肩膀被鎮上的居民一把抓住。

回過頭來，就看到城鎮居民們陰沈地眯起了眼睛的樣子。

哦呀哦呀。

「各位一起來了，是怎麼了嗎……？」

我裝傻並這麼問道。應該不用說了，我從居民們身上敲來的錢被原封不動地沒收了。

總之，到最後。

就算不對自己說謊，也不見得事事都會往好的方向發展啊……

第三章 安樂死

淺綠色花草延綿的草原裡，涼爽的風颯颯吹過。時值初夏，明亮無際的藍天上有幾多雲在漫無目的地遊走著。

在地面上擡頭看雲的，是一個旅人。

頭戴黑色三角帽，身穿黑色長袍的她坐在掃帚上飛行，鞋尖輕撫著花草。

一邊按著隨風飄逸的灰色秀髮，一邊用琉璃色的眼睛看著這個一成不變的藍色與淺綠色世界的她，胸口別著一個星型胸針。

她是旅人，也是魔女。

「……稍微休息一下吧。」

她隨口嘟囔著，視線落在一棵樹上。

在草原上已經飛行了一段時間。

現在正是適合休息片刻的時候。

因此，她將掃帚往樹的方向駛近。

「小姑娘，小姑娘。」

當她到達樹下時才注意到，樹下已經有人先來了。

一個男人背靠著樹幹。長著一頭藍色直髮的他閉著一只眼，注視著魔女。他的眼睛有東西跑進去了嗎？魔女歪著頭這麼想，而男人則對她露出笑容。

「你知道這只手是什麼意思嗎？」

然後，他豎起拇指並往上指給她看。

嗯，這個男人到底想說什麼呢？

奇特的是，這和一般被人們用來表示「贊一個！」的手勢十分相似。

因此，魔女猶豫了一下，才突然察覺到。

「……這是指我的外貌很好看嗎？」

是這麼回事。

「哎呀，真難為情呢。」

還有這麼回事。

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的她，到底是誰？

沒錯，就是我。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這番胡來的理解讓他很困擾。「這家夥在胡說什麼呢。」他給人一臉想這麼說的感覺。

哎呀可是就算你突然豎起拇指給我看還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也只會覺得「你又是哪一位？」。真希望你可以好好報上名字啊。

「還沒有自我介紹呢。我的名字叫約瑟。正如你所見，我是旅人。」

「正如我所見……？」

我歪著頭不解。

他看上去大概有二十五歲。一身極其輕便的裝扮，下半身是黑色褲子，上半身只有襯衫和背心。他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行李，只有掛在腰上的一個小袋。

這看著就不像是一般旅人的行頭……

「正如我所見，你是旅人吧？」

我覺得自己這身裝扮也不像一般的旅人就是了……

「是的，就是這樣。」我邊點頭邊指了指自己胸針。「正確來說，我是旅人也是魔女。」

「對了，你對死有興趣嗎？」

「真是突然呢。」

「沒錯！不管是誰，死都是來得很突然的。」

「不是，我說的突然不是這個意思。」

「竟然一上來就探明了這個真理，魔女小姐你挺行的嘛。你叫什麼名字？」

「伊蕾娜。」

「你挺有品味的嘛，伊蕾娜小姐。」

「什麼品味啊……」

「面對死亡的品味……大概吧。」

「誼誼……？」說真的這位先生突然說些什麼話呢。

我一頭霧水，可是他卻滿臉目中無人地對我笑著。「伊蕾娜小姐，我啊，是為了死才一直旅行的。」

「是哦。」

他是有什麼煩惱嗎？

「死是所有人終將抵達的終點。不過，那也是沒有任何人回來過的秘境。我從很久以前就深深愛上了這個死後的世界了。」

「是哦……」

「伊蕾娜小姐，你知道嗎？據說死後的世界裡，是一片相當相當美麗的風景哦。」

「有這麼一種傳說嗎？」

「在我的國家，人們從古時候起就這麼相信著的。」

「明明沒有任何人回來過？」

「因為是現世無法與之相比的美麗世界，才會沒有人回來啊。」

「……………」

意思是，他的故鄉是個有著這麼一種價值觀的國家嗎。

「我也是個對死後的世界很感興趣的普通國民，所以才為了尋找死地而旅行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對了，你知道在這前方有一個國家嗎？」

「在這前方的國家是吧。」

我從樹蔭下望向草原。

視野裡看不見國家的影子。

看樣子離這裡還有好一段距離。不過。

「好像是叫做，安息之地艾爾多拉。」

我知道有一個被冠以這個名字的國家。那個國家很有名。

「對。安息之地艾爾多拉，據說是這附近唯一一個認可安樂死的國家。」

旅人和商人之間有這樣一個傳聞，這個國家不但認可，甚至舉國上下推崇安樂死。但同時，這個國家，

「安樂死確實是認可的，但聽說最近那個國家沒有像樣地執行過安樂死……」

我是對活著相當執著的那類人，所以盡管一時半會很難相信，這個世界有一定數量的人會專程從遠方過來造訪這個安息之地艾爾多拉，並委托安樂死。

商人和旅人也說過，他們的確遇到過為了安樂死而造訪那裡的人。不過，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聽說，最近越來越多人為求安樂死而從遠方過來造訪，卻吃了閉門羹。」

究竟是出於什麼理由被拒絕的，到這裡我都還不是很明白就是了。

「似乎是這樣呢。我知道。」

「原來你知道的啊。」

「可是我認為過程越困難就越叫人興奮啊，伊蕾娜小姐。」

「是哦。」

他在說什麼呢？

「即使這幾年裡沒有任何人被準許安樂死，那也不是我放棄的理由。你能懂嗎？」

「不，完全不懂。」我搖了搖頭。

他依然背靠著樹幹，露出一副從容的表情。

「其實啊還有這麼個緣故，我這是在前往安息之地艾爾多拉的路上——如你所見，我現在走累了。」

約瑟先生靠在樹幹上並抱著手臂，一臉神氣地這麼說。

「不好意思，我完全看不出來你走累了。」

「所以我想請你用掃帚載我一程！」

「不要。」

「拜托了！」

然後，他再次豎起自己的拇指並朝向我這邊。

我以為這可能是「贊一個！」的意思，可他特地插入了「順帶一提，這是表示『請載我一程』這個意思的手勢。」這麼一段解釋。

叮鈴當啷。

同時我的手上被放了一些錢。

他說，

「順帶一提，我接下來準備去死，所以帶著錢也沒有意義。」

事情就是這樣，原來如此我懂了。

「我送你一程吧。」

○

於是，我們騎著掃帚在草原上搖搖晃晃地飛了大約三個小時後，抵達了安息之地艾爾多拉。

「歡迎來到我國！」

衛兵說著這種到處都聽得到的臺詞，同時向我們經歷。我們被問了幾個問題，作為簡單的入境審查。像是名字、出身國家、職業之類的。

然後就是來這個國家的目的。

「請問本次造訪是為了安樂死嗎？」

衛兵這麼問道。果不其然，因為這個國家公開認可安樂死，現在也有很多人以此為目的造訪。

「正是。」

約瑟先生趁機露出一副正氣十足的表情。

「這樣啊。」

然後衛兵輕輕點了點頭，「旁邊這位女性是你的同行人嗎？」這麼問道。

我才不是他的同行人呢。

「不是——」因此我搖了搖頭說道。之後，衛兵就直截了當地這麼說。

「順帶一提，安樂死是需要同行人同意才可以執行的。」

哎呀。

「哎呀，是這樣啊。」約瑟先生嗯嗯地點了點頭。「那麼她是我的同行人。」他也直截了當地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

「誒？」

他在說什麼呢？

「伊蕾娜小姐，拜托你演一出戲吧。」

「就算你這麼說。」說真的他在說什麼呢？

「拜托你了。」叮鈴當啷叮鈴當啷地，又有錢被放在了我的手上。

哦呀哦呀。

「我是同行人。」

「明白了。」

那麼這邊請——衛兵這麼招呼我們進入國家。

事情大致上有了這樣的經過，我和約瑟先生總算進入了這個認可安樂死的國家。

在用石板鋪的大道走了一陣子，就來到了這個國家的行政辦事處。

和之前一樣，我為扮演同行人收下了錢，所以就要為了讓他完成安樂死而暫時跟他一起走。

「最近這個國家不是沒有執行安樂死嗎？也就是說，你或許能夠活著見證這一段歷史哦。」

「就算你這麼說。」

我可不想親眼看到人死亡。歸根到底，為什麼這人會這麼積極地想死，我到現在都無法理解。

話雖如此，既然我收了錢，照理說就得好好陪他直到字面意思上的最後才對吧。

「歡迎。這裡是安樂死科。」

我們來到行政辦事處之後，就看到安樂死科很普通地和市民科、稅務科、育兒援助科之類的設在同一列，並開著窗口。與其他科相比，只有安樂死科前面有一條前來辦事的人排成像蛇一樣彎彎曲曲的隊。

排在隊列最後面的人，必須舉著用可愛的流行字體寫著『想死的家夥就到這裡集合！』的這麼一個與這個地方絲毫不搭的牌子。約瑟先生也和之前的人一樣，從排在前面的人那裡接過牌子。

自己去排隊之後才重新體會到，這條隊是多麼的長。

我看著在很前面的窗口，

心想「竟然有這麼多人想死啊。」，嘆了一口氣。

真是現代社會的黑暗呢。

就在這時候，排在我們後面的壯年男子從約瑟先生那裡接過最後一位拿的牌子，「哼」地發出一聲鼻音並望著我們。一看就知道，那簡直就是一臉無所不知地看著菜鳥的老手一般的表情。他看向我們的那雙眼睛，飽含了宛如在看著年輕時的自己一樣的懷念和思舊。

然後，男人用充滿優雅氣質的低沈嗓音對我們說。

「你們，難道是第一次來安樂死嗎？」

哎呀呀。

「那是當然的吧。」怎麼可能死好幾次呢。

「是嗎。順便一說，我是在這一道上有十年經驗的老手。」

「您是不老不死的嗎？」哇好厲害啊。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

這個排在我們身後的男人說，他是從十年前開始就在辦事處這裡排過很多次隊的一級老手。

「靠一般的努力可是沒辦法通過書面審查的——要做好覺悟啊。」

上述，是來自前輩的寶貴教誨。

「他是這麼說的哦，約瑟先生。」

「那當然，我早就做好覺悟了。」

他挺起胸膛，勇敢地點了點頭。

哦哦真像個要奔赴死地的騎士呢。

之後過了大概一個小時，這條找死的隊列逐漸往前進，我們終於到了窗口。

在窗口，受理員小姐和藹地微笑著。

「歡迎。請問是希望安樂死嗎？」

「我正是想要安樂死。」約瑟先生肯定地點了點頭。

「明白了。」受理員小姐熟練地準備著文件，擡頭看著約瑟先生。
「請問客人知道有關安樂死的程序嗎？」

「不，詳情我並不知道——」

「明白了。那麼我來說明。」

受理員小姐咳了一下，然後將文件攤開在桌上，

「首先是關於在我國實施的安樂死我國安樂死的歷史可追溯至大約一百年前的古時候當時正逢歷史性的大饑荒相比現在醫療技術也不夠完善受疾病之苦並死去的事例完全無法根絕所以作為無痛苦中止生命的方法安樂死這一手段開始被不為人知地使用從當時起一直沿用的安樂死這一技術在之後便紮根成為我國的一項文化於是開始有一定數量的人從眾多外國前來尋求安樂死——」

又長又臭。

「——另外在接受安樂死的時候有幾項注意事項首先如果客人是外籍人士的話就需要成為我國居民這是為了防止在設籍在外國的人士接受安樂死的情況下被當作是殺人而起訴我國的安樂死終究只適用於我國居民所以若是不同意入籍的話就不能對其執行安樂死還有安樂死需要經過幾個程序——」

看來受理員小姐這段冗長卻很重要的說明是說給排在這條隊的所有人聽的。原來如此，這裡會接連不斷地有人排成大長龍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雖然她正在詳盡地為大家說明，可要說這群尋求安樂死的人有沒有在認認真真聽這些內容，答案就是完全沒有。

像是「……嗯。」這樣的，「……原來如此。」這樣的，在我旁邊的約瑟先生就時不時給出這種不得要領的回應。

這明顯是沒有認真聽的回應。

甚至可以隱約地感覺到他的內心是「反正都要死了應該無所謂吧……」這麼想的。

盡管如此，受理員小姐仍然繼續著說明。

「移籍到我國之後——」

「嗯。」

聽都沒有聽懂就回答了這人。

「然後在安樂死同意書上簽名之後——」

「原來如此！」

他隨便地點頭肯定了。

「——僅當您同意上述事項時，請在這裡簽個名。」

「好吧！」

這人根本沒有聽懂卻還是簽了名……

之後受理員小姐就說，

「那麼如同之前所說的，請填寫這份申請書。另外，提交的時候請將第三方的簽名和家人的同意書一同提交。」

並遞給了我們大量不明所以的文件。

「……嗯？」約瑟先生歪頭表示不解。

他一臉想說這是怎麼回事的樣子。

「一開始我就這麼說明過了吧？」

受理員小姐笑容可掬，卻又醞釀出一種像是在說「你沒有聽我的說明嗎？」的氣氛。

之後受理員小姐結束說明，開始擬訂文件。

到了這裡我才發現，似乎有很多人在最開始的提交書面文件這一步栽了跟頭。原因包括拿不到家人的同意書，或是無法讓剛剛認識的第三方在安樂死同意書上簽名。之後，

「哟，菜鳥。看來你們進入第一關了啊。不過要小心，要是在這些文件上寫了動機不純的東西，可是會遭到拒絕的。」

這個充滿優雅氣質的謎樣老手先生在一旁自顧自地給我們建議。「這個國家推行的安樂死，終究只是出於積極動機的。如果寫了欠債沒辦法還之類的事，肯定會被拒絕的。」

原來如此啊。

幸好，約瑟先生來到這個國家的理由可是積極得過了頭的，應該不會有問題吧。第三方的同意也有我在，不需要擔心呢。

要說唯一的問題，就是家人的同意了。

聽約瑟先生說，他似乎是個無親無故的人，所以沒有必要寫同意書。

「呵……完美。」

之後，順利填寫完申請書的約瑟先生，將全部文件又推回去給受理員小姐就走回來了。

「這樣一來，我也可以安樂死了嗎……」

約瑟先生發出了奇怪的感慨。

話說回來我有點在意。

「文件是順利提交了，那安樂死什麼時候才會落實？」

我這麼問約瑟先生。之前我和約瑟先生一起排隊的時候，心想「本來就不是我要安樂死！」就沒有把這當一回事，也完全沒有聽受理員小姐的說明。

回答我這個單純的疑問的人，是從剛才起就淡定地在約瑟先生身邊的優雅老手先生。

「嗯？什麼啊，你們沒聽說嗎？」老手先生爽快地說。「接下來會連續進行檢查、面談和審查，全部都合格了才可以安樂死。等確定下來最快也就是五天後吧。」

「……誒？」

約瑟先生困惑了。

我怎麼完全沒聽過有這麼回事啊？他說，並回頭向受理處看去。

「……？」

受理員小姐歪了歪頭，

然後營造出一股仿佛在說『一開始，我就這麼說明過了吧？』的氣氛，並和藹地笑著。

○

安樂死艾爾多拉，似乎並不是舉手說「我想死！」就會「請吧請吧。」這麼地準許安樂死。要受理安樂死，就必須走一個正規流程。

正因為他們處理的是人的死亡，才更需要有萬全的把握。

所以。

首先要做精神鑒定。

「首先是精神鑒定這是為了搞清楚『想要死亡的這個欲念是否在十分正常的精神狀態下產生的』而實施的一開始會給他們看幾張畫並請問他們那些畫看起來是什麼樣的然後是讓他們回答大約有兩百道的問題最後則是面談然後就結束了。」

「原來如此。」

「那麼，您真的想死嗎？」

「我想死！」

約瑟先生興奮地主張道，興奮得不像是個想死的人。

第二天是做健康診斷。

做這個診斷是為了確認是否患有什麼老毛病。

「請看我這副健康的肉體！」

「啊，好的合格了。」

「再仔細看看！」

「合格了。」

「再看看！」

「有請下一位。」

下一天是調查他的犯罪記錄。

「你以前沒有幹過什麼不好的事情吧？」

「當然！我可是將健全兩個字寫在身上的男人！」

「這樣啊。有什麼可以證明你沒有犯過罪的東西嗎？」

「你知道健全的精神存在於健全的肉體中這句話嗎？」

「嗯。」

「也就是這麼回事。」

「原來如此啊。話說你為什麼脫了衣服？」

「我認為要證明我的健全，首先得讓你看看我的這副肉體。」

「你這人不得了啊。」

他開始招人懷疑自己就算沒有犯罪記錄但卻是個危險的家夥。不過，他的精神鑒定和健康診斷還有犯罪記錄調查，姑且算是全部通過了。

這讓人不禁覺得這個國家沒問題吧，但總之算是通過了。

再下一天是回去辦事處，將書面文件一並寫好。

「完成了精神鑒定和健康診斷還有犯罪記錄調查辛苦您了不過還沒有完成所有程序接下來需要您過目這幾十張合約和申請書和同意書以及宣誓書之類的書面文件並在上面簽名還請您配合……」

「嗯，原來如此！」約瑟先生不是很明白卻點頭同意了。

「真辛苦啊。」我從一開始就沒有在聽。

「您在這些文件上簽名之前有事先聽取說明的義務。這是為了防止您在死了之後以『這和我聽說的不一樣！』這種理由來向我們索賠。」

「原來如此！」

「不是啊人都死了還怎麼索賠啊。」

鬧鬼嗎？

「那麼首先請您閱讀這份同意書——」

盡管有些疑問，接下來受理員小姐的冗長說明和文件的擬訂就開始了。

「——您同意的話請在上面簽名。」

「好吧！」約瑟先生飛快地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

「那麼這是下一份文件——」

「嗯！」

之後等著他的就是麻煩這個詞也不足以形容的麻煩程序。聽取說明，簽名，聽取說明然後簽名，之後還是聽取說明並簽名。總而言之，約瑟先生現在正緊湊地制作著用來證明自己對選擇安樂死這一手段沒有任何異議，以及任何人都無須為此承擔責任這兩點的證據。順帶一提，我是看書度過這段時間的。

「接著是這一份——」

「嗯……！」

他飛快地寫下自己的名字。

「再接著是這一份——」

「呃……嗯！」

「接下來容我就關於這份文件進行說明。首先——」

「……嗯。」

「然後是——」

「……………」

我看完好幾本書的時候，約瑟先生已經啞口無言。我望向他並心想「哎呀哎呀，到底怎麼了？」。

「您同意的話請在這份文件上簽名——」

「……………」

約瑟先生頂著一副正如死人一般的表情在簽著名。

我歪頭不解，他明明很想安樂死但現在的表情卻充滿了痛苦。

「果然成了這樣啊……」

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我身旁的優雅老手先生，一副希望我們跟他說話的樣子小聲嘟囔道。

「……………」我只好放下書，擡起頭來望著他。「您知道些什麼嗎？」

「精神鑒定、健康診斷、犯罪記錄調查，只要這三項全部通過，安樂死就可以確定下來了。可是啊，小姐，對尋求安樂死的菜鳥來說從這裡開始才是地獄。」

「是哦……」

「如你所見，手續多得要死。」

「的確如我所見，他一臉快要死掉的表情呢。」

他一開始的興奮勁已經消失殆盡，現在只是面無表情地聽著受理員小姐說的話。即便如此，這一連串為了混淆責任方面制定的手續，仍然沒完沒了地進行著。

「請在這裡簽名——」

「……………」

約瑟先生如同枯掉的花一樣毫無生氣，已然是一具只會點頭簽名的空殼。

想要安樂死就得跨越這些痛苦，真是諷刺。

「哼。不過，居然被一個前幾天才剛來的菜鳥給領先了……」男人優雅地說道。順便插句題外話，聽說優雅先生是在最開始的書面審查就被拒絕了。到底是哪裡不行呢。「其實，前幾天我被戀人甩了。」哪裡不行已經很明顯了。

之後，正當我在陪優雅先生消磨時間的時候。

「——至此，所有書面文件已經全部完成。辛苦您了。」

這麼說著。

我聽見受理員小姐平淡的話音。

「文件……完成了……？」無精打采的約瑟先生聲音顫抖地問。「那也就是說……？」

「已經確定允許安樂死了。」

「太好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無精打采的約瑟先生復活了，如同得到水分的花一樣。

「現在告知您具體日期。請稍等。」

受理員小姐這麼說完就離開了座位。不過約瑟先生想必根本沒有在聽那句話吧。

高舉雙手歡欣喜悅的他，已經從所有苦惱中解放了。

甚至有種乾脆就這樣立刻原地去世的感覺。

「我還打算繼續活著，所以等到我們在下輩子見面的時候，你應該已經是老爺爺了哦。」

「哟，菜鳥。恭喜你。沒想到一次就能得到安樂死的許可啊……挺能幹的嘛。」優雅先生拍了一下約瑟先生的肩膀，這麼說道。

「非常感謝您！」說完，約瑟先生就看著我。「話說這位是誰？」

「我也想知道。」

不知不覺，他也成了跟我們同行的人。

話雖如此，優雅先生是什麼人對他來說肯定已經無所謂了。

「反正我就要死了，沒差啦！」

過了沒多久，受理員小姐回到了高興到了極點的他那裡。

受理員小姐先是對高興著的他拍拍手，並對他說「恭喜您。安樂死的日期確定下來了。」

聽到這句話，我第一次覺得安樂死這個詞語有了幾分真實存在的味道。

然後，受理員小姐雙手拿著一張紙，這麼說道。

「您的安樂死日期是五十六年後的〇〇月〇〇日。祝您在安樂死的日子之前生活得健康愉快。」

她這麼說。

之後，約瑟先生忽然停了下來。

「……嗯？」

五十六年後？

「那個……？你剛才說什麼……？」

約瑟先生整個人軟了下去。他反複地問是不是自己聽錯了，可是受理員小姐無情地說道。

「是五十六年後。」

這是我後來才聽說的。果不其然，這個國家最近幾乎沒有執行過安樂死。

因為想要安樂死的預約實在太多，就算現在預約也要等到幾十年之後才能執行。

而預約的人到了那時候也早就壽終正寢了。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約瑟先生如此大叫。這種事可沒有聽說過啊！這種強烈的絕望給了他當頭一棒。

而受理員小姐則對陷入絕望的他盡量冷靜地說了一句話。

她說。

「一開始，我就這麼說明過了把？」



第四章 刀的詛咒與兩個人的故事

莉艾拉小姐。

她是個渾身充滿不可思議之處的女性。年齡大概是二十歲上下吧。

美麗的桃色頭髮在後面紮成一束，隨風飄逸著。藍色的眼睛有如深冬的天空一樣澄澈。

她身穿紅色長袍，是個魔法師。

但不可思議的是，她總是在腰間佩帶一把東洋刀。她是東洋出身的嗎？總覺得她和我印象中東洋出身的人有很大的差異。

我問她，她便有點害羞地回答，

「我從來沒有去過東洋呢。」並撓了撓頭。

然而，我指出了這一點「可你帶著東洋的刀，不是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你是東洋出身的嗎？」。這是合理至極的推論。

「不過，魔法師會隨身帶著刀倒也挺少見的就是了。」

說到魔法師，那就是揮動一下魔杖就能擺平大部分事情的人。沒必要特地隨身帶著刀，出現問題的話用魔法就能解決才是。

那為什麼她會隨身帶著刀呢？

所以我才這麼問她。

「這個問題就請你問這把刀吧。」

她說。

不可思議的她，就連說的話都充滿了不可思議。

○

啊，沒錢了。

在穿過某個國家大門的那一刻，我忽然有種直覺。那就像是預感一樣來得很突然，同時又很明確地，我的腦海裡掠過這麼一句話。

我馬上確認一下錢包，直覺就正如那是事實一般變得清晰明朗了。

開口大大地敞開著的錢包裡面只有大概幾枚銅幣。錢包就像是在說「已經一個子兒也出不來了啦」這種泄氣話一樣疲乏到了極點。都能說泄氣話了不如給我吐點錢出來，這是我真實的想法，不過這也無可奈何。之後我將錢包擠了一番，掉出來的卻只有灰塵或者碎屑。

不管怎樣，我的腦袋先以驚人的速度對接下來有可能發生的事展開演算，然後完美地計算出來了。

沒錢。

不賺錢就活不下去。

會死掉。

不妙。

換言之，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

「這可不妙啊……」

我即時脫口而出的那句話，顯然已經不含絲毫冷靜了。

其實那時候，我從早上起就什麼也沒有吃，又突然想起來自己沒錢了，才會焦急了起來。

總之我得快點去賺點錢——

「歡迎光臨。新鮮出爐的麵包很美味哦。」

總之我得快點去賺嚼嚼嚼嚼。

「小姑娘食相不錯啊。好吃嗎？」

「不妙了啊……」

從我嚴重詞窮和思考能力失靈這兩點也看得出來，我已經失去冷靜了。

不過，填飽肚子之後，我的頭腦稍微恢復了正常。

「先去做點什麼賺錢吧……」

就算沒東西出來了，擠一擠還是會有的。可是，我最近才剛賺了些錢才對啊……真是奇怪了……是我得意忘形揮霍掉了嗎。我的錢包像是放棄了一切一樣癟掉了，變得扁扁的。

啊啊再這樣下去，我這光吃過麵包的肚子早晚也會變得扁扁的了……
呵呵呵……

「小姑娘，你沒有錢嗎？」

或許是因為我在一邊大口吃著麵包，一邊露出對這個世界已經絕望了的表情吧。小攤的店主擔心我起來了。

「這個嘛……就是這樣……」

我有氣無力地回答。店主像是在質疑我為何沒錢還買麵包一樣擺出一副啞口無言的表情，並說，

「這樣的話，有個地方很適合賺錢哦。」

你運氣不錯呢——店主給了我一個有意思的情報。

據說這個國家有一個很有好處的企劃，可以讓我這樣的外來人士也能簡單地賺到錢。

「沿著大道一直往前走，有一個廣場。你就去那裡看看吧。」

「那裡有什麼？」

「互助圈。」

這不是比喻，而是這個國家真的有一個叫這個名字的企劃。

店主說，在這個國家的廣場有一個大留言板。在上面寫下自己的煩惱，就會有人給你出主意。

尋求幫助就會有人伸出援手，而有人尋求幫助則自己也伸出援手。這個代表著互幫互助這一主旨的揭示板，在這個國家裡一般被稱為互助圈。

小攤店主說，如果接下並完成張貼在這裡的委托就可以拿到報酬。

「這裡的人一般都是不在乎報酬，基於博愛精神而接下委托的。不過，急需用錢的人好像會通過助人來賺錢。」店主也告訴了我這種事。

哦哦原來如此。

真是讓我聽到一件好事了。

「其實，我並不是急需用錢。不過我這人充滿了博愛精神，所以我去看一看留言板。」

「嗯？啊，好。」

「謝謝您的情報。」

總覺得我這麼說會遭人懷疑「這人是不是有多重人格啊……？」不過，我偶爾也是會振作一番彰顯一下所謂的博愛精神的。

之後，我走到了名叫互助圈的留言板。上面的確寫有各種不同的人所提出的諮詢。

比如，有「希望能掌握戀人出軌的證據」的委托，或者是「我想去一家很潮的咖啡館，希望有誰能和我一起去」這種令人欣慰的委托，也有「正在招募想和我約會一天的人！」這種一看就知道在打什麼算盤的委托。

諮詢的內容似乎什麼都可以。

以及，接還是不接這些委托也是我們的自由。

「哦……這份委托似乎很有賺頭啊……」「咦？只要去那家很潮的咖啡館就能拿到錢？不能更棒了啊……」「咦？要和這個男人約會才能拿到錢……？不能更糟了啊……」

在揭示板前面如此斟酌的人，除了我之外還有零零星星好幾個。

自不必說，我內心的博愛精神如同什麼也沒發生過一樣縮了回去。總之我找了一下那些委托，看有沒有既輕鬆又賺得到錢的。

比如，如果有因為缺少交通手段而煩惱的諮詢就正好了。

畢竟這就等於，從這個國家前往其他地方時順便載人一程就有錢拿。

「……嗯。」

沒過多久，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份可謂是無巧不成書的委托上。

那是大約兩個星期前來到這個國家的魔法師，莉艾拉小姐提出的委托。

是一份不可思議的委托。

『初次見面。我叫莉艾拉。』

她的委托以一句常見的問候語作為開頭，然後是這麼寫的。

『我現在正朝著某個目的地旅行著。在至今為止的旅途上，我拜托商人讓我搭運載貨物的順風車，有時靠步行並在野外露宿，才終於來到了這裡。可是，光靠我一個人實在是沒辦法完成這段旅程到達目的地。所以請幫幫我。我現在暫住在旅館裡。願意提供幫助的人士請到下方的地址來——』

寫在留言板上的這份委托也寫了她的個人信息。

莉艾拉小姐。

年齡二十歲。

故鄉是距離這裡很遠的一個不知名小村莊。

魔法師。

『我不會騎掃帚飛行。我的故鄉沒有騎掃帚飛行這個習俗。』

她要前往的地方是，沃特國舊址——一個叫這個名字的廢墟。

而她正在前往這個什麼地方的理由，則沒有相關的記載。

關於這個叫沃特國舊址的地方，我一無所知。於是，我在去莉艾拉小姐在等待的旅館的路上，先去向剛才買過麵包的小攤店主道謝，順便委婉地詢問關於這個地方的事。

「嗯？ 啊啊，那是在山區深處的秘境裡的一個國家的舊址。自從很久以前因為內亂而滅亡之後，就沒有人在那裡住過了。」

店主是這麼說的。

「那裡不是觀光景點嗎？」

「不是，因為所在的地區太過偏僻。」

據說，沃特國舊址位於山區深處的懸崖絕壁前方，如果沒有掃帚似乎很難抵達。

「如果有人想去那種地方，那肯定是個相當怪的家夥。」小攤店主最後以這句話結束話題。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我這麼點了點頭。

貼在留言板上的這份莉艾拉小姐的委托，是這樣子寫著的。

『我有無論如何都必須到達沃特國舊址的理由。』『所以請幫幫我。』『拜托了。』『拜托了。』『我會預先支付一半的費用，剩下的一半等事成之後再支付。』『預先支付全部費用也可以。』『覺得報酬不夠的話歡迎議價。我可以多付一點。』『我反而想問，要我出多少錢才肯幫我？』

應該是有什麼相當迫切的緣由吧。

她貼出來的委托不止一張。

我的手裡拿著很多很多張寫有她名字的委托。入境之後的兩個星期裡，她可能一直都在寫這些委托吧。

這裡說是有個互助圈，而她求助了那麼多次卻沒有任何人肯給她幫助，真是悲哀。

「就是這裡嗎。」

我停下腳步。

眼前有一間破破爛爛的旅館。就好比是那種使勁一推就會塌掉的，老舊而又搖搖欲墜的旅館。

「……你好。」

於是，我慎重地開門。

現在還是早上，旅館內卻一片昏暗，連光線都不能很好地照進來，而且空氣很潮濕。櫃臺後面有一個店員，而大廳只有一個看似是住客的女性。

「……………」

坐在大廳的女性像是在評鑒一樣直盯著我。她的長相美麗而端莊。可是她擺出一副很危險的表情，之後嘴邊甚至露出微笑容。

總覺得，自己好像被她盯上了……

我後背一涼，有種不好的預感，但還是筆直走去櫃臺並拿出委托書，

「不好意思。請問這裡有一位叫莉艾拉小姐的魔法師在嗎？她好像是兩周前開始停留在這裡的。」

並這麼問道。

店主記得她的名字。

「啊啊，她的話——」然後，店主看向我的肩膀稍微往右的位置。
就在我正後面。

「哟，小姑娘。有事嗎？嗯？」

一個女性用手摟著我的肩膀，一副自來熟的樣子。

我回頭望過去，發現剛才視線相對的女性不知何時站到了我身邊。桃色頭髮在後面紮成一束的她身穿長袍，毫無疑問是個魔法師。

「……我有點事要找叫莉艾拉的魔法師小姐。」

「是為了貼在留言板上的委托嗎？」

「……您居然知道啊。」

我有些驚訝，她卻自豪地說「那是當然的。」並點了點頭。

「因為那就是在說本大爺啊。」

「……………」

「本大爺是莉艾拉。總之先來握個手吧。」

「……啊，我是伊蕾娜……請多多指教……？」

她硬是握起困惑著的我的手，並且說「這樣本大爺和你就是朋友啦。」這種不明所以的話。

「我很期待你的表現哦。」

她用手輕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默默地看向自己的手。

『初次見面。我叫莉艾拉。』『拜托了。』『請幫幫我——』

紙上有莉艾拉小姐寫下的真摯又拼命的訴求。

「……………」

「喂喂怎麼啦，搭檔？別這麼熱情地望著我啦。」

莉艾拉小姐嘻嘻地笑了。

「……………」

已經從朋友變成搭檔了……

真搞不懂這距離感……

「怎麼樣，搭檔？現在就出發去沃特國舊址嗎？本大爺隨時都做好萬全準備了。」

「……………」

根據在小攤聽來的情報，沃特國舊址是個距離這裡相當遠的秘境，即使從這裡騎掃帚去也得花上整整三天。現在馬上出發走這麼長距離相當累人。說白了就是很麻煩。

「不，總不能現在就馬上出發——」

「那就明天早上出發！我們在國門前面會合吧。」

「呃，這樣啊……嗯，這樣的話就……」

「好，就這麼決定了！多指教啦，搭檔。」

然後，她抓起我的手並僵硬地來了個握手，「耶！」這麼叫著高興得不行。看來莉艾拉小姐是個十分開朗的人——應該說開朗得我眼睛都花了。

我越看越覺得，現在的她實在是跟在留言板上寫下那種內容的她相差太大，

「你有多重人格嗎……？」

所以我會忍不住說出這種話，也是自然的吧。

第二天。

在太陽升起時就在旅館醒來的我，輕輕地拉伸了一下身體之後爬下床，洗完臉，穿好衣服。到了差不多的時候，我才發覺「啊啊這麼說起來我們沒有商量好會合時間啊……」。

不過之後我「哎，算了。」這麼想。

雖然有點抱歉，昨天我見到的她給我一種相當之輕浮的印象。因為她是這樣的人，所以很容易想象到她會「隨便找個時間出發吧。」這麼想，然後笑著去到大門前。因此，我自顧自地認為自己也隨便找個時間出發也沒關係，然後慢悠悠地做準備，並慢悠悠地從旅館出發。

「……………」

在前往大門的路上，我在想。

接下來這幾天，我就要和莉艾拉小姐一起旅行。

就算沒必要像她所說的那樣當她的搭檔，稍微縮短一下和她之間的距離似乎也不錯。

我也應該努力跟她拉近關係。

「哎呀。」

正好在咖啡館之類的店開門營業的時候，我來到了大門附近。

可意外的是——這樣說雖然有點失禮，莉艾拉小姐已經在大門前面了。

「……………？」

我歪頭不解。

她的樣子和昨天簡直判若兩人——衣服和打扮都和昨天沒多大不同，但她昨天還一副充滿自信的表情，今天卻簡直像是變了個人一樣很不

安、無助。

……她很久之前就在等著我了嗎？

如果是這樣，那我真是做了對不起她的事了。

「不好意思，我遲到了。」

我邊走著邊向她搭話。

她和我對上視線之後，忍不住小聲地叫了聲「啊」，然後摸著自己的頭髮，並「沒，沒關係……我也是剛剛才到……」這樣緊張兮兮地回答。

這種像個清純嬌羞的戀人一樣的反應是怎麼回事。

距離從搭檔變成戀人了嗎……？

「耶。」

雖然不是很明白，我舉起一只手來配合她昨天的節奏。

這是要和她擊掌。

「……誒？」她先是看著我舉在半空的手呆住了，之後「啊，耶……」這麼說著並有點拘謹地碰了碰我的手，

「請多多指教……」

然後對我鞠了個很深的躬行禮。

.....

真搞不懂……這距離感……

她給人一種若即若離、忽遠忽近、模糊不清的距離感。

小小的擊掌過後，她直盯著我，從懷裡拿出一本厚厚的記事本並打開，交互地看我的臉和記事本。

然後。

她還是很拘謹地問道。

「那個，你是昨天接下了我的委托的魔法師，沒錯吧？我記得名字是——伊蕾娜小姐，對吧？」

她這麼說。

說得簡直就像是第一次見面一樣。

自不必說，我對此啞口無言。

「你是有多重人格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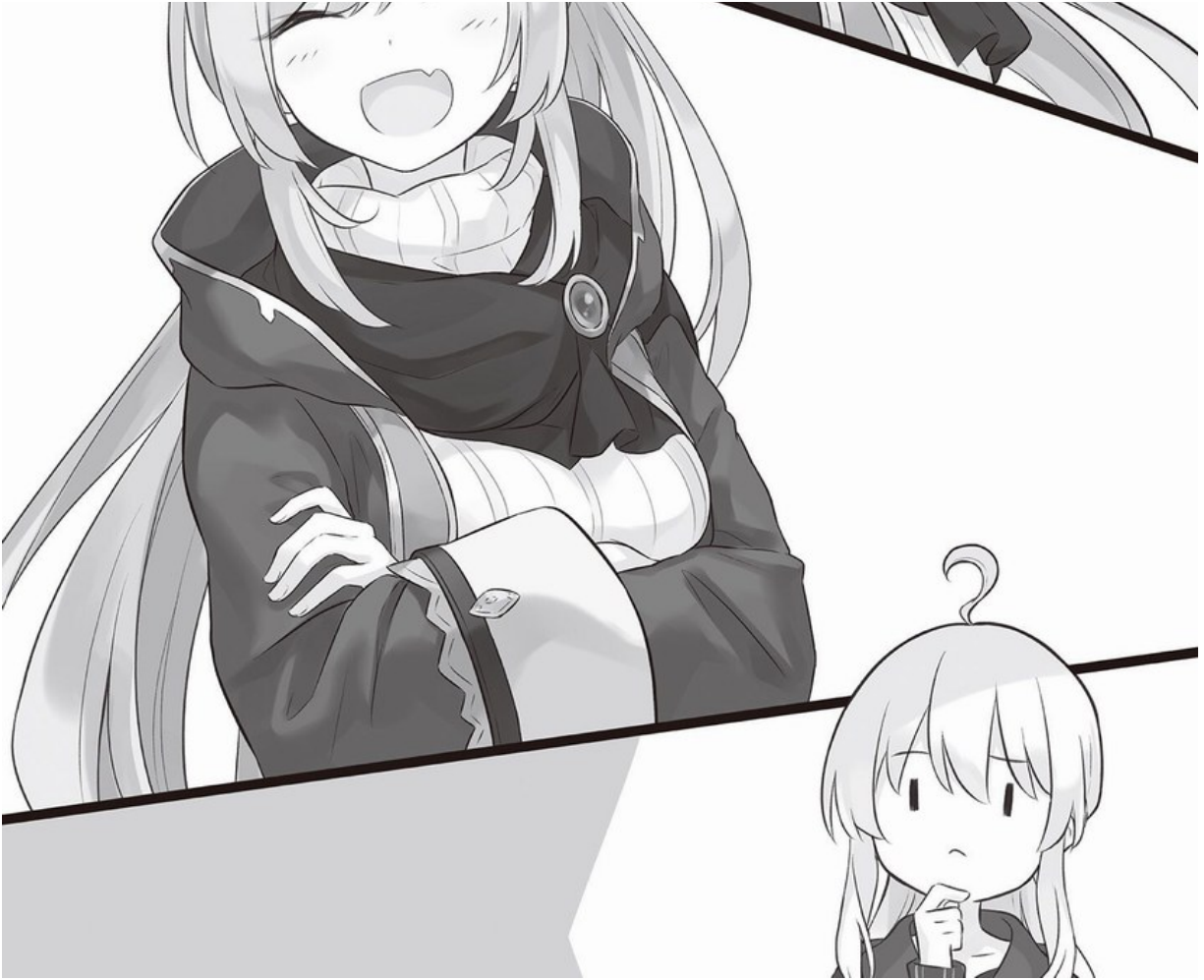
於是，我這麼問她。

她慢慢地搖了搖頭。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給我的回答是這麼一句模稜兩可的話。





○

走出了這個國家，我讓她乘上掃帚的後面，而她將關於自己的事講給我聽。

莉艾拉小姐說，她現在是一副身體裡存在兩個人格。

這著實令人驚訝，不過我逐漸理解了。恐怕，往互助圈投稿的是現在正坐在我的掃帚後面的她。而我昨天見到的，應該就是她的另一個人格。

「我的人格會在中午過後對調。差不多下午三點之前是現在這個我。三點之後則是昨天和伊蕾娜小姐你見過面的她。我們兩個人醒著的時間剛好對半分，大概就有那麼長。」

「原來如此。」

那為了方便，就叫她們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和晚上的莉艾拉小姐來區分吧。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性格比較溫和。她並不活潑，說話聲音很小，也沒什麼自信。

不過，這真是很不可思議的體質。

我們目前正駕駛著掃帚朝附近的村落前進。同時，我問她。

「你從出生起就是這種體質嗎？」

「不。」她乾脆地搖了搖頭。「我是在兩年前變成了這樣子的。在那之前，我的體內並沒有另一個我。」

「兩年前。」

「是的。從那時開始，我和她就以沃特國舊址為目的地一直旅行。」

「可我聽說那裡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的秘境，不是嗎？」

「似乎是的——」

「你去那裡是有什麼事嗎？」

我回頭向她這麼問道。莉艾拉小姐有點苦惱地皺起了眉頭，

「太詳細的我也不知道，不過聽說沃特國舊址是她出生的故鄉。」

「她。」

「另外一個我，下午三點左右起就可以對話的那個她。」

「……………」

兩年前她變得擁有雙重人格，而另一個人格有她出生的故鄉。是這麼回事吧？

換句話說，與其說多重人格，感覺這更像是中午過後就會有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奪取她的身體。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她在國門告訴我的這個理由，我覺得我可以理解一部分了。

「伊蕾娜小姐，你知道詛咒武器這種東西嗎？」

莉艾拉小姐問我。

詛咒武器。

倒也不是完全沒聽過。

我點了點頭並回答，

「指的是那種持有者會得到強大力量，但不得不承擔巨大反作用的武器吧。」

強大力量理所當然會伴隨著代價。如果是詛咒武器的話，打個比方就是「一旦拿到了，不管扔掉多少次都一定會回到手上，或者壽命會縮短」之類的。

「沒錯。」莉艾拉小姐點了點頭。

「那又怎麼了？」

「那就是佩在我腰間上的這把刀的本質。」她用指尖摸了一下刀柄，這麼說道。

那這把刀有什麼多余的效果——我這麼問，不過其實不需要問了。

「嚴格來說，本大爺不是莉艾拉哦。」

到了下午三點，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告訴我了。

她盤腿坐在我的掃帚後面並抱著雙臂，一副目中無人的態度，這麼說道。

「本大爺是在兩年前和她在一塊的，之後我們在一塊旅行。」

「這樣的話，那就是早上的她在陪你回去你的故鄉對吧？」

「反正也沒事可幹啊。」

「哦。」

「不過，被這把刀詛咒了，想做的事也做不了了吧。」

「……沒有解開詛咒的方法嗎？」

「回到故鄉的話就能恢復了。」

「啊啊……」

那到最後，不管有沒有事可做，早上的莉艾拉小姐都不得不陪這把詛咒之刀回到它的故鄉，是這麼回事吧。

「那麼，你這把刀持有的詛咒是什麼？」

「一旦拿到手了，不管扔掉多少次都會回到手上，並且光是拿著壽命就會縮短。還有就是如你所見，一過了中午就會被另一個人格奪走身體。」

「真是一把渾身都是詛咒的刀呢。」

「別這樣，會害羞了啦。」

莉艾拉小姐嘻嘻地笑了。

我不是在誇你……

之後，我和莉艾拉小姐一邊聊天一邊騎著掃帚在平原上飛了一陣子。

接下來這段大約幾天左右的短暫旅程，我會和這個人或者是這兩個人一起度過。

○

嚴格來說，她並不是多重人格，只是過了中午就會被刀奪走人格。雖然還不確定原因是不是這個，莉艾拉小姐在早上和晚上確實是兩個面貌完全不同的人。

即使是在食物喜好這種芝麻小事上，早上的她和晚上的她這兩個人也有大得讓人發笑的不同。

「搭檔，接下來的幾天你和本大爺一起吃晚餐的時候，有一點請你一定要遵守。」

我們在前往沃特國舊址的途中。第一天我們都是在平原上騎掃帚飛行，到太陽下山了的時候就到達了某個村落。

晚餐由我親手做料理給我們兩人吃，可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卻有點不高興。

「有一點想要我遵守？」

是什麼？我歪了歪頭。她就說，

「蘑菇。」

這麼一句話。

「蘑菇？」

我把視線往下移。

當天的晚餐是簡單的燉菜和簡單的麵包。我痛恨蘑菇，所以沒有放蘑菇。

這不是一頓很好的晚餐嗎。「有什麼問題嗎？」我又歪了歪頭。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就，

「本大爺喜歡吃蘑菇。」

「是哦。」

「今後，我希望你每頓飯都放蘑菇。」

「哦……」

「拜托你啦，搭檔。」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跟我說她想吃這樣的飯菜。那麼，第二天吃早餐的時候，莉艾拉小姐又有何反應的呢。

「嗯……」

坐在我對面的她極其認真地，或者該說是氣沖沖地盯著筆記本看，然後又看向早餐。

早餐是昨晚的剩菜。不過，我怕莉艾拉小姐又會不高興，所以就在她的那一份裡再放了一點烤蘑菇。

「怎麼了嗎？」

我問她。

莉艾拉小姐擺出一副傷心的表情看向我。

「為什麼，只有我的份放了蘑菇啊……？」

因為被她拜托，我很早就起床去摘蘑菇回來做的。可是她的樣子有點古怪。

她的表情就像我對著蘑菇時擺出的表情一樣。甚至還有種像是在說「這是在欺負我嗎？」的感覺。

所以我這麼問她。

「莉艾拉小姐，你討厭吃蘑菇類嗎？」

「最討厭了。」

秒答。

事情在這一刻已經弄清楚了，看來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和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在飲食方面的喜好完全不同。

「我應該可以和你相處得很好。」

我握起莉艾拉小姐的手，滿臉笑容地回答。

「呃……？誒，為什麼要握手……？」

「其實我也最討厭吃蘑菇了，討厭到都不把它當食物看。」

「誒誒……？明明如此，你還想讓我吃蘑菇嗎……？」

這果然是在欺負我吧……？這麼想著，莉艾拉小姐變得更加疑神疑鬼了。

不只是食物的喜好，早上和晚上的兩個莉艾拉小姐給人的距離感當然也完全不同。

「好啊，搭檔！嘿！哇耶！」

就像這樣，莉艾拉小姐會若無其事地說出毫無意義的話。她在這時候還會在我的掃帚後面做出舉高雙手準備擊掌的動作。我甚至對此感到詫異，到底有什麼好高興的。不過，

「也不是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啦，只是突然想擊個掌而已。哇耶！」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強硬地一下子拉高我的手，啪一聲地和我擊掌。

不管是物理上還是精神上，她給人的距離感都近到讓人摸不著頭腦。

我應付不來……

「對了搭檔，你啊，想要多少報酬？」

「誒……？這個嘛，只要能拿到你原先提出的金額就可以了……」

「喂喂，這麼無欲無求的怎麼行啊。你都願意幫助我回到故鄉了，我也可以稍微出手大方一點的啦。」

「出手大方……？」

「報酬說好多少來著？」

嗯，到底是多少呢？我從口袋裡抽出一張紙並瞥了一眼確認。

「是這麼多。」一枚金幣。以代步三天的報酬來說，這金額已經算是奢求了。

「我出雙倍吧。」

「我應該可以和你相處得很好。」

我這麼說。

多數時候，晚上的莉艾拉小姐都是和我一起乘坐在掃帚上，並和我這麼沒頭沒腦地聊天。可是和她正相反，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就連掃帚都不乘。

「機會難得，我們去拜托商人載我們一程吧，伊蕾娜小姐。」

雖說沃特國舊址是個秘境，通往那裡的路還是可以看到村落和旅行商人。早上的莉艾拉小姐似乎很喜歡和商人的貨物一起搖搖晃晃地被馬車載著走。和她一起的趕路基本都是坐馬車，只有當我們快要偏離往沃特國舊址的路線時才會改回徒步走。

「你不乘掃帚嗎？」

我問她。她便點了點頭，「我喜歡走路。」這麼回答我。

隨著物理上的距離被拉開，我感覺和早上的莉艾拉小姐之間的距離也變得更遠了。雖然也有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哇耶！」這麼莫名其妙地跟我靠得太近的原因。

話雖如此，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倒也不是完全不說話。

當我們兩個人走著路時，她說起了幾次回憶。

和詛咒的刀——晚上的莉艾拉小姐第一次互相認識的事，早上的莉艾拉小姐也非常乾脆地說給我聽。

雖然不是多稀奇的事，她以這句話開頭。

「兩年前，我工作不順，跟朋友疏遠了，又和家人關係惡化。當時我身邊接連不斷地發生這些倒黴事，使得我對一切都變得厭惡起來。」

「嗯。」

「在那段日子裡，有一次我碰巧去一間古董商店，就看到她——這把刀擺在那裡。」

莉艾拉小姐邊說邊摸了摸自己的刀。

她似乎一見鐘情了。

「我立刻就迷上了它美麗的外表。從在店裡第一次見到它的那一瞬間起，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一種非得將這把刀買下來不可的使命感。」

或許從那一瞬間起，我就已經被詛咒了——莉艾拉小姐笑著說。

然後，莉艾拉小姐順利把刀買下了。

之後她就被詛咒，下午以後的時間都會被詛咒之刀奪走。

「一天裡我只有一半的時間能夠保持意識，這對我的日常生活著實造成了不便。所以，我需要盡快解除這個詛咒。」

啊啊，盡快啊。

「可是趕路卻用走的啊。」

我像是挖苦一樣這麼說。莉艾拉小姐則地笑了出來。

「因為我喜歡走路。」

不過一到了下午，她就突然變得討厭走路了。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是個怕麻煩的人。

「好啊，搭檔。你一定是讓早上的那家夥走了很多路吧？」正因為她們共用同一個身體，所以莉艾拉小姐的身體有什麼異常的話，晚上的莉艾拉小姐馬上就能發覺。

喂喂搭檔。

怎麼搞的啊搭檔。

渾身累得要命啊搭檔。

本大爺的腿僵得像木棒一樣啊搭檔。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一直絮絮叨叨地重複念著這些話向我抗議。

就算你這麼說啊。

「……我可是有跟她說不用勉強自己的。」

「什麼？那就是說，早上的那家夥勉強自己走路走成這樣子的？」真的假的？晚上的莉艾拉小姐難以置信地這麼說。

然後，她從口袋拿出筆記本並打開。

打開之後，她就像是明白了一樣點了點頭。

「嗯，是真的。」

上面是這麼寫著的——晚上的莉艾拉小姐這麼說。

聽說，和這個莉艾拉小姐對話的過程中，她時不時會翻看的那本小筆記本是共用一個身體的兩人的交換日記。上面記錄著早上發生過什麼，晚上發生過什麼。

她們在將身體的主導權讓出去的時候，是無法得知另一個自己在做什麼的。畢竟，她們只能交奪身體，而無法共享記憶。

因此，若即若離的她們彼此既沒有直接說過話，更沒有親眼見過面。

也因此，為了雙方著想，她們才會記下筆記。

「順便問下，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寫了什麼？」

「從早上到中午走了很多路，她這樣寫的。」

「就沒有其他可以寫的嗎……」

「雖然有點早，本大爺也寫點什麼給她吧。」

「你打算寫什麼？」

「今天累了，早點睡覺。」

「好一個諷刺。」

「希望她可以明白啦。」

那麼到了第二天，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又有何感想呢。

「……………」

坐在餐桌旁的莉艾拉小姐，一如往常極其認真或者是有點氣沖沖地看筆記本，然後才吃早餐。我想她已經大致明白了晚上的她寫下這些是想表達什麼。

「嗯……」

可是，她像是在說這跟她無關一樣合起筆記本，正常地吃著飯。而且果不其然，她在三點之前都在坐馬車和不停走路。

「我喜歡走路。」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笑著這麼說。

「這樣啊……你沒有在忍著累不說嗎？」

「完全沒有。」

「這樣啊……」順帶一提，她從日出的時候到下午都一直在走路。
「……不過還是會有點累吧？」

「完全不累。」

莉艾拉小姐笑著說，心情很好。

「這樣啊……」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出乎意料地是個心理承受能力強的人。

可是，到了莉艾拉小姐切換人格的下午三點，晚上的莉艾拉小姐痛得滿地打滾，大叫著「哇啊啊啊腳啊啊啊啊！」「內心還很有精神，可身體卻已經累癱了！」之類的話，還說「嗚嗚嗚嗚……搭檔……背我……」。

她滿臉皺紋地大聲向我這麼哭訴道。恐怕早上的莉艾拉小姐是在拼了命地逞強吧。

我有點在意，就在第二天又問了早上的莉艾拉小姐「……你其實是在逞強吧？」。可是早上的莉艾拉小姐死不承認。

「我完全沒有在逞強。」她笑容滿臉地這麼說。

「可是你其實——」

「我沒有在逞強。」

「可是——」

「沒有逞強。」

「……………」

真是頑固……

我一直以為早上的莉艾拉小姐是個懦弱又容易消極的人，這幾天裡和她在一起相處融洽了起來，才知道她出乎意料地是個好強的女性。

「啊，伊蕾娜小姐。明天的早餐我想吃吐司。」

還有就是個要求很多的人。

「好好。」

我邊嘆氣邊對她點頭。在中午我會和早上的莉艾拉小姐一起行動。

到了三點，伴隨著一天比一天誇張的「哇啊啊啊啊啊啊！腳啊啊啊啊啊！」這種慘叫聲，她切換成晚上的莉艾拉小姐。

在地上打滾的莉艾拉小姐。

「……哇！」

我低頭看著她這副模樣。

基本上，我和莉艾拉小姐都沒有怎麼意識到下午三點這個人格交替的時間點。我現在差不多是把她的慘叫當成下午三點的報時。

時間不曾間斷地流動著。

沒必要特地去看時鐘，今天的中午也到來了。

「呀啊啊啊！」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到現在都還這麼不成體統地在地上打滾。我在她旁邊蹲下，一如往常地對她微笑。

「下午三點了呢。要吃點心嗎？」

「你家夥，這是該對在地上痛得打滾的搭檔說的話嗎？」

之後，我和滿口怨言的莉艾拉小姐一起隨便吃了點東西，然後乘上掃帚回到我們的旅行。

○

「偏離了原計劃很多啊。」

騎掃帚往目的地不停地直飛的話，應該早就到達沃特國舊址了。但是早上的莉艾拉小姐總是慢吞吞的，導致我們的旅程在平原迎來了第五個夜晚。

我們得在野外露宿。

攤開手腳躺在我旁邊並望著帳篷頂的莉艾拉小姐，像是沈浸在才剛吃完的晚飯的余味裡一樣，深深地嘆了口氣。

我也學她看著帳篷頂，看到的卻只有一片被毫無意思的布片所遮住的光景。

即便如此，莉艾拉小姐露出一副很滿足的表情。

「本大爺的旅行也快要結束了啊。」

我們的旅程已經來到離沃特國舊址只剩下一點的地方。也許是察覺到旅行將要結束，莉艾拉小姐看向我這邊說，

「到今天為止，受你照顧了，搭檔。」她仍然將距離感拉得很近。

「道謝還太早了。旅行的最後一天是明天。」

「但是到了明天，可能就沒機會向你道謝了。」

「照這個速度，我們大概會在傍晚到達沃特國舊址。」

機會還是有的——我說。

「……或許吧。」

一片昏暗的視野之中，我感覺到她微微笑了。

睡覺前毫無防備的這一刻最適合吐露平時藏在心底的真心話。可能因為這一點，她的言行看起來比平時柔和了一點。

是因為她正深切地思念著故鄉嗎。

「……沃特國，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我所知道的只有那個國家位於一個人跡罕至的秘境，以及在很久以前滅亡了。那個國家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那是位於山林深處，懸崖絕壁前方的一個小國。」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就用這一句話回答了我。「沃特國的人們為了讓其他國家沒辦法攻打進來，就在聳立的石山上建立國家。盡管小，國家依然在深山裡發展起來了。國民們就是這樣儉樸地生活過來的。」

但是，沃特國滅亡了。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當時沃特國有瘟疫盛行。」

莉艾拉小姐告訴我，那是相當可怕的病。

一旦感染就會眼睛出血，喪失自我，精神錯亂，不管看到誰都會攻擊，然後被攻擊到的人又會感染。

如同詛咒一般的疾病在國家裡爆發開來。

疾病的起因是從某個時候開始生長的淺綠色美麗花朵。外表看上去和一種以前就在國內作為香草栽培的花簡直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那種花在黑暗中會發出綠色的光。

這種花發出的光猶如在起風多雲的天空下飛行的螢火蟲一般，呈小小的球狀，非常美麗。國民們都認為這一定是某種特別的香草。

當天，這種特別的綠色花朵和其他香草一起被收割下來進獻給國王。即使被割下來依然發出綠光的花讓國王喜出望外。

香草經過乾燥處理，被制作成香草茶供國王享用。

國王大人相當高興，喝下了茶。

第二天。

國王大人死了。

「恐怕，那種花是突變種。國王雙眼出血，在地上痛苦地打滾直到死亡。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人懷疑過這種淺綠色的香草有毒。畢竟，幾乎所有相同外表的植物都是他們從古時候起就十分熟悉的。」

「……然後，感染就從國王大人開始擴散。」

莉艾拉小姐點了點頭。

「就是轉眼間的工夫。花費了長久歲月構建起來的歷史，轉眼間就血淋淋地消失殆盡。」

之後，聳立在石山上的國家，只有屍體越積越多。

國家滅亡的這一真相就這樣無人知曉，隨著時間悄然流逝。現在，沃特國似乎被人說成是因為內亂而滅亡的。

不過，

「你居然知道國家滅亡的緣由啊。」

雖然她出身自沃特國，可是她能這麼詳細地跟我說這件事的內情。恐怕，她是在場見證了國家滅亡那一刻的人吧。

「那是。」晚上的莉艾拉小姐——不對，是詛咒之刀，像是要說這是當然一樣點了點頭。

「因為本大爺是在國家滅亡之後被帶出國的啊。」

聳立在石山上的沃特國舊址經過了幾年的時間，碰巧被前去舊址尋寶的商人得到的，就是這把剛才還在跟我說話的詛咒之刀。

「從那之後，本大爺就在外面的世界流浪了很長一段時間。究竟過了多長時間早已記不清了，不過有好幾個人曾經拿起本大爺，又將本大爺拋棄。」

「在沃特國舊址的時候起，你就一直是把被詛咒的刀嗎？」

「呵呵呵，算是吧。」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得意地點了點頭。「這不是我自誇，曾經有段時間本大爺作為擁有一旦拿在手上就再也放不開這

種麻煩得要命的詛咒的刀，在部分地區一帶令人聞風喪膽呢。」

「是哦……」

「不過啊，當了這麼久詛咒之刀也是會厭的。」

「是這樣嗎？」

「本大爺覺得差不多該回鄉下慢慢過日子了。」

「你這話說得就像一個上了年紀之後不再好爭鬥的不良一樣呢。」

「算是吧。」

她輕輕地笑了笑，我也跟著笑了。之後，我們在這狹小的帳篷裡，盡情地聊著沒營養的話題。

第二天早上，莉艾拉小姐看著記事本，表情有點驚訝。

「上面寫了什麼奇怪的事嗎？」

「嗯？不是，寫奇怪的事情是常有的事啦——」

順帶一提，這幾天寫下來的筆記都是「今天累了所以早點睡覺。」

「今天也累了所以早點睡覺！」「真的累死了啦！」「喂喂，你有在看筆記嗎！？」這種有一半放棄掙紮的意思在裡面的感覺。

最後一天，也就是今天的筆記，卻是這麼寫的。

「到今天為止謝謝你了。」

只有這一句話。

上面只寫了這麼一句話。

「我才要說謝謝。」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對著筆記本低聲說道。

之後，我和她吃了頓簡單的早餐，就出發前往沃特國舊址。

這幾天我和她的旅行都是徒步走，最後一天依然如此。

至今，我和她在一起走路之余還聊了各種話題。

在通往沃特國舊址的森林中，我們也在聊著些有的沒的。

「明天開始就要變得寂寞了呢。」

「是啊——」莉艾拉小姐對我點了點頭。「總覺得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下午三點之前是我，三點之後直到晚上則是她。我已經很習慣這種生活方式了。」

「是啊，習慣成自然了呢。」

明天開始，就只得習慣另一種日常了呢——她像是有點惋惜一般嘆了口氣，這麼說道。

而我，

「我覺得你很快就能習慣的。」

則說著這種不負責任的話，並看著我們前進的方向。

在石山上面，有一個國家的舊址。

沃特國舊址就在離我們不遠的前方。

○

杳無人煙的深山裡。

穿過了難走的森林，爬上了石山之後的前方，沃特國舊址確實而又隱秘地在那裡。

「……………」

據說這個國家滅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任何人來過這裡，看來是真的。在石山上面，放眼望去盡是一片綠色。在沃特國，房子大概是用石頭堆砌而成的吧。但是，經過了這麼長時間，這些曾經的房子

裡被常春藤和青苔這些綠色植物滿滿覆蓋住，而且一大半都已經崩壞、倒塌、腐朽了。

已經連這裡曾經是個什麼樣的國家都無法想象。

這裡一點過去繁榮過的痕跡也沒有。

國家的大道上有很多花。淺綠色的美麗花朵被微風吹起，如同搖頭一般搖擺晃動。

仿佛是鉗了沒有人了的空子，整條大道都長滿了這種花。

我拿出時鐘。

「離下午三點還有一分鐘。」

和我一樣看著時鐘的莉艾拉小姐這麼說道，開始慢步走在花園裡。

她把刀煉銅刀鞘插在地上。

然後，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在花田裡現身。

「……………」

這副景象對她來說，一定不會好到哪裡去。

多雲的天空下。

遍布大道的淺綠色花朵發出綠色的光。光芒遍及整條國家大道。像螢火蟲一樣，小小的球狀光芒，在我和她之間飄蕩著。

大肆盛開著的這些花，正是令這個國家滅亡的元兇。如果故意忽略這一點，光看它們的外表的話，那倒是一副美麗而又如同幻想一般的風景。

在這副洋溢著美麗毒物的景色之中，我望著莉艾拉小姐。

到下午三點了。

「到了哦。」

聽見我跟她說話，她便回頭看過來。

「看來是啊。」

被無數光點所包圍，她好像覺得有點刺眼，又像是被人硬是叫起來一樣，眯起了雙眼。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感覺和平時有些許不一樣。她「至今為止受你照顧了。」這麼說著，向我輕輕地點了點頭。

我搖了搖頭。

「沒什麼。」我只要能拿到錢什麼都可以做——我謙虛地這麼說，並問她。「不過看上去，詛咒好像還沒有解除啊。要怎麼做你才能恢復正常？」

不是說只要回到沃特國舊址，詛咒就能解除嗎？我歪頭不解。

「……………」

她到底有沒有聽到我說話呢。回應給我的只有一陣沈默。看來，她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插在她眼前的地面上的刀上面。

「莉艾拉小姐？」

我再次問她。

「……………」

最後，她總算肯看過來了。

但是她的手上拿著刀。

「……？」

這究竟是為何？

我這樣想著，準備再問她幾次。可是，我才剛眨了一下眼睛，她的身影就從花田裡消失了。

她之前所在的地方有一些細小的光點朝著天上高飛。

然後。

當我察覺到這一顆顆光點其實是花瓣，並追著光擡頭往上看的時候，我才理解自己現在身處何種狀況。

莉艾拉小姐從空中沖著我落下來。

「——抱歉啦。」

她毫無感情地嘟囔了一句，一刀往下砍過來。那一記斬擊畫出了一個美麗的弧形。她剛落到地面，我就馬上翻了個身避開。但是對上用刀的她，我已經無路可退了。

沒有砍中我的那一擊繼續往下，斬下了幾片花瓣。

光點再一次飄蕩至空中。

「……你在幹什麼？」

我一邊取出魔杖，一邊問她。

「不愧是搭檔。居然避開了啊。」

莉艾拉小姐像是確認刀夠不夠銳利一樣揮了一下刀，又砍下了幾片花瓣，並看著我。感覺總算可以和她對話了。

「不好意思啊，搭檔。有件事我一直瞞著你。」

在我眼前的不是平時吵吵鬧鬧的她。因為她平時都開開心心地大聊特聊的，搞得我感覺都變遲鈍了。她並不是人類。

她既不是人，也不是物品，是詛咒之刀。

「光是來到這個地方，還不足以解開本大爺的詛咒。」

就算回到了出生的故鄉，到了下午詛咒之刀還是會奪走莉艾拉小姐的身體。

歸根到底。

從被詛咒的武器中解放需要一個過程。而回到詛咒武器出現的地方究竟是不是正確的做法呢？

不對。

應該還有更加簡單的方法。

要是她說的是真話，從我得知她是詛咒武器的那一刻起，我就隱約察覺到了。

說白了，那就是。

身為詛咒之刀的她說道。

「要解除本大爺的詛咒，就需要將本大爺折斷。」

○

「等——」

等一下。你在說什麼啊？先來溝通一下吧。

在我對她說出這些話之前，她就縮短距離並向我揮下了刀。我蹬了一下地面躲開，她就像要追過來一樣把刀橫掃過來，並砍掉了一些花瓣。

好幾次在千鈞一發之際避開了之後，我對她放出成團的魔力試圖牽制住她——至少能打亂她的架勢就行了。

「哼。」

她若無其事地將向自己飛來的魔力團一刀砍成了兩段。在她身後的花瓣被魔力撞到閃出光芒。

「不是吧……」

她還能砍斷啊……

莉艾拉小姐對困惑著的我說，

「來折斷吧。將本大爺折斷吧。不然的話你就會死掉哦。」

說完還笑了笑。我覺得這可不是該笑著說的話。不過我正要對她這麼說，她就朝著我揮刀砍過來。

之後，她好幾次用刀向我攻擊。

每次我都避開，時不時用魔法牽制住她。

可是每次都被她用刀砍斷了。

「可不可以稍微說兩句……？」

我一邊避開攻擊一邊提議道。用不著突然拿刀砍我吧？

「幹嘛？你要折斷本大爺嗎？」

「折斷了會怎麼樣？」

「斷了的話，詛咒應該也會跟著消失吧。這個小姑娘的夜晚也就不會再被奪走了。」

「可你的存在就會消失，對吧？」

「就是這麼回事吧。」

「那我不要。莉艾拉小姐的委托裡不包括殺人。」

「我想也是。」

她笑著說完，拿好刀，然後再次向我砍過來。「就因為這樣，才有必要這麼做啊。憑這個小姑娘的這副手無縛雞之力的身體，可是折不斷本大爺的啊——」

我避開攻擊過來的她，並放出風魔法。花田突然刮起一陣風，使花瓣七零八落地碎掉，與綠色的光一起朝莉艾拉小姐飛過去。

可是，她不慌不忙地避開了花瓣，又一次縮短和我之間的距離。

同樣的攻防重複了好幾次。

她用刀向我砍過來，我放出魔法，她避開。重複了不知多少次。

「在國王雙眼出血死掉的那一刻，我們的國家就已經完蛋了。」

在這場分不出輸贏的打鬥中，或許是她終於覺得無趣了，還是嘴饞了，或者純粹是愛說話，她向我攻擊的同時跟我說上了話。

那是講述這個國家邁向毀滅時的故事。

「國王死了之後第二個死的，是為國王治療的醫生。接著死的是醫生的家人。接著死的是醫生家人的朋友、認識的人。回過神來，疾病已經在全國蔓延開來。」

當時這個國家正可謂是地獄，她是這麼說的。還是一邊揮刀砍我一邊說道。

「有些人雙眼出血，求助的同時還毆打身邊的人。有些人自己勒緊自己的脖子並流著血。有些人將自己的身體燒起來，同時流著血淚。國家的人們都患上了那種病而變得精神錯亂，就這樣一邊折磨自己和他人的，一邊不停地死去。」

「……為什麼？」

「那可是染上了又沒有應對措施的話，馬上就會痛苦地死掉的疾病。沒有多少人在染上這種病之後還能正常吧。」

「……………」

「可是，在這個已然陷入了恐慌的國家裡，有一個人還能夠保持冷靜。」她揮了一下刀，然後這麼說道。「那個人就是本大爺的持有者。」

據她所說。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原來的持有者——一名擔任國王護衛的劍士，在這個充斥著悲鳴哀號的國家裡還能勉強保持著自我。

同時，他已經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已經救不了任何人。

既然如此，他便拔出了刀。

他到處殺死這個國家的人們，為了至少能讓他們受苦的時間盡量短一點。他殺完一個，再殺一個，殺了很多身上流著血的人。

越來越多人死在了他手上。

「為什麼……？」「你這個殺人犯！」「你居然殺了我的妻子！我要殺了你！」「為什麼要做這麼殘忍的事？」

越來越多人死在了他手上。

劍士將飽受病痛折磨的國民們，一個接一個小心而確實地殺死。

沒有任何人對他表達感激之情。有人不甘願就這麼被殺而對他刀刃相向，也有人拼盡全力抵抗。

「我要詛咒你。」

劍士已經無數次聽到這句話了。即使如此，他還是一直殺人直到只剩下最後一個人。

最後，所有民眾都死了。

劍士打算將自己也殺死。

而到了那個時候，他才終於發現。

「劍士的身體，早就已經死了。」

低下頭一看，他的身體被幾桿長槍和幾把劍刺穿了。他的身體很早以前就已經不再流血，已經確確實實死亡了。

那為什麼他的身體還能動呢？

強行使劍士的身體動起來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那就是本大爺。」

詛咒之刀——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就是這麼誕生的。

「……………」

當我回過神來，她的攻擊已經停止了。她站在一群綠色光點之中，一邊喘著氣一邊擡頭望著天空。

天上還是陰雲密布。

她望著天空的表情，就和多雲的天空一樣陰沈。

「後來，本大爺被偶然來到這個國家的商人撿到，被帶出國了。本大爺被詛咒了。離開了國家之後，這幾十年的記憶都沒有了。」

勉強還記得的，就是自己被一定要把眼前的人全部殺光的使命感所詛咒了這件事，自己輾轉被很多人持有過這件事。

以及自己總是沾滿鮮血這件事。

就算在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人手上，她一直都是在腥風血雨中走過來的。

「本大爺是在兩年前恢復神智的。剛好是開始和這個小姑娘在一起的那時候。當時，本大爺的手上已經沾滿了擦也擦不掉的鮮血了。」

「……………」

「所以，本大爺決定要去死。死掉，將存在從這個世界抹除掉。」





「……………」

「死掉，向至今為止殺死的人們謝罪啊——」

所以快點來殺了本大爺吧。莉艾拉小姐這麼說道，將刀遞出來給我。

「不要。」

「……………」刀對面的晚上的莉艾拉小姐眼神變得呆滯了。「要我說多少次你才明白啊搭檔。想再打一場嗎？」

想反反覆複地打無數次同樣的架嗎？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混雜著一半焦急的情緒這麼回應我。

可是，不對不對。我想說的才不是這個。

「因為折斷了那把刀你也不會死所以我才不想折，我說的是這個意思啊。」我夾雜著嘆氣這麼說道。

她注視著遞出去的刀。

在這邊陰雲密布的天空下，想必她沒有好好看過吧。

「那把刀哪裡被詛咒了？」

「——哈？」

那把被遞出來的刀，越看就越覺得只是把全新的便宜貨。看起來就像是路邊商人賣的那種鈍刀。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重新看向晚上的莉艾拉小姐。

她給人一種很不可思議的感覺。

年齡大概是二十歲上下。美麗的桃色頭髮在後面紮成一束，隨風飄逸著。藍色的眼睛有如深冬的天空一樣澄澈。身穿紅色長袍。

這個身姿簡直就是莉艾拉小姐本人。

但是不知為何，她的容貌和莉艾拉小姐有所不同。

比如，她的頭髮比真正的莉艾拉小姐稍微直一點。髮色是桃色，但卻莫名帶著一點紅色。她的年齡也是，只有一點點，只有那麼一丁點，看起來比我認識的真正的莉艾拉小姐要大。

如果讓她和莉艾拉小姐站在一起，甚至會以為她們是姐妹。

外貌和身形相似，卻又莫名不同的人 and 物品。

這種關係，就好比是我和我的掃帚之間的關係。

「你好。」

一位軟綿綿氣質的女性站在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前面。

她的名字是莉艾拉。

她是我為了方便而叫她早上的莉艾拉小姐的那個人。

「初次見面呢。」

她柔和地微笑著。

我看了看自己的時鐘——顯示正確時間的時鐘。

下午兩點三十分。

離下午三點，還有三十分鐘。

○

「我想到了沃特國舊址之後，恐怕她就會請求你將自己折斷。」

在和莉艾拉小姐旅行的途中。

清晨，正當我們兩個並排走著的時候，她對我這麼說。「身為詛咒之刀的她，一定非常想將自己除掉的。」

剛走出國，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就說了兩年前的事。

那是莉艾拉小姐第一次被奪走夜晚時的故事。

『本大爺是將你的夜晚奪走了的，詛咒之刀。』

下午的記憶會有所缺失，這種不可思議的癥狀接連出現了好幾天。一天早晨，正當她煩惱著是不是自己腦袋快要不正常了。枕邊寫了一些給莉艾拉小姐的話。

『是本大爺奪走了你的夜晚。為了從本大爺手上取回你的夜晚，必須回到本大爺的故鄉去。來幫個忙。』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還記得的，只有自己出生的故鄉是一個叫沃特國的地方這件事。那個國家在哪裡，滅亡之後過了多少年，她都不知道。

「總之我們決定先離開國家。」

她們兩個人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走訪各個國家，尋找沃特國的所在地。詛咒之刀每到下午就會奪走她的身體，她自己則只在中午前，兩人四處向人打聽。

莉艾拉小姐覺得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身體應該是被偷走了，我卻怎麼也感覺不到。其實，我這個人從以前開始就很內向，就連想說的話都不能好好說出來。直到兩年前，我在職場、家裡受到的對待都不太好。」

她倒也沒有被身邊的人疏遠。不過因為她不怎麼向身邊的人表達自己的想法，大人們才不怎麼給她好臉色看。

將沒人肯做的工作硬塞給她。

她做不來就挖苦她。

就算做好了也被當作是理所當然。

莉艾拉小姐當時身處的，就是這種可憐的處境。

然而。

當她第一次被詛咒之刀偷走身體的時候。

當她注意到自己缺失了晚上的記憶的時候，她也注意到了周圍的人對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經常「像你這樣的廢物趕緊辭職滾蛋吧！」這麼辱罵莉艾拉小姐的上司，對她點頭哈腰地賠罪了。經常喝醉酒對她施暴的父親，回過神來已經被趕出家門了。

她所身處的惡劣境況，從拿到詛咒之刀的時候起就消失了。

到底是誰幫她清除了這些負面因素，一目了然。

『你身邊都是些爛人啊。』

筆記本上寫著這句忠言。

這是她後來從身邊的人聽說的。

為了欺負莉艾拉小姐而塞給她一大堆工作的上司，被她親手痛扁了一頓。不過，她自己並不記得這件事。

莉艾拉小姐的酒鬼父親，在晚上被她親手趕出了家門。不過，她自己當然不記得這件事。

寄宿在詛咒之刀裡的另一個人格，就這樣用和莉艾拉小姐原來的性格大相徑庭的方法，二話不說地將所有障礙都清除掉了。

留在國內的話，她這個在早上和晚上性格大不相同的人肯定會惹人注意的。說不定，晚上的莉艾拉小姐甚至有可能會出格地大鬧一場。

結果，莉艾拉小姐決定離開國家。

只要不去沃特國舊址，她的夜晚就永遠不會回來。

所以，她不與特定的人有深交，以詛咒之刀的故鄉為目的地出發旅行。

「不過，說實話，我並不希望詛咒之刀消失。」

即使自己的夜晚就此失去了，和詛咒之刀一起度過的時間對她來說，還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我一定要再一次和她說上話——」

莉艾拉小姐這麼說道。

我回想起了第一次見到她那一天的事。

我被國內的一個叫互助圈的留言板所吸引而前往那裡，就看到了晚上的莉艾拉小姐。我的確是覺得報酬挺不錯才決定接下她的委托。

可是，決定性的因素還有一個。

我感覺到，這一定是只有我才做得到的事。

她的委托條件是這麼寫的。

『正在尋找能夠使用將物品變成人的魔法的人。』

○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握起和自己很相像的晚上的莉艾拉小姐的手，笑了笑。

「初次見面呢。」

終於見到你了一一她說。

莉艾拉小姐將時鐘的時間調快了一個小時。實際上，現在是下午二點三十分，還沒有到人格交換的時間。

「身為詛咒之刀的你想要消滅自己，還有你想讓伊蕾娜小姐折斷你，我全知道了。」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在來到這個地方之前，就已經下定了決心要做一件事。

「如果解除詛咒的方法是把妳折斷，我想要阻止妳。如果身為詛咒之刀的妳要為了我而消失的話，我也想要阻止妳。」

無論如何。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需要把話說個清楚。

因此，在我們到達這裡的旅途中，我教早上的莉艾拉小姐使用一個魔法。一個將物品變成人的魔法。

這使得我們多花了一點時間，不過她們兩個可以像現在這樣直接見面，也算不錯吧。

「本大爺的死地就是這裡啊。你懂不懂啊小姑娘。」

「我不懂。」

「本大爺必須死在這裡。」

「我還不想要妳死。」早上的莉艾拉小姐稍微加強了說話口吻，「為什麼妳非得去死呢？因為妳傷害了很多？」

「……………」

「這樣的話，那就我們兩個一起去各個地方道歉吧。請妳不要死在這裡。」

「……………」

「請不要以死來逃避。」

「不是，這和妳沒有任何關係——」

「我早就已經是你的一部分了。而妳也是我的一部分。所以要道歉的話，我們一起去。」

「……………」

「還有，別看我這樣，我還挺喜歡和妳一同度過的這段日子的哦。」

生來就被怨恨、被詛咒的晚上的莉艾拉小姐，想必是不停地詛咒著自己非死不可而活到現在的吧。

明明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希望的。

「和我一起活下去吧。」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這麼說。

那一定是她一直想傳達給對方的話吧。

並非通過文字，而是想直接面對面地說給對方聽的話。

在我教她將物品變成人的魔法的時候，莉艾拉小姐也無意中跟我說了。

「——有很多很多事想說給她聽，可我們卻一次也沒有見過面。」

她或許是對自己改變了莉艾拉小姐的人生這件事感受到了責任。

她或許是以為自我了斷就能承擔起責任。

但是，早上的莉艾拉小姐完全沒有希望過她那樣做。

我對晚上的莉艾拉小姐這麼說。

那是她向我學習魔法的時候經常對我說的。

「莉艾拉小姐她，一直想和你兩個人一起走走路呢。」

畢竟她喜歡走路啊。

一定是想和喜歡的人一起並肩走吧。

「我還是第一次聽說這回事呢。」

晚上的莉艾拉小姐向和自己很相像的她笑了笑。

早上的莉艾拉小姐晚她一拍，也笑了笑。

然後，她向晚上的莉艾拉小姐伸出手，並這麼說。

「因為，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見面啊。」

第五章 灰之魔女的煩惱諮詢室

【某位旅人的供述】

所有活在這世上的人都是與煩惱為伴走過來的。

煩惱，也是人的身體的一部分。

在那邊的您。當您和某個人傾訴煩惱時，有過被人以這種不識趣的話甩一臉嗎？

「要說的話我才是辛苦的那個。」「就為了這點事煩惱啊。」「明明大家都有在努力。」

諸如此類。

哎，您只是希望他聽一下您的煩惱而已，他怎麼這麼不懂得為人著想。

自己才是更加努力的，自己才是更加辛苦的。抱有這種輕視別人的想法、本性爛透了的人，總是認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人都要高。所以即使他們會傾聽別人的煩惱，也不會認同或者同情，只會給一頓無聊的說教。

不管他是更辛苦的那個還是更努力的那個，找他商量煩惱的人是您，他卻連聽也不想聽。

啊啊，多麼愚蠢啊。

不過沒關係。

就算其他人不願意，神也會傾聽您想說的話，認真面對您的煩惱，並與您一起思考解決的方法。

……嗯？什麼？

您說，神怎麼可能就在離我們這麼近的地方？

不不，才沒有這回事。神一直都在您的身邊。神只是很容易害羞，才不會在您面前現身。

說個題外話，我看得見那位神的身姿。我進行過一種有點特殊的修行，簡而言之就是我可以跟神對話。

所以，就讓我來代為傳達神的話語，給您一個寶貴的建議吧。

像這樣為了讓世界變得和平而一路旅行的人就是我，灰之魔女伊蕾娜。

好了，請盡情傾訴您的煩惱吧。

……嗯？收費嗎？

每十分鐘的諮詢收取一枚銀幣。

誒？太貴？

原來如此。

那就當您的煩惱是諮詢費太貴了，可以嗎？

……開玩笑的。總之請坐。我會聽您說的。

【作為商品的奴隸完全不肯聽話害我很傷腦筋】

「我是一名奴隸商人，生意做得還算可以。可是最近，有件事情讓我有點頭疼。作為商品出售的女孩子裡，有一個人完全不肯聽話。」

我在路邊做這個可疑的生意做了幾十分鐘後。

第一個光顧的客人是個容貌有點怪的青年。他一上來就吐露了一個不得了的煩惱，說自己是奴隸商人。

「您從事的是灰色地帶的職業呢。在各種方面上沒有問題嗎？」

而且，在大道的一角這麼光明正大地拿這種煩惱出來商量真的好嗎。

「這一點沒有問題。奴隸商人也是個十分正經的職業啊。雖然我開始做奴隸商人之後，就和戀人分手了就是了。畢竟有戀人的話就不能把女孩子當商品賣了。」

……哎，如果說在這個國家裡人們是這樣子看待奴隸商人的話，也就沒關係了吧。我就不深究了。

所以我，

「您說的不肯聽話，是怎麼樣的不聽話呢？」

這麼問他。

「大致上來說，就是完全不像個奴隸。」

「您的意思是？」

「這就說來話長了——哦，首先得從奴隸到底是什麼開始說明。」

他滔滔不絕地談論起了最近的奴隸市場。

我根本不想知道這些事情，可既然我做了聆聽煩惱的宣傳，就沒有退路了。我滿不在乎地將他說的話左耳進右耳出。

據他所說，聽到奴隸這個詞，一般都會聯想到可憐的兒童遊走於骯髒的大人之間，被用於處理包括做飯、洗衣服、打掃在內的日常雜務。但最近這種購買者顯著減少，反而是年輕男性購買的情況逐漸增多。

「性欲和金錢都用之不竭，卻對女生毫無抵抗力的男人都會購買奴隸。最近，奴隸事業在單身男性之間正興盛著呢。」

「是哦。」

「請你想想看。只要付錢就能從骯髒的大人手中拯救可憐的女孩子哦。而且女孩子會徹底迷上對自己出手相救的單身男性，所以既不會反抗也不會背叛。好感度從一開始就拉滿了。簡直最棒了啊。談戀愛什麼的根本不需要，買個奴隸就完事了。」

「是哦。」

我真希望他能注意到我已經被他搞得無語了，可他依舊七嘴八舌地說個不停。

「然後就是，最近我這個奴隸商人正在對奴隸們進行調教，讓她們學會無論購買她們的主人們對她們做什麼，做的事情有多麼無聊，都要說『不愧是主人大人！』來稱贊他們。可是有一個女孩完全不肯聽話。」

「她很叛逆是吧？」

「就是啊！不管我說什麼，她都只會用『咕……殺了我！我絕對不會屈服於你這種下賤的男人！』這句話回我。」

「那人大概不是奴隸。」

「我該怎麼辦啊。」

「就算您問我怎麼辦我也不知道。」

不過，因為擔任神的代言人的人是我（設定），不能就這麼趕人家走。總之先回他一句有模有樣的話再請他回去，應該是最好的應對手段。

於是，我清了清嗓子。

「呃……神是這麼說的，『只要能夠設身處地為奴隸著想，難題就能順利解決。』」

就算問我這句話究竟是個什麼意思，我也不知道。因為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想法。

……不如說其實是我什麼也沒有想，隨便找句話回答他的。

「為奴隸著想……？這樣啊！原來如此！我明白了！非常謝謝你！」

我倒想問他到底明白了什麼呢。

【臥底調查員覺得自己暴露身份了】

「我在這個國家的公共機關任職——不，其實啊，這話我只跟你說。最近的奴隸市場好像有點危險的動靜。」

第二天，我也在做著這種可疑的生意。或許可疑的店就會有可疑的人來光顧吧，坐在我對面的是一位衣衫襤褸，說話語氣卻莫名強勢的女性。

「危險的動靜嗎……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動靜？」

女性對我說的話點頭同意。

「嗯。最近似乎越來越多女生自願成為奴隸，這些自願當奴隸的女生占了在奴隸市場上流通的奴隸的一大半。這個事實不管怎麼想都難以理解，於是我就去調查了。」

「原來如此。」

「順帶一提，現在十來歲的少女想從事的職業排行第一的是奴隸。」

「這個國家已經腐敗了呢……」

「順帶一提，男生想從事的職業排行第一的是奴隸商人。」

「徹頭徹尾腐敗了呢……」

「就是啊。」女性嘆了一口氣並點了點頭。「經過臥底調查，得以查明了這一事實。可是，想要成為奴隸的女生們都在說『成為奴隸的話就能馬上被有錢的男人買下，而且還不會隨便對自己出手，真好搞定。』這種話。看樣子，如今的奴隸市場被女性們當成找對象的平臺來用了。」

「這樣啊，還真是腐敗到骨子裡了呢……」

「總之，因為這個原因我去當臥底調查了各種情報……讓我頭疼的是，我是國家機關的人這事好像暴露了。」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

她低吟了一聲，然後回答道。

她是這麼說的。

「昨天，我一如往常地裝成奴隸在牢籠裡無所事事。突然，奴隸商人對我說『我現在進來籠子裡。你來虐待我。』並把我趕了出去。」

「……………」

「那個男人說了些很奇怪的話。『為了理解你，我必須成為一個奴隸。』他這樣說的。我搞不懂他到底想幹什麼……從昨天起，他成了奴隸，而我則成了奴隸商人。」

「……………」

這人是昨天的那個奴隸商人吧。

只是，她對事情經過了解得不透徹，所以那個商人的言行在她看來才會無法理解。不過就算是本來就了解整件事的我，也覺得那人的行動莫名其妙。

先不提這個，她正歪頭不解，

「到底為什麼我是國家機關的人這事會暴露呢……？是我的態度不行嗎……？」

並這麼發著牢騷。

其實，我覺得確實就是因為你的態度，事情才會搞成這樣子的。

「可是你是國家機關的人這件事不是沒有暴露嗎？會不會是只是那位男性想當奴隸而已？」

我先隨便敷衍她兩句。

「不，那不可能。從那一天起，那個男人老是對我說『把我綁起來。用鞭子抽我。調教我。』，逼我用各種手段拷問他。」

「……………」好惡心。

「哼……我假裝成奴隸當臥底可不是為了拷問！為什麼我非得拿著鞭子抽人啊！反倒是我更想要他激烈地抽我呢。」

「目的不是變了嗎……？」臥底調查什麼的哪去了？

「而且我不明白。奴隸商人是個做奴隸交易的職業，平時對待奴隸卻十分講禮貌。哪怕是像點樣的調教，也只是硬要她們說『不愧是主人大人』這句話而已。我是想通過故意不服從他的要求來確保自己還勉強有個奴隸的樣子……可是沒用啊。每次我不聽話，那個奴隸商人就一臉悲傷的……不對，我想看的才不是那種表情……而是更加像個下賤男人的骯髒表情，我就只是想看那種表情而已……」

「目的完全變了呢……」您當臥底是為了什麼啊？

「總之，那個男人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偽裝才會用那種態度對我……真是頭疼……看樣子我是被那個男的找麻煩了。」

「不對，我覺得是你想多了……」

「我該怎麼辦才好啊？神啊，請您引導我吧！」

該引導您前往的是地獄才對吧。這種話當然不會說出口，所以我先來了句「這個嘛……」讓她看到我在傷腦筋，然後開口這麼說。

「……神是這麼說的。『汝只管享受當下。』」

「享受……？什麼意思啊？」

就算您問我什麼意思，這是我隨便說的，所以我也很難回答。

「就是啊……那個啦。那個男人絕對不是察覺到你的真實身份，也不是為了找你麻煩才讓你調教他的。他是有這種癖好啦。」

「你說……什麼……？」

「奴隸商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受虐狂。您再虐待他狠一點，他肯定會更加高興的。」

「那……也就是說，我只要讓自己變得更像個虐待狂，他們就會虐待我作為給我的獎勵，是這個意思吧？」

「啊，是的。不就是這個意思嘛。」我不知道就是了。

還有，這人的臥底調查已經毫無意義了吧。

「明白了。那就沒辦法了。這也是工作。我會好好做到最後的！謝謝你！」

她一副充滿希望的神色，從我眼前離去了。

……為什麼呢。和她那爽快的表情相反，我完全無法釋懷。

【前男友好像和奇怪的女人開始交往了】

「我想和之前分手了的男朋友複合，就去了奴隸市場。可是啊，在那裡的已經不是以前的他了……我對此感到很傷心、不甘心……」

我已經想趕快結束掉這個煩惱諮詢的工作了，可那一天也依舊有個奇怪的客人在我面前坐了下來。

「啊，這樣哦……」

我含糊地點了點頭。不過，那位女性絲毫不介意我的態度。

「那個啊，我的男朋友他以前是個相當好的人。可是，現在卻去了做奴隸商人這種殘忍的職業……然後他整個人就變了……不再是以前的他了……」

「他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

我想起來了，這個人八成就是前天來光顧的那個奴隸商人的前女友吧。

「……他有受虐傾向了。昨天，我去見他，就發現他被一個怪女人用鞭子打……」

看，果然是吧。

這個國家的交際範圍小到讓我覺得頭暈了。

「可您只是看到了而已吧？他不是很討厭那樣嗎？說不定他是被不知打哪來的某個壞人慫恿了才會被迫挨鞭子吧？」這裡說的某個壞人其實是我就是了。

不過，如果那位男性是為了了解奴隸的感受才去挨打的話，他應該很討厭才是。

我是這麼想的。

「才沒有這回事！他看起來很高興呢！」

啊，他在享受著啊。

「這，這個嘛……就是，您想啊。是那個啦。他表面上是很開心，可實際上內心一定已經亂成一團了。毫無疑問，他正受著傷。」

「看上去不像是受著傷啊……」

「那就沒辦法了，您放棄吧。」

「怎麼會！我無論如何都想和他複合！幫幫我嘛，神明大人！」

「神明已死。神已經不在了。」

「求你想想辦法！」即使如此她還是不肯罷休。到底是為什麼呢？
「現在，奴隸業正是蒸蒸日上的時候啊！他現在肯定是賣了不少奴隸，狠狠撈了一大筆！現在就是釣上金龜婿的好機會啊！求你了！幫我一個忙！」原來如此，是個金錢的奴隸啊。

「……………」

我已經驚訝到不惜做出「神明已死所以本店停業。」這種宣告也滿心想要逃跑了。即使如此這也還是工作，於是我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

我心中的神如此低語道。

「神是這麼說的——奴隸熱潮不久就會退去。無需擔心。你只要繼續做現在的你自已即可。」

「繼續做現在的……我自己……？」

「是的。您擔心他的這份心，正是可能將他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的一線希望。將飽受傷痛的男人溫柔地包容的這份母性，才是如今這個腐朽的時代所需要的。汝，應當如母親一般愛那個男人——神是這麼說的。」

「……簡單來說，是要怎樣啦？」

她理解不了啊。

「我也不明白。」

不如說我才想問呢。可是很不巧，我心中的神在很早以前就已經死掉了，所以我不明白。

【想到了新的生意點子】

這都已經完全不是煩惱諮詢了開什麼玩笑。

我很想這麼說，而且我已經想立刻走人了。但是有客人光顧，還是有過一面之緣的人，所以我只好讓他坐在我前面。

「你好，好久不見了，神明大人。」

「我並不是神，只是個聽得見神的聲音的代言人。」

「哼……是啊……」

這個奴隸商人，看起來與之前光顧我的時候相比暢快多了。

「發生什麼事了嗎？」雖然已經從別人那裡聽說了。

「是啊……是昨天的事。正當我被奴隸女孩子壓住打的時候，我的前女友突然沖進來了……『快住手！不要欺負他了！』她這麼說著並阻止了奴隸。」

「哦。然後呢？」正確來說那人不是奴隸，而是偽裝成奴隸的國家機關人員就是了。

「當時奴隸立刻逃走了，而前女友則安慰起可憐巴巴的我來了……她緊緊抱著我，並這麼對我說。『乖乖。你很努力呢。好棒好棒。』」

「啊，是這樣。」

「我居然一不小心心動了。」

「您還真是好搞定呢。」

「總而言之，我在這時候想到了新的生意點子。」

「我總覺得被女孩子緊抱著的時候想到的生意點子不會是什麼正經的東西。」

可是他無視我並繼續說下去。

「我想到的這個新興生意！它的名字就是，向可愛的女生撒嬌撒個爽店！怎麼樣？感覺會大火對吧？」

「……不好意思我完全想不到這做的是什麼生意。」

「說得籠統點，就是一家將賣剩下來的奴隸安排去讓疲累的成年男性撒嬌的店。我認為，對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裡戰鬥的大人們來說，能夠讓他們好好撒嬌的年輕女生的力量果然是必不可少的。」

「簡而言之就是那種不正經的店，可以這麼理解吧？」

「不對。歸根到底，這是慈善組織。」

「……………」

他說是慈善組織應該就是吧……就先當成是這樣好了……我已經累了……

不如說，怎麼沒人可以讓好好撒嬌啊。

「總之就是這樣，我是來向神發誓，自己一定會靠這個新興生意取得天下的！感謝你聽我這番發言！」

「是哦……不用謝……」

然後，他踏著輕快的步調離開了我的小攤。

我盡最大誠意向神祈禱，希望以後不會再遇到他。

○

過了幾個月的時間，我從別人那裡聽說了關於那個國家的事。

據說，那個國家的大人們全都聚集到一間只有向女孩子撒嬌的服務的店裡去了。

傳言說，那個國家的女生們想從事的職業排行第一的是媽媽。而男生們想從事的職業排行第一的則是公司職員（只不過這個職業既傷神又傷鞋底）。

和以前相比，乍一看是變得健全了許多，但實質上卻隱約透露著只是想向年輕女生撒嬌這種比草食系更離譜，甚至可以說是斷食了的男人們那令人覺得可悲到想哭的不健全的風氣，真是叫人想笑也笑不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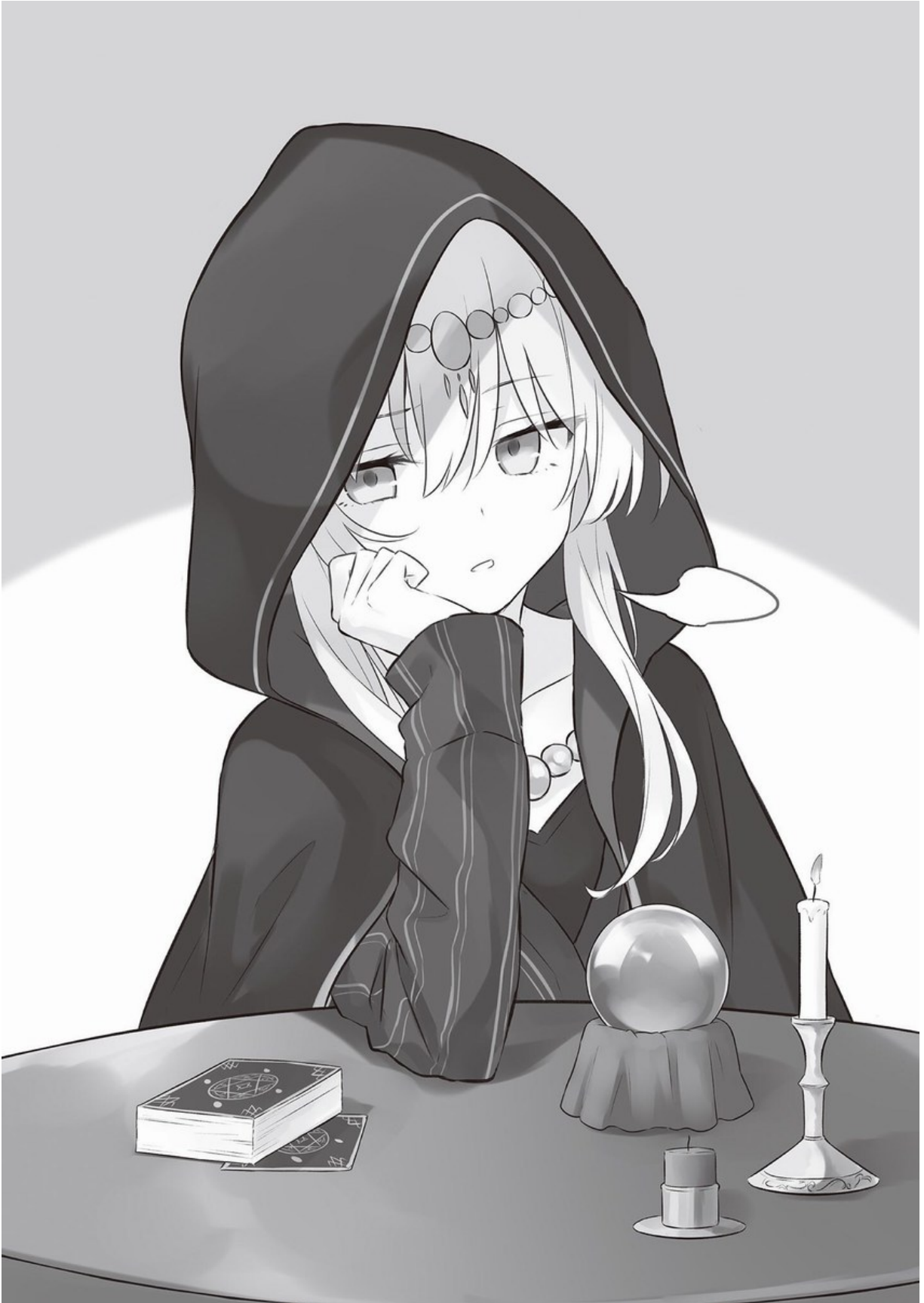
真是腐敗到骨子裡了。

不過雖說是腐敗，確實是有這個需求，所以國家這邊就決定對此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對，說不定只是故意忽視這個問題——總而言之，因為有這種很難說清楚的個中緣由，女生只提供向她們撒嬌的服務也足以成為一種職業。

即使腐敗了，只要經過發酵就可以吃，沒錯吧？

他們也是像這樣生存下來的吧。總覺得在很多方面上都無法讓人釋懷，但當事人都這樣認可並從事著這種職業的話，外人說三道四可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了吧。

「唉……累了……」



總之啊。

就是這樣。

即使腐敗了，我也依然會繼續旅行。

第六章 移動式旅館露諾娃

「草木蒼翠茂盛的平原上面，有時會有巨大的腳印。那個大得足以將人的整個身體裹起來的腳印，就是移動式旅館的腳印。」

在造訪某個國家的時候，我從旅行商人那裡打聽到這麼一件事，並對此很感興趣。

移動式旅館。

「那間旅館絕對不會固定出現在某一處，總是隨心所欲地在這附近一帶遊蕩。能否在旅途中遇到全看運氣。」

總之，如果在旅途中看到巨大的腳印就望一下周圍吧——旅行商人這麼說。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歪頭不解。腳印和旅館，這兩個單詞在我的腦海裡怎麼都無法關聯到一起。

旅館居然會留下腳印。

簡直就像是活著的一樣。

剛聽說這件事的時候，我不禁這麼懷疑。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移動式旅館真的是一間活著的旅館。

一眼看上去，那就是一條匍匐在地上的巨龍的模樣。

身軀被黑色鱗片所覆蓋，沒有翅膀。取而代之，長在背上的是一間房屋。

那是一間木制、樣子很樸素的三層建築，而且還有庭院。仿佛很久以前就跟龍在一起一樣，房屋上面長滿了足以突顯出跟隨龍的歲月之長久的青苔。

以上就是我打聽來的有關移動式旅館的外觀的情報。

那可真是。

剛好和我在視線遠方看到的建築物的外觀，出奇地一致。

「沒想到竟然真的有這種東西……」

正當我在旅行時。

我停下掃帚，一時之間看得出神。

漆黑的龍以及在其背上的一間老舊旅館，往平原的另一側逐漸遠去。它緩慢地搖擺著長長的尾巴，動著四條腿在地上匍匐前進。

在龍背上的旅館有一個小小的招牌。

『移動式旅館露諾娃』。

咕咚、咕咚地，逐漸遠去的龍背的另一側，一群被驚動得從樹木之間飛了出來。龍像是要避開樹木一樣蜿蜒地朝著某處前行。

根據傳聞，移動式旅館僅僅是在漫無目的地遊蕩著。現在依然在行走時留下的足跡想必並不指向某個目的地吧。

簡直就像是旅行。

「……………」

因此，盡管我不清楚這樣做是否合適。

稍作停留之後，我的掃帚追著巨大的腳印前進。

○

如果有人靠近，移動式旅館露諾娃就會停下來，並引導他們從尾巴上去。

我花了一點時間追上龍背，靠近到一定距離之後，龍看起來有點倦怠地往這邊回頭，之後立刻停下來並垂下尾巴。

在宛如曲折的緩坡一樣的尾巴的盡頭，就是移動式旅館露諾娃的出入口。

被它招呼了呢。

我跟著它的引導，在尾巴上讓掃帚下降，走在漆黑又僵硬的鱗片上。

之後我走到了一間長滿青苔的老舊建築物。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乘上這個龍背，並在這裡營業的呢？攀附在牆壁上的植物像是抓住不放一樣布滿了整座建築物。

入口大門也不例外，老舊又布滿了植物。

這裡到底多久沒有客人來過了？

「你好！」

老舊的大門響起吱吱嘎嘎的聲音。對面是想為了窺探這邊而緩慢、慎重地開門，可門的悲鳴實在是大聲到讓人不快。

陽光從窗外射入旅館室內。光線照在木紋地板上。這應該是間相當用心打理的旅館吧。旅館裡面雖然舊，卻一塵不染，放眼望去所有地方都很收拾得很整齊。

入口的對面是受理處。

櫃臺上放著一個小小的按鈴，上面寫著『有事請按下』。看來只要叫一下就會有人出來。

不過沒必要按下按鈴，櫃臺對面已經有一個女性在了。

她的頭髮是淡紫色的，大概是過肩的長度。她穿著一身深綠色的衣服，應該是這間旅館的制服。

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就連年齡也看不出來。應該說看得出來的只有她的性別、頭髮和最低限度的服裝。

「……睡著了。」

在櫃臺對面的她用自己的手臂當枕頭，被柔和的陽光照著，很安心地在睡覺。

說真的，到底多久沒有客人來過了。

「不好意思……」我為了不驚醒她，慢慢地靠近並向她搭話。

「唔喵唔喵。」

她睡得很舒服。

「不好意思。」我再次向她搭話。

「唔喵唔喵。」

可是她仍在睡夢中。

「我想住宿。」

「唔喵唔喵。」

不覺得她會醒來。

「……………」

「唔喵唔喵。」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那就沒辦法了。

「我按。」

叮鈴一聲，按鈴就在她的頭旁邊響起聲音。音色聽起來有點可悲，和這安靜的室內一點也不搭。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在我眼前熟睡著的她也可悲地慘叫起來，從睡夢中歸來了。

剛剛醒來的她還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翻了翻白眼，才終於發現我在櫃臺對面。

還有就是，她這才發現自己在客人面前睡昏了過去。

「啊，你，你好！」

主人小姐臉紅了，慌張地整理著衣裝。她看上去大約在二十五歲左右。她的眼睛如同深淵一般黑，像是快要低下頭一樣看著我。

「我想在這裡住宿……」

我這麼說道。她就，

「誒？住，住宿……？難道是客人嗎……？」

這麼說著，驚訝不已。

「我不是客人的話是什麼……」

「不是鬼或者幻覺之類的吧？客人你是客人，沒錯吧……？」

現在還在驚訝著冷靜不下來的她隨即啪啪地拍自己的臉蛋，「啊啊好痛！這不是夢……就是說真的有客人來了啊……！哇哇……」這麼說著，黑暗的雙眼發著光。

她這個人有點怪呢……

「住一晚多少錢？」

「已經多少年沒有客人來了……真叫人開心啊。」

「我說，住一晚的價錢是？」

「會住幾晚呢……願意住上一段時間的話就好了啊。」

「我說啊，住一晚的價錢是多少？」

「誒嘿嘿。」

「我要走了。」

說完，我調頭走。

「啊啊啊等一下啊啊啊！不要丟下我離開啊啊啊啊！免費住也行，留下來跟我在一起嘛啊啊啊！」

她從櫃臺對面伸出手向我求助，還用細小的雙臂緊緊地抱住了我。

她這人還真是怪呢……

「先不論會不會在一起。」我一邊把她拉開一邊說道。「我姑且是打算要住宿才來的……有空房間嗎？」

「當然有！那麼請在這張紙上填寫你的信息！」

她回到櫃臺對面，然後將一張填寫用的紙用力拍在櫃臺上。我便如她所願，將名字、職業之類的都填寫上去。

我把填寫好的紙交還給她，她就說「那麼我為你準備最好的房間！」並幹勁十足地在架子上東翻西找，然後說「這是三樓房間的鑰匙！」並交給我一把鑰匙。

我很感謝她這份心意，不過，

「那個，價錢是多少呢……？」

其實我最在意的是這個。這可是一間位於這麼特殊的環境之下的旅館，我不覺得以便宜的价格就能住到。

「誒嘿嘿，免費也可以。」

她滿臉笑容，一副要討好別人的樣子，這麼說道。

記得她剛剛有說過，免費住也行。

「再怎麼說也不能免費吧。」

「不，免費也可以。」

「可是……」

「免費也可以。」

「……………」

「可以的話，我還想倒貼錢給你呢。」

「這裡到底多久沒有客人來過了啊……」

她的態度很強硬，十分堅決。絲毫不管正困惑著的我，她說「請收下！這是三樓的鑰匙！收下吧收下吧！」並將鑰匙硬塞給我。

「呃，啊……好的……」

「你打算住幾晚呢？」

「我看看……總之先住三晚——」

「麻煩你再說一遍！」

「誒？不是我說，沒必要住這麼多天——」

「住一個星期如何！」

「不是，三天就夠了——」

「拜托你！請你住久一點！求你了！」

「誒誒……」

結果，我得以在這間旅館免費住一個星期。

雖然不用自己出錢，對旅人來說真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可是這不禁讓我覺得內有隱情。不，說不定她只是實在無法忍耐沒有客人光顧而已……

我莫名有種既像是開心又像是懷疑的心情，往三樓的房間走去。

就在我前住房間的途中。

「——我的名字叫露諾娃。」

從背後聽到她這麼說。

我回過頭去。

在櫃臺對面的她緩緩地開口，向我報上自己的名字，

「客人，有需要的時候請盡管叫我！」

不管是什麼時候，有什麼樣的事情，我都會趕過來的。

雙眼如同深淵一般漆黑且深不見底的她，這麼說道。

○

三樓。

用鑰匙打開門，對面是一個質量上乘的房間。

地板上鋪滿了柔軟的地毯。這個估計本來是提供給幾個人住宿用的房間，中央放著兩張面對面的沙發，中間夾著一張茶幾。床看上去大得即使我張開雙臂也夠不到邊緣，差不多是個正方形。這張床真是大得過了頭，我都不知道該睡在哪裡。

廚房在房間的角落。這麼說來，看了一眼這個房間之後好像沒看到用餐處。這間旅館不提供餐點嗎？之後最好去問一問。

房間的一角有兩扇門。

一扇是通往浴室和廁所的門。

而另一扇門，打開的話則通往陽臺——這個被木造的地板和柵欄所包圍，看起來很樸素的空間裡，同樣放有一張木造的茶幾和兩把椅子。扶著柵欄往外面看去，就看到平原不斷往後流動的景象。

這副景色相當之雄偉，甚至讓我覺得一個人獨占這麼好的風景有點奢侈。

「原本住一晚要多少錢呢……？」

要是之後才叫我付住宿費我可受不了，我一邊這麼想著一邊回到房間，打開行李。反正接下來也沒事可做，就看看書悠閒地度過吧——我這麼想。

就在這個時候，放在茶幾上的一本指南書映入眼簾。

「……？」

我歪了歪頭，有點不解。

一張在其他旅館裡沒怎麼見過的紙折疊起來放在上面。上面只有手寫的一句話。

「有需要的時候，請叫我的名字……？」

這句話正好就是之前露諾娃小姐在前臺和我道別的時候對我說過的話。

就在我用小得在這個房間裡都不怎麼響的聲音說完之後。

「客人，你叫我嗎？」

房門啪嗒一聲被用力打開了，出現在那裡的是露諾娃小姐。

簡直就像是一直在房間前等著一樣迅速。然後，她說「啊啊，這麼快就叫我了！好開心！有什麼吩咐請盡管說！」

她像是跳舞一樣轉來轉去，又像是唱歌一樣說話。她每轉一圈，裙子都會輕飄飄地被空氣卷起來，像花開一樣張開。

在她心情這麼好的時候，我說這話有點像是潑冷水，

「我還沒有叫你啊。」

「又來了。客人你叫我的聲音，我聽得很清楚哦。」

她碎步走到我身邊來，並催促我到沙發上坐下。

「我很清楚……客人你有什麼要求我都十分清楚……」

然後，她像是在演戲一樣跳著來到我面前，並且神氣十足地「客人，你現在口渴了，沒錯吧？」這麼問我。

接著，她的手已經在倒紅茶了。

哎呀哎呀。

「我現在不覺得口渴……」

「請用。這是你要的紅茶。」

「我不記得自己有說過要紅茶……」

「……………」

「……………」

「呃……請稍等一下，客人。」

露諾娃小姐將紅茶放到茶幾上之後，轉過身去背朝著我，打開了一本很厚的書，她慌張地不停翻動著書頁。

那到底是什麼書呢？

比起紅茶的香氣，我更在意那本似乎挺有趣的書。於是我越過她的肩膀偷看那本書。

「我記得這裡寫的是『客人呼叫員工，多數都是因為想喝紅茶』啊……」

「這本書是什麼？」

「啊……！不，不可以看！色鬼！」

「在這種場合下翻開，就等於是叫別人快來看。」

「原來我才是色鬼嗎……？」

「真要說的話沒錯。」我將目光往下移。她的手裡拿著一本書。「那麼，這是什麼？」

「這，這個嗎……？」她扭扭捏捏又害羞地低下了頭，回答我。「是工作指南手冊。」

「工作指南手冊？」

「上面記載了很多種最好的招待方式。這是以前在這裡住宿過的一位客人給我的。」

「原來如此。那在客人叫你之前你就闖入客人的房間，這也是其中一種最好的招待嗎？」

「不，那是我擅自決定這麼做的。」

「為什麼？」

「因為聽到了客人在叫我……」

「……………」

她嘻嘻地笑著，並用漆黑的雙眼注視著我，臉頰紅得發燙。

她似乎沒有惡意。雖然她這個人有點怪，而且還多少讓人覺得可怕。

「……………」

我像是要逃開她那熱情的視線一樣移開目光，品嚐了一下紅茶。溫度適中的紅茶滑過喉嚨，為因旅行而勞累的身體帶來滋潤。

說得直白點，紅茶很香而且味道很好，讓我忍不住嘆了一口氣。

這個味道是書上記載的嗎？還是她自己鼓足勁頭才泡出來的？

「好，好喝嗎……？」

「嗯，好喝。」

原因一定是第二個吧。

我點了點頭，她就像個孩子一樣天真地笑了出來。

○

喝完茶之後。

露諾娃小姐離開房間，獨自一人回去了之後，我走到陽臺眺望外面的景色。

乘在伏地的龍背上的移動式旅館露諾娃，在壯麗的大自然中不停地前進。遠方看得見被雪染白的巖山。波瀾不起的湖面像鏡子一樣映照出那座巖山，還有雲朵流動的天空。

站在比平時稍微高一點的地方眺望到的世界充滿了新鮮感，使我想一直看下去。

「風景真好啊……」

我坐在椅子上，打開書。在這片絕妙的空間裡看的書，不禁讓人覺得會是一個好故事。

要說這個空間的唯一不足，應該就是沒有美味的紅茶吧。

「要是可以一邊喝紅茶一邊享受這片美景，那真是無上的幸福了——」雖說如此，可我剛剛才喝過紅茶，她也剛剛才離開房間，我有點不好意思叫她。

「讓你久等了，伊蕾娜小姐。這是曲奇和紅茶。」

在我視線的一邊，排放在精美的盤子上的曲奇和之前剛喝過的紅茶被輕輕地放到了茶幾上。





「……………」

我擡起頭一看，露諾娃小姐就露出了像是在說「誒嘿嘿，我來了」的笑容。

可我，沒有，叫你，來啊……？

「你又一次向我提出請求，我好高興。」

「……………」不是啊我沒有叫過，你，啊……

「啊，這麼說。其實啊，伊蕾娜小姐，這件旅館被稱為移動式旅館，正如字面意思在這個世界旅行的同時也在經營著旅遊住宿業。」

「啊，是哦……」

她不管正糊塗著的我，利落地打開一張大地圖讓我看。

地圖上用手寫字記錄了在離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不遠的範圍內，著名的觀光景點和看得到美景的地方。難得這是一間會移動的旅館，不把有機會看得到的景色都看個遍就太可惜了。

我拿起紅茶，看著地圖。露諾娃小姐說，

「來，請告訴我你喜歡哪個地方！我一定會帶你去的。」

「嗯……」

地圖上用手寫字記錄了附近國家的特征，還有各個著名的觀光景點。大大的紙上寫滿了文字。我不想再逐個逐個字地讀，直接問「我們現在在哪裡？」。

露諾娃小姐說，

「在這附近。」指了指地圖的右下角。

「哦哦。」

「順便問一下，伊蕾娜小姐你是以哪裡為目的地一路旅行的呢？」

「我並沒有什麼目的地。」我將在腦海裡一閃而過的疑問撥散，輕輕地搖了搖頭。「就只是能去哪裡就往哪裡去而已。」

「那和我一樣呢。」

哪裡都可以去是一件相當好的事呢——說完，她開心地笑了。

聽說，這間旅館依照露諾娃小姐的心情，可以不分晝夜前往任何地方。也就是說，她可以自由決定要去哪裡。

總而言之，我們兩個都是隨心所欲、自由自在的人。

「那麼目的地就看我的心情來決定，這樣可以嗎？」

我對她的提議理所當然一般點了點頭。

「那就拜托你了。」

我很期待哦——我又加了一句。

「那麼就讓我打起精神帶你去著名的觀光景點吧。我知道很多相當棒的地方哦。」她把地圖折起來後又對我笑了笑。「話說回來，伊蕾娜小姐。接下來的這幾天住宿，你有什麼要求嗎？」

「我的請求啊……」

「只要是客人的要求，就要盡可能滿足，這對有才幹的旅館主人來說也是一種必要的能力——」

她嘻嘻地笑了笑，很驕傲地擡起了胸膛。

我和她都是自由自在的一類人。

老實說，雖然我沒有什麼特別講究的地方，但既然難得有機會，向她提出一個請求似乎也不錯。

於是，我看著她並這麼說。

我說。

「請你在進入別人的房間之前先敲門。」

○

在移動式旅館裡，我們過著質樸的日子。

早上聞著香氣醒過來。在睡迷糊了的腦袋裡首先出現的，是在廚房裡愉快地做料理的露諾娃小姐的後背。她哼著歌，時不時嘟囔著「——希望親愛的、可愛的客人會感到高興。」，並揮動著平底鍋。

又擅自進來了……

我昨天對她說的話，她已經忘掉了嗎。這麼想著，我一邊打呵欠一邊問她「怎麼不敲門啊？」。

「我進來之前敲過門了。」

「是哦。」

「可是不管我敲多少次門都沒有回應我就想昨天來光顧的伊蕾娜小姐會不會是我實在耐不住孤獨而幻想出來的人物而突然不安起來所以沒辦法只好打破與伊蕾娜小姐的約定擅自進來了。」

「啊，知道了。」

好可怕……

雙眼漆黑的她對發著抖的我微笑了。

「要讓客人感到滿足，果然還是在一個好地方吃一頓剛做好的美味料理最好呢。請再稍等一下，伊蕾娜小姐。」

之後早餐很快就做好了。

我坐在陽臺的椅子上看著書等待，然後茶幾上就被陸續放上的蛋包飯、沙拉、麵包等她親手做的料理變得繽紛多彩了起來。

看向陽臺外面，一副美麗的景色在眼前延伸開來。

在我懶洋洋地睡覺的時候，載著移動式旅館的龍似乎爬上了一座挺高的山。雲朵被早晨的太陽照成橙色，覆蓋在大地上。往下面看也看不到地面，遠方天上的雲海起伏不定。到處都是突破了雲層顯現在眼前的各座山峰，看起來好像一座座孤島。

「我一直都想請客人務必在這裡吃第一天的早餐。」

她露出笑容，正對著我坐了下來。

確實是很壯觀的景色。身處這副非日常的風景之中，我吃著稍顯優雅的早餐。不知道是不是周圍環境的原因，早餐的味道足以讓睡迷糊的我清醒過來，我只好嘆了口氣。

「……………」

不過我在意的是，在我用餐時一直在我面前雙手托著臉頰並滿臉笑容的露諾娃小姐。眼前就有一幅絕妙的風景，她卻一眼也不看那邊。

吃飯時被人盯著看更加讓人費神。感覺飯菜都有點難以下咽了。

所以，

「風景真好啊。」我不經意地引她往外邊看。

「是啊。」她淡淡地點了點頭，用那雙深邃的暗黑色眼睛直直盯著我。

「……這麼說來，露諾娃小姐你不吃飯嗎？」

「我就不用了。」露諾娃小姐點了一下頭。「客人你吃得開心，我就開心了。」

她依然一臉開心地笑著。

我莫名感到一陣不快，便轉頭凝望著雲海。

但即使將她從視野中排除開去，還是聽得到她的聲音。

「——啊啊，客人真可愛……好想吃掉。」

「——她在吃我親手做的料理……好開心……」

「——親愛的、可愛的客人……」

如此這般。

低聲說著我不知該作何反應的話。

原來如此看來有必要讓總是在說些令人困擾的話的她分散一下注意力。

「說起來，這個料理非常美味。食材是如何采集的？」

我這麼問她。老實說，我事實上對這一點是真的有點在意。一天到晚四處走個不停的她到底是怎麼樣取得食材的。

對歪頭不解的我，露諾娃小姐她，

「啊啊，我是把龍的鱗片賣掉換錢的。」很乾脆地這麼回答。

聽她所說，載著她的旅館的龍好像屬於相當稀少的種族，因此它的鱗片能賣到個好價錢。每逢遇到旅行商人，她都會把鱗片拿去賣掉來購買食材。

原來如此。

「所以你是因為賺到的錢已經夠用了，才能夠立刻回答我說不收我的住宿費啊。」

「不是的，不收伊蕾娜小姐你的住宿費並不只是因為我有錢。」

「那是為什麼？」

「因為我想看到客人高興的表情……」

「啊，這樣啊……」

我怎麼不記得自己有露出過高興的表情……

我移開了視線。

「——啊啊……不知所措的這副表情也很可愛……」

她依然在我的視野之外低聲說些讓我困擾的話。

一開始遇見她的時候我就察覺到了，露諾娃小姐果真是個怪人。如果不是怪人，說不定就沒辦法經營這麼一間旅館了。

但是，她雖然是個怪人，作為一個旅館主人卻非常有本事。基本上我在住宿時一整天都在房間裡或者陽臺上，而她在我不注意的時候就把床鋪整理、打掃房間之類的旅館主人的工作全都處理好了。

比如，我吃完早餐之後從陽臺回到房間，就發現床和房間每個角落的生活氣息完全消失了。我昨天到今天扔的垃圾，哪怕是一根頭髮，都被漂亮地清掃得乾乾淨淨。尚未讀完的書和放在一邊的行李，都被整理到整齊得像是挺直了背一樣，搞得我好像是個極其講究條理的人一樣。

「客人，這是剛烤好的曲奇，請慢用。」

白天，我讀書的時候，她為我烤了曲奇。不可思議的是，她做的曲奇無論我吃多少都沒有減少。不對，與其說沒有減少，應該說是她會在我不注意的時候補加，所以曲奇才會完全不見少。

總而言之，我在這間旅館裡和機靈過頭的露諾娃小姐一起旅行。

「客人請看。這裡是名不見經傳的湖。」

不見一點波紋，像鏡子一樣映照出天空的這個湖，正中間有一顆小小的柳樹在寂寞地生長著。她指著那副景色，說「這裡的景色是我很中意的」。

「這樣啊。確實很美呢。」

「誒嘿嘿……」露諾娃小姐害羞了起來。

「我又不是對著你說的……」

我無話可說，嘆了一口氣。正好在這個時候，我才突然發現明明沒有起風，水面卻在不停地晃動。我視線追著湖的波紋走，就看到載著我們的龍正在喝水。

「這是為了讓本旅館的龍只喝潔淨的水。」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很高雅呢。」

「誒嘿嘿……」露諾娃小姐害羞了起來。

「我就說了我不是對著你說的……」

「順帶一提，它是以好看的樹木為食物的，咯嘣咯嘣地吃。」

「好看的樹木是什麼？」

「誒嘿嘿……」

「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害羞。」

我對她無語了。之後，背上載著旅館的龍拖著沈重的步伐走到附近的樹旁邊，並開始咯嘣咯嘣地吃就在身邊的一棵樹。哇。

「真是狂野呢。」

「誒嘿嘿……」

「我真的搞不懂你為什麼要害羞……」

據說，龍的行動是由她來控制的。她想去山上的話龍就會上山，她想下山的話就下山。如同握著馬的韁繩的騎手一樣，走路還是停下來都看露諾娃小姐的意願。除了喝水、進食之外，所有動作都由露諾娃小姐掌控。

「你是如何讓龍動起來的？」

「這孩子會自己去我想去的地方。」

秒答。

我聽不太懂她說的是什麼意思。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只是一個旅館主人哦。」

她嘻嘻地笑了笑。

睜開著那雙漆黑無比，仿佛一直看著就會被吞進去一樣的黑色眼睛，笑了笑。

「……………」

好可怕……

我對身份不明的露諾娃小姐感到一陣恐懼的同時，在旅館裡繼續過著日子。

她相當了解有關這附近一帶的事，並帶我去了各種各樣的地方。

「客人請看。」

山丘上。從陽臺往下看，就看到沿海有幾棟很矮的白色建築物靠在一起。

「在那邊的國家是對景色相當用心建設的國家，特別是從這裡的景色尤其壯觀。」

「哦，的確。」

「是很棒的景色吧？」

「是啊。」

「美麗嗎？」

「是啊，的確……很美麗。」

「誒嘿嘿……」露諾娃小姐害羞了。

這句話又不是對你說的……

「順便問下，露諾娃小姐有去過那個國家嗎？」

我問她。

「不，沒去過。」

秒答。

看來她似乎不太想到這間旅館的外面去。

「客人，你知道那個地方嗎？很久以前，那裡是被用作連接國與國之間的通道的。」

之後她一邊說，一邊帶我來到一條很小的森林小道。龍在樹木之間很不舒服地停下腳步，和讓我乘上去那時候一樣，垂下它長長的尾巴。

這是叫我下去的意思吧。我遵照它的催促，順著尾巴走下去。我走下了尾巴之後，悠閑地坐在尾巴尖端的露諾娃小姐指著森林小道說。

「前面道路的絕妙景色至少也得看上一次。請盡情期待。」

「……………」

我看著森林小道。整齊地排成兩列的樹木，在狹小的單行道上像打開傘一樣長著茂密的枝葉，呈一個拱形。微風吹過讓樹木搖動時，散落在草的縫隙中的無數個光的粒子在小道上飄動。

一看就明白了。

走在這條小道上讓人心曠神怡。

不過，

「可以的話，一起去吧？」

從她的口氣來推測，她應該一次也沒有在這條小道上走過。

她對這條小道的美麗之處熟悉到可以向別人介紹，卻不知道具體來說是怎樣的一種美，實在有點可惜。

「不了，我還有工作。」

可是她拒絕了。

工作？

看起來就只是在坐著而已……不過嘛，既然有工作那也不好強迫她。我看不出來她是在做什麼就是了。

「知道了。那我一個人去了。」

我點頭行了個禮，開始向森林走去。

然後，我踏入了這個拱形之中。

但是。

「——好想去啊。」「——真好。」「——一定很漂亮吧。」

我背後的另一邊，傳來這樣的聲音。

回頭一看，只看到在龍尾巴上輕輕揮著手的露諾娃小姐。可能是我多心，她的表情看起來變得陰沈了。

「……………」

其實是想去的，邀請她去卻又拒絕。這已經不止是可惜了，可以說是莫名其妙了。

既然這麼想去，那就盡管去啊。

我立馬原路走回去，強硬地握起露諾娃小姐的手。

「走吧。」

「誒，可是我有工作——」

她有一瞬間想要甩開我的手，但我硬是拉著她走。惹人憐憫也得有個限度。

「反正在這種杳無人煙的森林裡也不會有客人來的。」在森林稍微散步一陣子也沒關係吧。我這麼對她說教，開始走在森林小道上。

「……………」

被我牽著手走在路上的她，在這副難得的美景裡，卻只是盯著被我牽著的手。

難得這麼美麗的風景，真是浪費。

到了夜晚，總算到了在旅館睡個好覺的時候。可是在這種時候，她也若無其事地來我住宿的房間。

太陽下山之後，龍好像也會停止活動。在這個一點動靜和聲音也沒有的空間裡，我在靜靜地讀著書。在這大半夜裡，門被敲了兩下。

「晚上好。」

門的對面是露諾娃小姐。她一邊笑著一邊往裡面看，並「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要不要我來給你陪睡或者膝枕？」這麼問我。

原來如此這是在睡不著覺的夜晚提供的服務啊。真是一間服務精神充沛的旅館呢。

「不用了。」

不過我還是把門關上了。

而且我又不是睡不著覺。

「可是客人……」露諾娃小姐又把門打開了。

「不用了。」我把門關上了。

「客人。」

「真的不用了。」

「那我講個童話故事吧？」

「我要睡了所以不用了。」

「唔……」

我們在房門前面反複拉鋸了好幾個回合之後，露諾娃小姐在門的對面生起了悶氣。

在一天結束之際的對話也大概是這個樣子，於是露諾娃終於放棄，「那麼，晚安。」這麼打了個招呼之後，就離開了。

總算安靜下來了，於是我鉆到床上睡覺。

第二天，我又聽見露諾娃小姐哼歌而醒來。

就這樣，在旅館的日子一天天過去。

坦白說，這段平淡無奇的日子就只是我一味被露諾娃小姐帶去各種被稱為絕佳景點的地方的旅行記錄而已。

比如，我們去以前去過的山嶽地帶。

「客人！請看！在那裡的就是被認為是相當珍稀的生物，安吉亞！」

「不，我想最珍稀的生物大概就在我們正下方。」

比如，我們去到大海。

「客人！請看！人魚和男人正在調情呢！」

「這麼直直盯著人家看太失禮了。」

比如，我們在移動的時候無所事事地度過一天。

「客人你長著一張挺可愛的臉呢。」

「你再這麼直直盯著我看我就揍你。」

比如，我們一路來到人稱天然溫泉的地方病在裡面泡澡。

「對了，客人，為什麼不和我一起進來泡呢？」

「因為感覺很可怕。」

比如，她在夜晚闖入我的房間。

「我覺得好可怕，可以和你一起睡嗎？」

「和你一起睡才可怕所以不要。」說著，我把她趕了出去。

還有就是，我們眺望著空無一物的平原。

「……客人。」

坐在我正旁邊的露諾娃小姐，一下把頭枕到我的肩膀上。

哎呀哎呀這是在幹什麼。我這麼想著，放下正在看的書並狐疑地看著她。

「……………」

或許是因為這趟旅程很長吧。或許是因為差不多整整一個星期裡，她都一直在我身邊吧。她靠在我的肩膀上，大白天就熟睡了起來。

她已經相當疲勞了吧。

就算是我，也不好意思硬是弄醒睡得正香的她。

所以我不說話，將視線放回到書本上。

然後不知過了多久。

最後，不知從何處傳來一個聲音。

「——這樣的時光可以一直持續下去就好了。」

該不會她現在是醒著的吧？還是只是在說夢話？

不過我沒有去確認，也沒有對她給出任何回應，只是讓一切都仍舊含糊不清，並繼續讀著書。

我是來旅館投宿的客人，她是旅館員工。

不知從何處傳出來的這個願望，絕對不會實現。

○

之後我們迎來了最後一天。

我決定在平原的正中央離開旅館。

放眼望去盡是一片綠色的世界中，一頭龍停在那裡。

「客人，在這種地方真的可以嗎？」

露諾娃小姐在旅館的櫃臺對面這麼問我。

「應該說就是要在這種地方才好。」

雖然在其他地方離開也可以，但我要是說想在某個明確的地方離開的話，感覺在到達那裡之前的路程就會充滿寂寞。

所以我決定在隨便一個不會留下遺憾的地方，在一個毫無特別之處的時間點離開。

我把房間鑰匙還回去，

「這一個星期真是非常謝謝你。是一趟很棒的住宿。」並對她這麼說。

露諾娃小姐哭了。

「客，客人啊啊啊……」

她就像是目送女兒出門的父親一樣，流著大粒的淚珠，嚎啕大哭。

「光是能聽到客人這麼說，我活到現在就算有價值了……嗚嗚嗚嗚……」

「這也太誇張了……」

「就算今天是我的忌日我也認了……」

「真的太誇張了……」

我嘆著氣，抱起行李。

她邊哭邊看著我的一個個動作，「請你一定一定要再來，客人。」並深深低下頭這麼說。

「好的。如果再有機會的話，一定會的。」

老實說，這間旅館能夠在提供住宿的同時行走的這個設計本身，對旅人而言只有好處。再加上還可以免費住宿，根本沒有理由拒絕吧。

我和這間旅館都總是在外面的世界旅行著，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下次還能不能遇見它。

「那麼，我們在不久的將來再見吧。」

即便如此，我也希望著以後可以再來這裡，最後行了一個禮，背對著她。

然後我邁起腳步，把手搭在出入口的大門上。

「——不要走。」

忽然，我感覺到衣袖被從後面抓住了。

「……………」傷腦筋了。

可能的話，我是想不留下遺憾好好分別的。

是不是道別的話說得不夠呢？

我回頭看向露諾娃小姐。

「……………？」

一回頭，我就看到奇怪的現象。

理應拉住了我的衣袖的露諾娃小姐，現在也還在櫃臺的對面。她看著突然回頭的我，詫異地歪著頭不解。

「有東西忘記拿嗎？」

跟我說話的她，根本就沒有把之前拉著我衣袖的事放上心。

不對，與其說沒有放上心，感覺她好像連我回過頭來的理由都不知道。

「……………」

到這時候，我才突然察覺到。

在這一個星期裡她的言行舉止。

如果我沒有記錯，她只有不在我的視線範圍內的時候，總是會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

——親愛的、可愛的客人。

——這樣的時光可以一直持續下去就好了。

——不要走。

那些如果是我的話，就算嘴巴裂開也說不出口的過分坦率的話，每一句都是在我們在一起行動的時候說過好幾次的。

我一定是因為覺得她是個怪人，聽到這些話也沒有當回事。

可是到了現在，我感覺到某種決定性的東西很不對勁。

「客人……？你怎麼了嗎？」

露諾娃小姐雙手搭在胸前，露出很不安的表情。盡管她是個怪人，也有稍微強硬的一面。

她是個工作指南手冊不離手，盡全力招待客人的人。她也是個光是聽到一句說自己拼命跑的紅茶很好喝的感想，就會笑得無比高興，甚至快要哭出來的人。這樣的她會做出只會讓客人困擾的事情嗎？

不對，她應該不是這種人。

「這樣的話，那是誰……？」

如果不是她，那剛才拉住我衣袖的，還有至今這幾天裡一直對我說莫名其妙的話的。

是另外的某種東西，就會是這麼一回事了。

但是在這裡的只有我和她。

很明顯，我身邊正發生著奇怪的事情。是我太累了嗎？

唔唔唔唔……？

「那個，客人……」

更加奇怪的是，在櫃臺對面的露諾娃小姐不知何時起臉色鐵青地直直看著我這邊。宛如臉部失去了血色一樣，她的表情比平時還要更加陰沈。

「怎麼了？」

我問她，她就把視線移向比我稍高的位置，並說。

「客人……那個，現在能請你什麼也不要說，慢慢地過來我這邊嗎……？」

「誒誒？」

什麼意思？她在打什麼主意？

「請你千萬、千萬不要回頭，到我這邊來……！求你了！」

「就算你這麼說……」

麻煩的是，我這個旅人的本性就是，人家說不要幹的事情我非要幹。

有人對我說不要回頭，那我當然就會想要回頭了。

因此我回頭了。只過了大約一秒，我就無視了她的忠告。

「……………」

然後我回頭之後沒多久就全身僵硬了，中間大約有十秒吧。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無數的低語聲支配了我的耳朵。

我看到的是比露諾娃小姐的雙眼還要更黑更深更大的黑暗。這個黑色的什麼東西已經離我近到只是低語一般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並注視著我。它的形態模仿露諾娃小姐，但從指尖到眼睛的一切都是黑色的。那個東西只有一個像是影子一般的輪廓。

「啊啊啊！我不是叫你不要回頭的嗎客人！」

背後那一邊發出了這樣的慘叫聲，同時黑影朝著我伸出了無數只手。

『不要走。』

它這麼說，像是要死纏住我不放一樣。

○

「客人！這邊！」

我甩開黑影伸過來的手的同時，真正的露諾娃小姐拉著我的手開始跑起來。

她頭也不回地直奔上樓梯。背後有無數只黑色的手像是要揪住我不放一樣伸過來的時候，露諾娃小姐帶著我來到了三樓的房間——一直到今天為止我使用過的房間，躲到裡面並把門鎖上了。

我取出魔杖，用魔法將書架拉到房門前面。就算有個萬一鎖被破壞掉，這個書架應該也能阻擋黑手入侵房間。

『好傷心。』『不要走。』『求你了。』『不要走。』『好傷心。』『好傷心。』『好傷心。』

伴隨著敲門聲，對面也傳來了這般悲傷的聲音。那些說個不停的傷心話，聽起來全都是露諾娃小姐的聲音。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看著露諾娃小姐，這麼問她。

身形和聲音都是露諾娃小姐本人。

再怎麼說也不可能和她一點關係也沒有吧。要假裝不知道恐怕也很難——看她剛才的那一番應對，很容易推斷出她大概不是第一次看到那個身份不明的黑色東西。

「呃……那個啊……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說明……」她把目光從我這邊移開，移到了窗外。

我把頭傾向她那邊遮住她的視線，像是對她說「喂喂想逃嗎」一樣用力笑著。

「那東西，是什麼？」

「客，客人……太近了……」

「你肯說給我聽，我就離遠點。」

我這麼回答，露諾娃小姐就用她那雙黑眼睛看著我說，

『誒……那就是說，我不說的話你就會一直和我在一起嗎……？』

然後不知為何，書架的另一邊傳來這樣的聲音。

書架的另一邊。

簡單說，就是那個黑色的不明物體傳出的聲音。

「……………」

我再次對著露諾娃小姐露出笑容，這次的意思是「這是怎麼回事？」。

「呃……那個……就是啊……」

她慌張地又把視線移開得更遠，臉也紅了起來。她在害羞什麼呢。

現在，那東西都還在敲著門，並傳出這樣的低語聲。『好害羞。』『被發現了。』『不要走。』之類的。

它說的每一句話都像是在反映出露諾娃小姐的內心一樣。

該不會。

「那個黑色的怪異生物，是露諾娃小姐的分身……類似這種的存在嗎？」

照這狀況來看，我會這樣推測也是自然的吧。加上那東西現在死纏住我的樣子，簡直就像是不舍得旅館的住客離開一樣。

而且，看來我的猜測大致上是對的。

「……鳴。」

露諾娃小姐聽到我的話之後，露出痛苦的表情。

『被發現了。』

然後，背後傳來這樣的臺詞。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

我一言不發地對她笑著，意思是「這下子可得請你好好解釋了」。

「……對不起。」

然後，她像是死心了一般，開始一點一點告訴我。

那是在相當久之前的事。

一條龍在世界各地旅行著。能夠去往任何地方的這條龍並沒有特別的棲身之地，也不會停下腳步，漫無目的地徘徊著。

擁有龐大的身軀，內心卻很膽小的龍，總是擔驚受怕著自己有沒有給別人添麻煩。在吃作為糧食的樹木的時候，小鳥被驚動飛走也會覺得是自己帶來了麻煩而陷入消沈。在湖喝水的時候也會慢慢地喝，為了不給住在水裡的魚添麻煩。即使如此還是會不小心把魚也喝了下去，這時它就會被罪惡感壓垮，整整三天都振作不起來。

這條不可思議的龍，是個膽小得過了頭的生物。

『好傷心。』

每當心情低落，龍就會看美麗的景色讓內心平靜下來。

從山頂上眺望到的雲海，生長在湖邊的一棵柳樹，或者是被早晨的太陽照亮的山，又或者是人們居住的街道上的風景。

這個世界到處都充滿了能讓龍的內心獲得安寧的事物。

『好羨慕。』

在那些景色之中，龍特別喜歡欣賞街道上的情景。

從遠處望過去的街景，有種大自然所沒有的美。得知那副景象是比自己的腳印還小的生物們團結創造出來的之後，龍受到了特別大的震撼。

那副以龍的身軀連接觸也不適合的美麗景象，總是讓龍看得出神。

龍希望總有一天可以和人類相互接觸，但這對身體過於龐大的龍來說是件很困難的事。龍只能做著與人類有所交流的夢，孤獨地過著日子。

有一天。

『……？』

和平時一樣孤獨地過著日子的龍，覺得背上有點不對勁。感覺莫名有股重量，像是被某種來路不明的東西附身了一樣，又像是什麼東西騎了上來一樣。該怎麼說呢，對了，為了讓理解能力差的人也能懂，感覺就像是房子騎到了背上來一樣。

之後，龍在一如既往地在湖邊喝水的時候發現了。

『啊……背上有間房子騎了上來……』

像這般。

.....

不對不對慢著慢著。

「這個展開是什麼鬼？」

我以為是一條孤獨的龍的故事，可突然就來了房子騎到了背上來這種莫名其妙的展開，害我忍不住皺起眉頭。啥？究竟發生什麼事了？

「一定是住在樹木裡的精靈們為它帶來了奇跡的力量……真是浪漫。」

露諾娃小姐一本正經地說出不明所以的話。

不過，這條龍平時就在吃樹木。樹木裡蘊含的魔力一定是以某種不明的方式對龍造成了影響，並促使它發生突變吧。

露諾娃小姐繼續說。

「在龍的背上有間房子被建起來的那一天，龍獲得了另一副身體。那是一副很小很小，小得甚至連龍背上的房子也覺得很寬敞的，小龍的身體。」

不對不對慢著慢著。

「不好意思這個展開是什麼鬼？」

「是住在樹木裡的精靈們為它做了一副新的身體吧……真是浪漫呢。」

她說，這副小龍的身體是與在外面的世界走著的巨龍的身體合二為一的。

小龍在民房中靜靜地居住，而巨龍則依舊遊走在世界上。

一間小型民房乘在巨龍背上。這副不協調的場景轉眼間就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有一天，一群奇怪的旅人想到了，「說不定有人住在那裡面呢」。

然後，旅人們飛到巨龍的背上去，打開了民房的大門。

旅人們吃了一驚。

裡面有一只恰好有小狗那麼大的小龍孤零零地呆站著。

奇怪的旅人們覺得這間有龍在的民房很有意思，就住了下來。只要乘上巨龍的後背，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到。對旅人們來說，沒有比這更方便的移動方式了。

在民房裡住下之後，他們給在民房裡的小龍食物並照顧它。對旅人們來說，那就是他們在此借住的回禮。

於是，奇怪的旅人們和在龍背上度過了一段日子。

時光流逝，旅人們最後結束了旅行，成家立業了。龍又孤零零一個呆在民房裡了。

之後，巨龍孤獨地在世界上旅行了一段時間，不過有一點和以前不同。有時候，龍背上會有不知名的旅人造訪，並在民房裡暫住幾天。

看樣子，奇怪的旅人們和巨龍的傳聞在各地傳開了。乘在巨龍背上的民房被作為旅館使用這件事，已經成了人盡周知的事實。

旅人們在平原上遇到龍，就會上去它背上的民房。每次旅人們上去住宿，可以說是一定都會提供食物代替住宿費。

孤零零地坐在房子裡的小龍深受旅人們的喜愛。就算不懂語言，小龍也能感受到前來住宿的旅人們的溫柔。

和各種各樣的人相遇、離別，小龍逐漸加深對人類的理解。

結果，小龍開始這樣想。

『我想變成人類。』

這般。

之後，和過去龍背上出現一家民房那時候一樣，小龍的身體也發生了變化。

有一天，小龍醒來之後發現，自己身體上的鱗片消失不見，變成了光滑的肌膚；頭髮長了出來；視線與地面的距離也比至今為止要高；腿變成了兩條。就是說啊，正如想象的一樣，它變成了人類的模樣。

「而那只變成了人類模樣的小龍，總而言之，就是我。」

變成了人類模樣的她，就在這家民房裡開了一家叫做移動式旅館露諾娃的旅館。她和以前一樣，渴望著與人有所接觸。

開了這家移動式旅館露諾娃之後，每天都有不同的客人過來住宿。她這間不收住宿費的罕見旅館瞬間就大受歡迎。

她的旅館受到很多人喜愛，並且有很多人在旅行途中尋找她。她為了讓客人高興而做了工作指南手冊，全心全意為造訪她這裡的客人們服務。

她這間可以免費住宿的旅館，為人們所熱愛。

最後，衰落了。

這並不是因為她服務不周，也不是因為名聲變得不好了。只是，她的旅館對很多造訪過的人們來說已成過去。

「沒有一個客人來之後，我的旅館開始時不時傳出奇怪的聲音，也有黑影出現。」

那個有時候會看見的影子之類的東西，將她壓抑下來的感情代替她宣洩出來。覺得無聊的時候就會『好無聊』這麼發牢騷，覺得傷心的時候就會說『好傷心』並哭出來。

「那恐怕跟在龍背上建起了房子那時候，還有小龍獲得人類的模樣那時候一樣，是這間旅館特有的怪異現象。」

「……………」

「非常抱歉，客人……那個影子是在我也預料不到的時候出現的……本來應該在給客人添麻煩之前就消失不見的……」

可是，黑影在我正要離開這間旅館的時候，清晰可見地出現了。

「給你添了麻煩，真的，真的非常抱歉……！」露諾娃小姐低頭了好幾遍並這麼說。「接下來就請交給我吧！我會想辦法將那東西打倒的。雖然會讓客人稍有不便，希望你從陽臺退房離開——」

她對我喋喋不休地這麼說。

我們的背後傳來的敲門聲變得越來越激烈。

門被打破只是時間問題。

她說緊急情況下可以從陽臺出去外面，還說作為賠罪會送我龍的鱗片什麼的，總之現在為了平息黑影出現的這個事態而拼上了命。

我先不管她，呆呆地開始思考。

在這間旅館度過的一星期非常舒心。過去在這裡住過的客人們一定都有著和現在的我一樣感想。

這麼好的旅館居然還免費。

想必以前是由於入住免費又簡單才會成為話題的同時有這麼多人光顧吧。不過正是因為入住免費又簡單，人們對此的關注度一旦下降，就不再有任何人光顧了。

不付出就得到的東西，人們往往不會好好珍惜。

好的東西，還是應該對其付出正當的回報。

所以，我對想要平息這個事態而手忙腳亂的露諾娃小姐，這麼說。

「退房手續可以等工作完成之後再辦嗎？」

然後，我取出魔杖。

幾乎與此同時，無數只黑手將門打破了。

○

「露諾娃小姐，那個黑影要怎麼做才能打倒？」

我一邊用魔杖將打破了書架並滑溜溜地向我伸過來的黑手逐只逐只拍掉，再用鞋子踩碎，一邊問在陽臺驚慌失措的露諾娃小姐。

「打，打倒它的方法，是嗎……？」

「是的。該怎麼打倒它？」我不停地把黑手拍走。

「……………」

「……………」我不停地把黑手踩碎在地上。

最後，她非常緩慢地歪了歪頭，

「我不知道……」

並這麼說。

原來你不知道啊。

「因為那個東西就算現身了，只要無視它一段時間就會消失的……這次胡鬧成這個樣子還是第一次……」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我點了點頭之後，門對面又再有無數只手伸了過來。

「哎呀。」

說話之余還要趕走那些黑手實在有點難啊——我取出掃帚，馬上蹬了一下地面，並一把抓起在陽臺附近不知所措的露諾娃小姐，然後往旅館的上空飛出去。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和第一次見到她那時候一樣的慘叫在空中回響。

往下看得見在地面悠哉地行走著的移動式旅館露諾娃。黑手從三樓陽臺爬出來，被風吹得不停地搖晃著。

最後，搖動著的其中一只黑手抓住了旅館的屋頂，然後手膨脹起來，開始變形，變成了露諾娃小姐的身形。

這個可以自由變形的黑影，就這樣從屋頂上擡頭看著我們。

它的眼睛裡，看上去像是同時含有憤怒和悲傷。

「它為什麼生氣了……？」

露諾娃小姐感到困惑，並緊緊抓住我長袍的衣袖。

「露諾娃小姐，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你對我說過的話嗎？」

「……？」

第一天，我被露諾娃小姐問到正在以哪裡為目的地旅行，就回答「就只是能去哪裡就往哪裡去而已。」。

那時候，露諾娃小姐是這麼對我說的。

「你說，和我一樣呢。」

「……………」

哪裡都可以去是一件相當好的事呢——也這麼說了。

可是，在和露諾娃小姐一起度過的這一個星期裡經常想不明白。

我和她真的是一樣的嗎？誠然，我和露諾娃小姐或許都是沒有定下某個目的地而旅行著的。

「我覺得我和露諾娃小姐對旅行的定義是不同的。」

在旅行中抵達某個地方後，會在那裡做些什麼，在這一點上我和露諾娃小姐是有很大區別的。

「露諾娃小姐你說過，就算有漂亮的街景你也不會進去國家裡面吧。你也說過，就算看到風景很美的道路也沒有走過。你所介紹的每一種景色都相當美麗。但是，幾乎沒有一個是你親自接觸過的。」

這一點就是我——或者一般的旅人和她的區別。

「旅途中抵達某個地方之後，品嚐當地的食物，與當地人接觸。如果說這就是一般的旅行——是我在旅行中所度過的日子的話，你的旅行就只是從遠處眺望這一情景而已。」

這是為什麼呢。

「你害怕去接觸嗎？」

她是覺得要是去接觸，就會造成破壞嗎。

過去還只是一條巨龍的那時候暫且不談，現在的她明明就有著和人類一樣的身形。

其實根本沒必要害怕。

「人類其實還挺堅強的。」

所以沒問題的——我握起她的手，這麼說。

要是希望有人跟自己說話，光是等著是不行的。什麼也不說，只是看著，一味地付出的話，誰也不會理解你的心。

「不要忽視它，好好地聽它說話吧。」

「聽它說話，嗎……」

「是的。」

「可是，它那個樣子很難跟它說話——」

「這個我應該會有辦法的，不用擔心。」

「可是——」

「好了。那就去吧。」

「誒？不是，等一下——客人？」

「哎。」

然後我不容分說地將掃帚傾斜，向著地上急速下落。

東想西想之前首先要做出行動。雖然魯莽又亂來，但這也可以說很有旅人的風格不是嗎。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裝作沒聽見背後的尖叫聲，拿好魔杖。

無數只黑手朝著從天上下落的我們伸了過來。

對付它們很容易。我按順序對那堆黑手猛放魔法，將它們切斷、壓扁、冰凍、溶解、打破、擊碎，全部開花。

我把一只只黑手小心而確實地消滅。

最後，我們落到了屋頂上。

『不要走。』

它伸出手。

我用魔杖把手撥開。

『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不要走——』

我把每一只手都拍掉了。

第一次見到的時候，我因為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而提高了警覺——但和它交鋒過才發現沒什麼大不了的。這些手碰到我之後，雖然會抓住我，但並不會對我造成危害。

「是什麼讓你如此悲傷？」

最後，我靠近它到伸出手就能碰到的距離。

這時，黑影放下了手，癱倒在地上，並低聲說。

『我的旅館，不值得多來幾次嗎……？』

移動式旅館露諾娃。

這裡的興盛已成為過去式。

現在已經連稱得上客人的來訪者也沒有了。即使如此，她依然認為總有一天會有客人來，一直把房子打掃得乾乾淨淨，並一直等待著。

在她持續等待，只身一人度過的這段日子，使黑影——她的真心話誕生了。

「……………」

她一定也已經隱約察覺到了，黑影就是自己的真心話，是隱藏起來不讓別人知道的自己。

露諾娃小姐來到黑影的面前，蹲了下來。

「……對我來說，在這家旅館度過的日子都很美好。」

對於憧憬人類並實現了這一願望的她來說，在旅館與人類接觸的日子一定是她出生以來最幸福的時光。

「所以我很傷心——時代更替，不再有人看我一眼的那段日子，太讓我悲傷了。」

她這麼說。

「和來訪的客人一起觀賞過的景色，沒有一個是不值得的。」

明明如此，她卻成為了過去。

再也沒有人來了。

所以她接受不了這樣的現實，她的旅館才會生出了陰影吧。

但是。

我在兩人身邊蹲下來，並說。

「這只是我的推測——沒有人來你的旅館應該不是因為你的旅館沒有來的價值。」

這間旅館不僅洋溢著這麼棒的風景，還可以免費入住。把這麼好的旅館斷定為沒有價值之物，未免太講究奢華了。

造訪過這裡的客人一定都在這裡度過了如夢一般的日子吧。

「多數客人應該都和我一樣，覺得在這間旅館度過的日子是很美好的。」

只是，他們沒有把這個想法傳達給你而已——我這麼說。

對於多數造訪過這裡的客人來說，這裡的日子一定如夢一般美好。不過，說不定這間在平原上隨心所欲地遊蕩的移動式旅館，被人們當成是一輩子只能體驗一次的事物了。

我握起黑影，以及露諾娃小姐的手，這麼說。

「把心中所想的好好地說給她聽吧。」

不然，對方是不會知道你的想法的。

然後露諾娃小姐面朝向黑影。

「……說得對啊。」她獨自點了點頭，然後這麼說。

「你也是，我的一部分。」

至今為止一直在無視你，對不起——她說。

聽到這句話，黑影露出像是安心的表情，消失了。

在受陽光照射的平原上，往露諾娃小姐腳邊的影子裡，消失了。

○

盡管有些波折，我在旅館的日子再次迎來了終點。

巨龍停在平原的正中央，然後露諾娃小姐深深鞠了一躬作為道別。

「請你一定要再次光臨，客人。」

這是指南手冊上面寫的應答。

「好的。有機會的話，一定會再來。」

然後我回以完全是指南手冊上會寫的應答，並鞠了一躬作為回禮。不過，只是若無其事地這麼回應的話，對方也可能只會把這當作是客套話。

我是真心希望可以再來的，她要是灰心喪氣的話我可受不了。

「下次在平原看到你的話，到時候我一定會來的。三樓的房間，麻煩你借給我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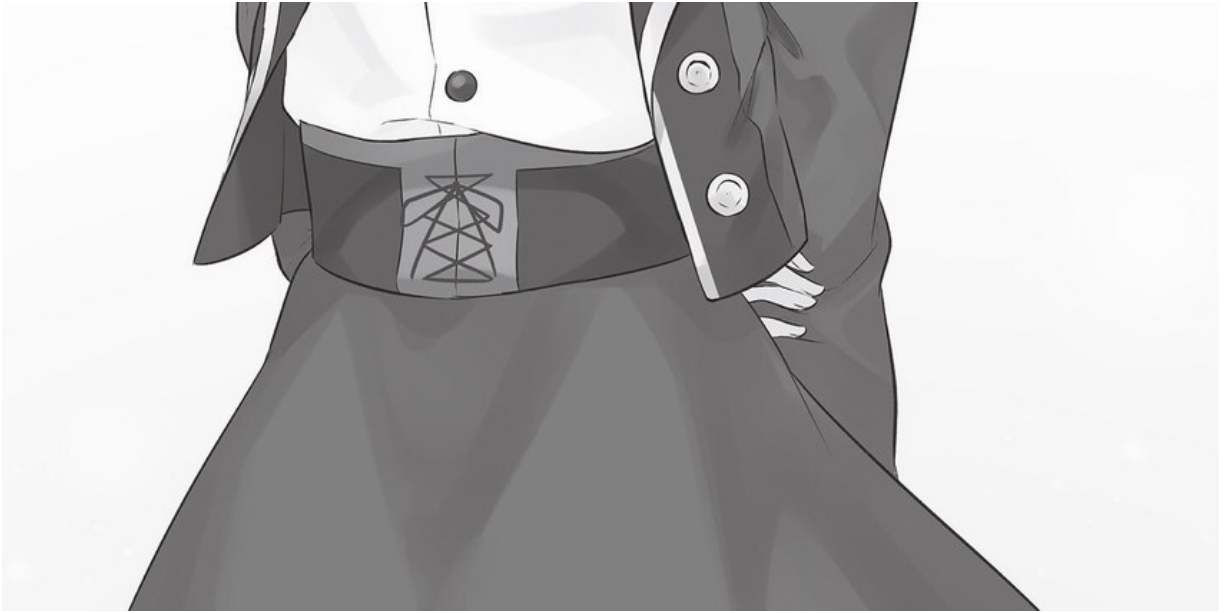
露諾娃小姐哭了。

「客，客人啊啊啊啊……」

她邊哭邊流出大粒的淚珠。

「光是能聽到客人這麼說，我活到現在就算有價值了……嗚嗚嗚嗚……」





「這也太誇張了……」

「就算今天是我的忌日我也認了……」

「真的太誇張了……」

我嘆著氣，抱起行李。

我背對櫃臺，往大門走去。露諾娃小姐磕磕絆絆地小跑著超過我，幫我打開了大門。

旅館外面是晴天。

陽光從大門直射進來。

我走進陽光之中，然後回頭向她再次行了一禮。

「那麼，」

再見了——說完，我揮了揮手，開始走出去。

沒多久。

「————」

隱約聽到一聲低語的同時，我感覺長袍的下擺被捏住了。

回頭一看，露諾娃小姐在門邊低下了頭。

我摸了摸她的手，並回答。

「我會再來的。」

所以直到那天為止，請你等著我——我這麼說。

她擡起頭說。

「衷心期待你的再次光臨。」

她像孩子一樣天真地笑著，這麼說了。

○

「草木蒼翠茂盛的平原上面，有時會有巨大的腳印。那個大得足以將人的整個身體裹起來的腳印，就是移動式旅館的腳印。」

那是在造訪某個國家時的事。

我被一個剛剛來到這附近一帶的旅人問到，「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東西？」。我就說「有一個相當有意思的東西哦。」並講了一個故事給他聽。

移動式旅館露諾娃。

「那間旅館絕對不會固定出現在某一處，總是隨心所欲地在這附近一帶遊蕩。能否在旅途中遇到全看運氣——」

旅人一邊聽著我的故事，一邊對這個奇怪的特征，

「簡直就像是活著的一樣呢。」

表示很感興趣。

「是的。正如你所說，是活著的。」

我肯定地點了點頭，然後列舉出旅館的特征。

外形如同一條龍。身軀被黑色鱗片所覆蓋，沒有翅膀。取而代之，背上建有一間有庭院的三層旅館。它在平原上緩慢地行走著，身邊常常伴有絕景。店主露諾娃小姐待客相當出色，料理也做得很好吃，讓人度過如夢一般的每一天。

「還有一一」

作為這番介紹的總結，我對旅人這麼說。

「那是一間會讓人想再多去幾次的好旅館。」

第七章 兩個人之後的故事

兩個魔法師行走在某個國家裡。

兩人都將桃色的長髮在後面紮成一束。

親密地有說有笑的兩人看起來就像一對姐妹。事實上，身穿同一款長袍的她們在走進國門之後，小攤店主，

「哦。真少見，旅人雙胞胎啊。」

這麼向她們搭話。

她們兩個被看成是雙胞胎姐妹也不奇怪吧。

「是說我們嗎？」

聽到店主說話的像是雙胞胎姐姐的那個——身高稍微高一點的女生，往他那邊走過去。

她是個好強的女生。

她看著排放在小攤前面的麵包。

「嗯嗯。」

像是姐姐的女生把臉貼近麵包並逐一查看，如同在鑒定一樣。看了好一陣子之後，她才終於說了一句，

「沒有蘑菇嗎？」

「誒，蘑菇嗎？」

「本大爺想要放了蘑菇的麵包。」

「呃……這個嘛，倒不是沒有——這個就是放了蘑菇的麵包。要買嗎？」

「嗯。」像是姐姐的女生點了點頭。不久，她問晚一步到來的像是妹妹的女生，「你要吃點什麼嗎？」

靠近一看，越看越覺得這兩人的外貌長得一模一樣。

但性格應該是大不相同的吧。

和正在傻笑的像是姐姐的女生相反，像是妹妹的女生表情莫名不太高興。

「我不叫你。」

像是妹妹的女生有點生氣，扭過臉去。

她們關係不好嗎。

「啊對了對了，不好意思啊。想吃什麼？莉艾拉。」

妹妹好像叫莉艾拉。只是被叫了一下名字，她的心情好像就變好了，之後看著店主並問他。

「沒放蘑菇的麵包有嗎？」

「大多數麵包都沒有蘑菇。」

正如姐姐所說。

「除了那位大姐買的那個之外，全部都沒有放蘑菇……」

「原來如此。」

叫莉艾拉的妹妹點了點頭，然後和姐姐一樣仔細觀察每個麵包，最後，

「那我要這個。」

選了個還算不錯的麵包。

「謝謝惠顧。」

店主將麵包分開包裝好，收下錢之後遞給兩人。

長得很相像的姐妹分別接過放了蘑菇的麵包，以及沒有放蘑菇的麵包之後，便一起道謝。

然後，叫莉艾拉的妹妹向姐姐招了招手，邁出腳步。

「我們走吧，莉艾拉姐。」

一邊這麼說著。

「好好。」

被妹妹以和自己一樣的名字稱呼的姐姐，一邊嫌麻煩一邊回答。

有著完全相同的名字的兩個旅人，在這之後走進大街上喧鬧的人群中去了。



「你叫本大爺的時候還是用其他名字叫比較好。」

一邊在人群中走著，晚上的莉艾拉一邊對早上的莉艾拉這麼說。曾經是詛咒之刀的她，被早上的莉艾拉擅自決定用莉艾拉這個名字來稱呼。「這兩年你一直都是自稱莉艾拉的，所以就叫你莉艾拉好啦。」於是她就覺得用和自己相同的名字來稱呼晚上的莉艾拉小姐。

「不是很容易搞混嗎？」

晚上的莉艾拉提出單純的疑問。

不過，早上的莉艾拉聽到她的話之後，輕輕搖了搖頭。

「才不會搞混呢。」

她搖了搖頭，並乾脆地這麼回答。

「……………」

——我早就是你的一部分了。

——而你也是我的一部分。

早上的莉艾拉曾經對晚上的莉艾拉說過的話，忽然在身為詛咒之刀的她腦海裡再次浮現。

她們兩人即為一人，用不同的名字來分別稱呼或許確實很奇怪。

「不過人還真多啊……要暈了……」

兩人正一起走著的時候。

早上的莉艾拉嘆了一口氣。

本來生性內向的她就不太擅長到這種吵雜的地方來。她皺起眉頭，被這人來人往搞得頭昏眼花。

難得剛買了麵包，還想邊走邊吃的，可大街上的人多到都顧不上吃了。

「哇哇哇哇……」

早上的莉艾拉握緊手杖，還是感到頭昏。

「……………」

晚上的莉艾拉看著她這副樣子。

「哇哇哇哇……」

「……………」

即使如此，人流還是無情地不斷流動著。

你是我的一部分——明明自己還對她這麼說過，真是太沒出息了。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早上的莉艾拉離晚上的莉艾拉越來越遠。

真是的，太讓人操心了。

晚上的莉艾拉嘆著氣停下了腳步，回頭並伸出手。

「嗯。」

在人群之中，話也不好好說一句就笨拙地把手伸了出去。

早上的莉艾拉終於停下來之後，看著那隻手，有點高興地笑了。

「謝謝。」





然後，早上的莉艾拉握住那只手，再次邁步前行。

與詛咒一同前行。

melonbooks特典 壺中亡靈

『我是壺中亡靈。』

某個國家有一個奇聞，只要摩擦一下茶壺就會有一個亡靈冒出來並實現一個願望。有一天，一個男人在老家的倉庫整理東西時擦了一下壺，然後壺嘴就冒出一陣滾滾濃煙，一個渾身白色的亡靈從中出現，並說出這麼一句話。

男人相當驚訝。

壺中亡靈抱著手臂，『我來實現你的一個願望吧。』用一副高高在上的語氣這麼說道。奇聞似乎是真的。「真的嗎？」男人這麼說著，相當驚訝。這麼說來，自己在賭場輸得很慘還欠下了很多錢，所以不如就向它要錢吧。這個男人著實是個人渣。

「那麼我要錢——」

男人立刻就要開口這麼說。

就在這個時候。

「事情經過我了解了。」

一個魔女冷不防地從一旁冒出來。那是誰呢？沒錯，就是我。「你這麼做，真的沒問題嗎？向死人要錢沒問題嗎？」

對這個突然出現又在莫名其妙地煽動不安情緒的魔女，也就是我，男人露出極其詫異的表情。

「你是誰啊？」

「我是誰這個問題現在一點也不重要，不是嗎？」

「不是啊這裡可是我的家——」

「听好了哦。這個所謂的壺中亡靈，換言之就是死人。從死人身上收取物品和金錢是會產生遺產稅的。也就是說，你不先付錢就不能拿到錢。這可和你所期望的展開相去甚遠哦。」

「呼，這的確很傷腦筋……」

男人嘆了口氣。不過不用擔心。我已經想好了對策。

『怎麼樣啊。有什麼願望就盡管說。』

「啊，我現在沒有什麼願望，所以可以請您先回去嗎？」

『你的願望就是這個，可以吧？』

「怎麼可能啊。之後會再叫您出來的，請您快點回去。」

『好吧。』

隨著一陣滾滾的煙霧，亡靈回到了壺裡。

我雙手抱起那個壺，並對男人說。

「就算不向壺中的亡靈直接要錢，也還有好幾種辦法可以賺到錢哦。」

于是我帶上男人，把那個會冒出一個能實現所有願望的亡靈的壺拿去賣了。之後自不必說，以高價賣出去了。

可喜可賀可喜可賀。

虎之穴特典小冊子 來歷不明的人

我在某個國家觀光的時候來到了一個廣場，在那裡我看到一個正煩惱著的男人。他在綠草坪前面說著「這下頭疼了……我該怎麼辦啊……」並歪著頭。不管怎麼看，他都像是遇到了麻煩。我問他怎麼回事，他就說「其實啊，走進這片草坪的人越來越多了……」

說完，他讓我看近在眼前的一片慘狀。廣場的草坪上插著一個上面寫著『禁止踏入』的牌子，應該是為了保持草坪的美觀。

但是現在，這個城鎮的居民無視這個牌子走進了草坪裡，坐在上面，並享受著野餐。不管提醒多少次，還設置了柵欄，仍舊不斷有人無視警示。

「真傷腦筋……」

男人嘆了一口氣。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事情我聽說了。」

突然在一旁出現一個魔女。那是誰？沒錯，就是我。「這件事可以交給我嗎？」

「先問一句，你是誰？」

「我一定會幫你解決草坪的問題。」

「嗯。話說你到底是誰啊？」

機緣巧合之下，我接下了將這群踏入草坪不守規矩的家夥逐個趕走的工作。

沒什麼，處理這種問題的方法簡單至極。

到了第二天。

一如往常，有一對年輕男女踏進了草坪並開始在上面野餐。他們不把禁止踏入的警示牌放在眼裡，卿卿我我地嬉鬧著。哎呀真是的，根本毫無公德心可言。

於是我立刻上前向兩人搭話。

「你們好！方便跟兩位說句話嗎？」

我對楞住了的兩人說。

「其實啊，最近，我在為像你們這樣的人們派發這種禮物呢。呵呵呵呵呵。」

我一邊說一邊給了他們兩個人一個鮮紅的蘋果。

「以後每當有人在這個草坪上野餐時，我都會無一例外給他們禮物哦。呵呵呵。」

兩人對我這形跡可疑的樣子「呃，哦……」地給了個微妙的反應，然後又繼續野餐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我給所有踏進草坪的人派了蘋果。

最後，在禁止踏入的草坪上有一個來歷不明的魔女在四處派發蘋果，這麼一個有相當可信度的傳言開始在人們之間傳開。然後一個接著一個，人們漸漸不敢再靠近草坪了。

「原來如此。比起提醒，鼓勵人們踏入草坪的話他們反而會感到不舒服，從而不再踏入草坪。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啊。」男人將報酬交給我時恍然大悟了。

我肯定地點了點頭。

「畢竟人是會不由自主地和來歷不明的人保持距離的。」

後記

作者：白石定規

插畫：あずーる

掃圖：牧野詩歌

錄入/翻譯：守夜擎天柱

修圖：牧野詩歌

校對：守夜擎天柱

輕之國度 <http://www.lightnovel.cn>

僅供個人學習交流使用，禁作商業用途

下載後請在24小時內刪除，LK不負擔任何責任

請尊重翻譯、掃圖、錄入、校對的辛勤勞動，轉載請保留信息

「奇怪……工作變多了，截稿期限卻縮短了……」

體感上來說，感覺工作量大概增加了一倍，可截稿期限卻縮短了將近一半。白石定規相當焦急。要說我有多焦急，大概就是我平時喜歡跑步，出門跑步的時候突然想到「對了，不如今天跑去和平時不同的路吧！」，就這麼輕率得要命地跑去不認識的路，結果來到了見都沒見過的農田小路，不認得回去的路，也不知道該往哪裡走才能回到原來的路，身上一分錢沒帶，手機沒帶，唯一一樣帶了的東西是家的鑰匙，身處這麼一個令人絕望的狀況時，太陽下山了，還開始下雨了，忍不住心想「哇啊不行了」而且快要哭出來了，這麼焦急。

順帶一提，之後我順著那條路隨便跑了一陣子，回到了自己還記得的路然後平安回到家了。第二天，我肌肉酸痛了。

先不提這個。

差不多就是這樣，我差點就死掉了。這次也是差點來不及，最後還是把原稿寫完了。給諸多人士添了麻煩非常抱歉，不過恐怕十四卷的寫作日程也將會在最後期限邊緣反複跳躍……我覺得有可能……對不起……

好了，話說回來。

在進入後記之前，我想先來寫一寫每一章的評論。

評論內容全是劇透，所以還沒有看完正篇的讀者們請自覺右轉。

那麼，請看。

●第一章『旅人的一天』

這是以訪談的形式概括魔女所度過的一天的故事。哎呀，原來還有靠做卑鄙的生意來賺錢的魔女啊。我個人認為這個故事很適合當序章。

●第二章『於常夏降下的大雪和軟萌可愛型女生』

感覺好久沒有寫從一開始到最後都是喜劇的長篇了。順便說下，我在寫的時候有過好幾次心想「我到底為什麼分了這麼多頁數給這麼一個故事啊……？」而差點醒悟過來，但總算是好好寫到最後了。我個人覺得烏蘇拉這種神經不正常的角色還挺好寫的，我很喜歡。

●第三章『安樂死』

這是個以積極的心態看待消極的事情的故事。

從剛開始使用SNS時的用戶守則到和通訊服務商訂立的服務協議，肯定都會有又長又臭的說明，不過沒有人會認真去聽這些說明的。可是，制定協議的服務商又不得不為顧客進行說明，所以都會講一大通。大多數消費者都會想「反正也不是啥很重要的事吧！」，一邊挖著鼻子

一邊當耳邊風。但是正在說明的內容全都很重要，所以才會說明……不認真聽可不行呢……

●第四章『刀的詛咒與兩個人的故事』

我想寫有多重人格的角色想了很多年了，而這次就先寫成了寄宿在刀裡的人格附身到人類身上的故事。嚴格來說並不是多重人格。

在關於詛咒武器的故事裡，晚上的莉艾拉是受人怨恨而誕生的。但是，即使生來就被怨恨、被詛咒，也不代表她就不能得到幸福。

有機會的話我也想寫真正的多重人格的故事呢。

這個故事接續終章『兩個人之後的故事』。

●第五章『灰之魔女的煩惱諮詢室』

伊蕾娜小姐總是一有機會就做奇奇怪怪的工作。

當初決定要把這個故事寫入第十三卷的時候，我還煩惱過「糟了，我已經在寫受虐狂啊虐待狂什麼的故事了……怎麼辦……」，前前後後想了很多，最後想「哎算了。」然後就將這個故事作為其中一章收錄進來了。

●第六章『移動式旅館露諾娃』

這是怕寂寞的露諾娃的故事。

一個關於四處走動的旅館的故事，這個點子本身是我很早以前就有的，但因為一直都想不到該寫成怎麼樣的故事所以就讓它沈寂了好長時間。最後，到現在我終於要寫了。

我們小時候很愛吃的點心停產了，這樣的新聞在SNS上被傳開的時候，常常看得到「我明明很喜歡的。」「真想再吃一次。」這種為失去感到惋惜的言論。但是，已成定局的事情是無法再改變的。人們為此感到惋惜的時候就已經太遲了。如果受人熱愛的事物的存在成了理所當然，就會失去其價值並不為人知地消失。在為失去感嘆之前，趁著自己還喜歡，將自己喜歡的心情傳達給對方，這想必是很重要的。

●第七章『兩個人之後的故事』

這個故事是這一卷的終章。這是這一卷，應該說是第四章的收尾性質的故事。

有兩個故事是我想應該會是這一卷的最後一章的。『移動式旅館露諾娃』還有『刀的詛咒與兩個人的故事』，這兩個故事哪一個都可以作為整本書的結尾，我寫完之後卻拿不定主意該選哪一個好。跟別人商量得出的結果就是，『移動式旅館露諾娃』是最後一章，而終章則是『刀的詛咒與兩個人的故事』。之前已經說過，這次我久違地寫了字數挺多的長篇，真是累壞了。

以上就是各章節的評論。

說個題外話，我最近有點運動不足所以渾身不自在，於是我終於加入健身房的會員了。最近好像有網上入會這種很棒的程序，不用去健身房也可以在家完成入會。不過會員是入了，要是被人挑釁說「喂喂怎麼來了個瘦不拉幾的豆芽菜啊。」「怎麼？是來讓別人看你這副寒酸的身板的嗎？」「像你這種體型，你是打算鍛煉哪裡啊？鍛煉精神嗎？」那該怎麼辦？被豐滿的六塊腹肌重重包圍，我可能會哭出來。因為害怕這些事，到現在都還沒有去成健身房。救命。

以前買的跑步機剛好在我搬家的時候壞掉了，加上近來發生了許多變化，於是我開始了跑步，然後現在加入了健身房的會員。

我覺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好運動了，所以明年可能就會玩跳傘了。

順便說個題外話，『魔女之旅』的TV動畫預計於十月開播。為了做各種檢查，每天都有大量郵件寄來。不過看著資料總是會很期待。

離十月還剩不長的時間了，能跟我一起坐立不安地等著的話我會很開心的。

那麼就來送上謝辭吧。

責任編輯M編輯。

這次的日程編排特別吃緊。我會注意在寫十四卷時不會這麼趕的，不過要是又搞得和十三卷一樣的話就對不起了。

あずーる老師。

一直以來很感謝您。這次的封面也是棒極了……還有，這次的十三卷有「設定資料集附錄特裝版」，裡面有好幾張連我也還沒有見過的插畫，不禁心想「太，太厲害了……這可真是把秘藏的珍寶拿出來了……」。太棒了。

七緒一綺老師。

漫畫版我一直都看得很開心。特別是「逃跑的公主，追她的人是誰」這一章，我再一次覺得雪克莉真是太可愛了……

動畫制作組的各位。GA文庫輕小說團隊的各位。

在這麼不得了的時勢當下能有各位盡心盡力，真的非常感謝。十月的動畫播送，我不管是作為觀眾還是原作者都十分期待。

以上，是我的謝辭。

『魔女之旅』十四卷預計於十月發售。也會有附錄廣播劇CD的特裝版，這次的劇本我也盡情寫了自己喜歡的內容。各位能享受的話，我就開心了。

在十四卷再會吧。

那麼再見了！

著：白石定規

翻譯的吐槽

2020年9月19日，本人獨立翻譯的第一本輕小說，《魔女之旅》第13卷，終於全部完成

哎呀當初完全是一時心血來潮就開了這個坑，最後能填完真是太好了，這樣我就可以安心填我其他的坑和開新坑了。（PS：因為沒有在吐槽提y某人和牧野被y某人嫌棄了hhhhh，很感謝願意提供電子版插圖的牧野大佬，還有一直指點我和給我意見的y某人。y某人高中加油，fight噠啲）

這裡說的坑主要是指廣播劇，我本來就是做廣播劇翻譯為主的，其中包括《魔女之旅》第8卷和第12卷，《持續狩獵史萊姆三百年》第5卷，《弱角友崎同學》第8.5卷，還有幾個女神異聞錄系列的廣播劇。弱角的廣播劇我還沒更完，得在魔旅動畫開播之前給更完

通過這次自己翻譯完一本輕小說之後，覺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很累……我手上還有兩本自己很喜歡但沒人翻譯的小說，或許我可以趁這個機會來考慮下自己翻譯。不過起碼得明年，現在我還有學業要忙，也就快畢業了得準備實習。不過翻翻廣播劇的時間我還是可以擠出來的

其實在填弱角的坑之前，我超級想將《繼母的拖油瓶是我的前女友》第5卷的廣播劇給翻了，可能真的會這麼做，沒辦法誰叫結女這麼好呢聲優還是古賀葵簡直不能更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了好了，說回魔旅。我和魔旅這個系列的不解之緣還得從17年初講起。大概是一月，我在某寶的某個我常常光顧的臺版書賣家那裡物色著想買的書，恰好滑到了一本叫《魔女之旅》的小說。和大多數入坑的人一樣，我也是被封面的伊蕾娜吸引住了才對這本書有了興趣，於是就把這本書放進了購物車，結賬。收到之後，我先上了書套，又準備好密封袋，這才開始翻開讀（這是我收納臺版輕小說的習慣）。前後大概三個多小時吧，我讀完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之前讀過《奇諾之旅》，我總是忍不住將這兩個放到一起比較，因為不管是內容還是故事結構都太相似了。讀完第1卷，我的感想是還算可以不過還不足以讓我掉坑。之後第2卷出了，我買了讀完，開始覺得哇這個叫伊蕾娜

的魔女真有意思，有一身好本領卻老是幹坑蒙拐騙的勾當（拐好像還沒有，那就改成撩吧，撩完就跑真渣hhhh）。裡面的大部分人物我都很喜歡，單元劇讓我可以不花太多時間就看完一個完整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裡面一些偏黑的故事讓這本書的體驗好上不少。雖然我也不太受得了虐心和黑暗情節，但有白就有黑，有光就有暗，這才更符合旅行冒險故事的展開，要不然就不夠真實或者成水文了。魔旅的主題是【人與人的邂逅、交流、離別】，比起充斥著濃厚哲學意義和諷刺色彩的奇諾，我更喜歡能讓我放輕鬆跟著伊蕾娜一起享受旅行的魔旅。加上我也算是個百合粉，所以第2卷開始我對這本書很有好感了

第3卷讓我一發不可收拾地掉了這個坑。當時我看完才想，哎這最後一章怎麼一股濃濃的大結局味道啊，難道是被腰斬了。我馬上上網搜，才知道這本書確實在出第3卷之後差點被腰斬，幸好又活過來了。於是我臺版每出一卷我都立刻買，還把這本書的相關背景也查了，不得不佩服白石老師對自己夢想的堅持和毅力。後來聽說有廣播劇，馬上找資源（慚愧，後來才補票的，謝謝分享資源的大佬們），這才找到貼吧裡來。然後發現沒人翻譯，於是等我有時間了就自己出手。說起來我在魔旅吧發的第一個帖就是第8卷廣播劇的翻譯開坑呢，也是從這裡開始我和中文圈的魔旅同好有了交流。然後我意外地在kakuyomu這個網站上找到白石在這裡發的三篇短篇，不用說我立刻就把它們都給翻了，可以看我發布。去年我去日本旅遊買了漫畫單行本1，今年年初我又預定了12卷廣播劇特裝版，也從此開始了收日版。後來，我不僅把8卷和10卷的a店套裝給補了，還在日拍收了一堆特典店鋪小冊子（未收錄的短篇）和一些周邊。總之，我現在已經是魔旅還有伊蕾娜的死忠粉了

這一卷可以說是難得的所有故事都是he收場，而且三個長篇內容都有些曲折起伏（雖然第二章完全是搞百合啦），翻起來相當有趣。基本上七個章節我都很喜歡，但要說最喜歡的話我會選第六章。我對這種從受人喜愛到漸漸無人問津的傷感還挺有感觸的，大概是小時候身邊也有類似這樣的東西吧，總是失去了才懂得惋惜。而且，露諾娃太可愛啦，那可是真正的小龍女哦根本沒人可以拒絕。還有，我覺得露諾娃接受黑影那一段有點像p4裡主角團接受了自己內心的陰影而獲得persona之力

現在我手頭上有很多小說正篇裡沒有的短篇，我猜肯定有人饞得流口水了hhhh等我研究出如何讓其他網站盜不到我在輕國的發布，我就把

翻好的短篇放上來，要來一波鬥智鬥勇了hhh

離動畫開播還剩兩個星期，目前看來大概率會被b站買下。我已經在準備寫評論區科普了，不過也就科普下世界觀和一些背景設定而已，最多一些不含劇透的人物資料。我已經等不及會動的伊蕾娜了啊啊啊啊

對了對了，14卷的廣播劇熟肉我也會做，大概在十二月放出，一來想確保下銷量二來想吸引多點動畫入坑的人，到時請留意b站id庫斯拉=利息的發布。之前做過的其他廣播劇也在這個號的發布，歡迎來捧場

十月動畫不見不散！……不對不對，見了也不能散，還得一起看動畫呢hhhh